

小 說 集

箭

章 長 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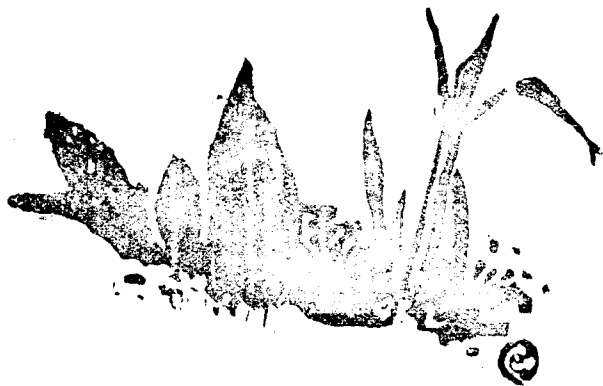


國 民 圖 書 株 式 會 社 版

小 說 集

箭

韋 長 明 著



庚德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印刷
庚德十二年一月五日發行

會員番號 1100
承認番號 1488
承認部數 3000



小說集 荀

定價四圓貳角
(郵費三角)

著者略歷

韋長明、二十四歲吉林人。
著有小說集「鄉懷」、「走向曠野去的人們」、「綠色的松花江啊」、散文集「無限之生與無限之旅」、「待日集」詩集「七月」、「春天一株草」等。

著者人

新京市北大街一三一
韋長明

發行人

新京北大街一三一
劉鍾泉

印刷人

新京特別市吉野町七二
孟廣慶

印刷所

新京特別市吉野町七二
滿洲製本印刷工場

發行處

新京北大街一三一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

振替新京五一七二

電話 ②二三九六

總配給處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文學與我的生活

代序

我很慚愧，把我的生活與文以拉攏到一起來談，無論如何，在我總覺得有一些僭越的意義在，既或沒有人真個肯認真來責備我大言不慚，自己也總覺得畢竟是離題太遠的事，「文學」與「我的生活」間的距離並不那麼結着。

也許有一部合理的理由由於我始終沒有過想把自己完成一個文學者的野心吧！當然，其中爲了存着的好多客觀條件束縛我，致於如此。可是，我願在此向我的朋友們書白的：我之所以沒有做一個文學者的野心，却也另有其小小的微衷在。

在於我確信把自己完成一個文學者是極難的修業。過往，我是熱衷於文學的學徒，那些時候，我不惜爲了一部名作的沉讀而損害了自己的健康，我也曾爲了不休的寫作而放棄了正規的演講。這樣：讀書寫作，寫作讀書的生活，整整支持了我三個月最終於學校生活。這三個月我完全把我自己拋在昏眩的書頁與原稿紙堆裏，在將來預想能成就爲文學者的人，也許會拿這些做爲幸福的記憶而在我却一直覺得向文學追尋所給與我的苦痛與不安，連這些記憶也都是苦的。

我猶記得某次爲了應一家報社的文學徵文，在僅有的暑期考試的準備日程中，我耗掉了三個無

眠的晝夜。既便是就寢的時間我也不停地揮動着我的筆，結果，疲憊使我不支了。在考試的課堂上我也竟昏迷起來。致使一位異國的友人寫了一封長的紙條：

——你這身體雖然在這里，你底心正和年輕的姑娘們在南湖上散着步呢吧！

我真的忘了一日。彷彿這三個晝夜我並沒有存在這個人群里，我整個的把我自己沉溺於思索的領域，讓我自己臨受着與故事里主人公所受的相同的命運，快樂，幸福，希望，冥想，孤獨，痛苦與絕望。年青的人的夢那麼美麗，年青的人的夢也那麼容易破碎，忠實於自己的夢的人怎樣在蔥蔥的溝壑里爬向了夢底邊緣，怎樣在夢底邊緣上嚐味着痛苦……。

我用我底筆創造了一群新的生命，我也用這一群新的生命磨鍊我自己。

我爲這群新的生命感染到新的喜悅……。

我也記得一次到舊都城去的行旅，那是一個頗可記憶的向舊都城去的最終的行旅。秋天的夜里，披着一天寒風我和我的朋友們在夜街上遊盪，行人愈稀了，店舖的門也關鎖起來了。冷意侵襲着我們的肌膚，無論誰都想都在計算着今晚該找一家酒店，那管是一家污穢的下級飯館也好，鬧着嬉我們該宿歇一次了。傾盡了我們所有的口袋里的錢來買一醉，用紀念這秋天的行旅吧！這樣，我們正街上嚐着自己的手走着。走過了好多條燈光煞亮的夜街，終於，終於我們在一家

舊書庫子的前邊踏下了一身，我們互相望了一望，就翻起書來。書庫子雖然不大，却有很豐富。在一般書肆上找不到的。尤其意外地在這裡我找到了一部四冊精裝的書，各處探索了好久而沒有沾手的長篇譯著。我仔細地摸拂着淡黃色的印有著者的印像的書皮，我知道它的代價也許會超越於我們準備為今夜買醉的酒資的。可是，我終於和那個書商議起價來了。彷彿那書商很不得我所欲的情況就答應了我要求的金款廉價出售給我。我們的交易就如此成立了。我的腳下夾着並不太小的報紙包，我們仍舊在夜街上走着，嗚着白色的凝起來的霧氣，我們的心里都空洞洞地，往那裏去辦了。我們沒有聲息地走着。這夜，我們僅以廢棄的最少數的零錢買了幾張黑色的煎餅和着白水菜果腹，第二天的未明，我們就從舊都城啓程了。

這記憶使我永遠銘記而不能忘却。

另外，好多會給我以痛苦的記憶雖仍在我底筆底下誘引着長底筆尖，可是，在這裡我不願寫出過多的從文的苦心譚。我總以為像我引出來的那樣的事，並抵不過文學而我底精神生活上所給與的強力的侵襲。

這三個年的我的生活實給予我以莫大的啓示。最初向文學冒險嚐試的心情，現在想起來雖然覺得有些可怕一個尚未能確立自己的信念的青年夫走茫然的文學的路是可怕的——但是，對那個時

期的執拗於文學的勇氣和力量，現在仍然使我對我自己的過去有無限的敬意。三個年的持續於讀書與寫作的的生活，給了我向文學致力的刻苦的決心，同時，也告訴給我一樁極寶貴的信條，就是：完成一個文學者是艱難的。這不僅是靠着一點點聰穎所能做到的，也不是全然仰賴於向文學的熱情的，這裏面還需要不斷的生活上的體驗，生活上的助力，屬於自己的活生生的歷史。

特別是在今日，文學的風氣泛濫着的今日，一個志願於文學的學徒，是僅能以讀幾冊世界名著或寫幾篇創作便為滿足的嗎？縱然，我們並不以今日的文場為前提，不以奔走於文學的舞臺，——假如文學也有其各自的舞臺的話——上的我們的文學的市儈為對象，我們但問我們自己，我們的所想，所讀，所寫，都是些什麼呢？背謬於自己的，乖棄於自己的，使自己無日不茫然於自己的思維與行動之間的。我們，還有什麼資格來約束我們自己走向文學者去的路呢？

兩個年了。我放下了我的筆，我耽於我的冥想這麼久。容或有人說我潛沈了，我並不能由於誰的話而首飾我自己。我總這樣想：我該再安靜一點，長距離的行腳是不該在中途把自己於疲憊之極的，該潛沈的時候就潛沈吧！

如此，我的生活和文學就再次結下了默約。我準備下了好多時機供我沉讀，這些時機有好多已為我實踐過去了。我的居室的一端設下了我的書櫥，當我的職業時間外。就逗留在自己的書櫥前

可以任意挑揀些什麼翻々，翻膩了的時候，可以凭着窗看市街。因為黃昏的時候爲我利用次數太多了，我對窗外的暮色竟也那麼稔熟，無論是那些低低的土房子和窗戶，或是板門里的高高的草垛，還有早晚打着麻袋悄悄在那些小土房子前躍來躍去的貧窮的漢子，這些差不多都會在某個時候浮到我的眼前來。我以爲總有一天會了解他們的生活的，我想：我就不惜把我的思維扔給窗前的
的小景里。

容或自己不打算寫什麼，有時候也不由得不重新提起自己的筆。這時候，多半是在夜里，靠着窗子，捻亮了燈，夜深的時候什麼聲音也沒有，自己寧靜於自己底思索好久，好久也許寫得出，也許寫不出，也許不待寫出的時候天已然亮了。

自己的東西變成鉛字再跑到自己的眼底的時候，自己底喜悅也不減於從前。可是既不能委曲了自己的筆，也不能委曲了自己的意識，這樣的寫作當是苦澀於產出的。

我始終這樣固執於我自己的路。現在如此，將來也預計如此。把自己成爲一個文學者的野心雖然依舊並未存在，向文學的熱情相信會有增無減的吧！一個文學者如果不能把自己的整個生活信念投給文學的話，他的發展始終是會去文學很遠的。假如，我能更順利於我自己的路途的行進，我是準備向文學交付我自己的。

簡

目次

文學與我的生活代序	一
筒	一
跛腳人的告白	二八
巷	四四
豪華的廢墟	五七
豐年	七二
西洋景	八〇
老姚	八八

江 風	一〇八
一 家人	一二四
不自由的繩索	一三四
一 夜	一四六
素描的記憶	一五五
都市風景線	一六六
蕪 苔	一〇八
悠遠的家	二〇七
後 記	

筍

張樹國煩悶地推開了窗子。

迎着住宅前面的一片園地，經過了一場夜來的驟雨，疎鬆的土層上沖印了無數條彎曲的溝紋。靠着籬笆的角落，又早已瀦成了小小的水池，安靜地曝着早晨的陽光。蒸鬱起一層淡薄的霧氣。

這些投入了他的視野，馬上又被他厭立似的丟開了。他望了一望天，晴朗得沒有一塊雲彩像藍色的海洋似的，寧靜而又伸張着。

他佇立着，被某種不安定的情緒侵襲着，使他又浸沉於歷史的回憶里。

十年，二十年，就是一個夢！

其實，已然不是可以隨便棄置的空虛的夢了。他有了妻，有了孩子，有了足以供給

生活享用的私產，交給他一絲自慰的同時，他又發覺了他的年歲也增添了昔日的數目了。雖然，他並不會衰老，他却知道那衰老就會到來的，像節季一樣有規律，而且沒有法子躲避。

他無言地站在窗前，好些時候，他沒有動。

二

白晝，更增強了他的寂寞。

孩子啓明照例到學校去了。妻在飯後又到街上去買菜，就留下他自己，張樹國在這空洞的古老的院宇里，有如一匹感傷的幽靈。

他顫抖的掀開了封滿塵土的張氏族譜，又洩憤於往昔的豪華了。但是那時期過得那麼快，像連痕跡也不留的幻覺，幾百口人，幾百頃地，風捲雲散了，他就生在那衰頹的末葉里，他一向是被先輩所讚許的，在日復困窘的情勢下，他用盡了手段，用盡了他所有的睿智，去剝削，去榨取，求金錢，求地位，在別人的眼睛里他是成功了。他真的就光宗耀祖了。

然而，他疑惑。他起始向過去作全般的否定，由於他近來瞭解了歷史的一條輪轍，不斷的把人間做沒有感情的埋葬，一代復一代地。

如果，他再比較年青一點，他該放聲痛哭了。現在却不能，社會教訓他成了一條虛偽的自私的蟲子，就即便到窮途末路，也總持有高傲和矜持。

于是，他祇有隱忍着深重的疼痛了。

三

——潔萍！來坐一會兒好麼？

她疑惑地走近了他的身邊，用奇異的目光把他熟視，然後就坐下來。

——潔萍，我們在一起已經多少年了呢？

——唔，十……：整整的十六個年了

她張着失神的眸子，近於習慣的把陰鬱的臉對向着灰暗起來的窗外。

——十六年啦！是的，好長的日子。潔萍，那時候我們有什麼和現在不同的沒有？

——重說那些又做什麼呢？

不耐煩地，一半爲了憎惡的感情蹙着眉。

——我想把那些事情想一想。

他鄭重的抬起了頭，獨語着：

——那時候，我底名字改作了張學習，我懷有一團火熱的希望，我爲了把那希望兌成現實，我竟忍心的欺騙也殘害了好多善良的人們！

他有些激奮了。

潔萍臉上淌下了幾條縱橫的淚水，

——別想吧！我怕，我很痛苦。

——不，我要仔細的想一想，這些年我都做了些什麼！潔萍，也許祇有你能原諒我，

我現在該是懺悔的時候了。在我走進墳墓以前，這還有什麼要做的呢？我任過幾次官我開辦過幾處買賣，我也曾被人認爲是社會上的一個不平凡的角色，但是，這又有什麼光榮的呢？我卑鄙的逢迎過，我也驕傲的踐踏過，我，我不是一個天字一號的混蛋嗎？

他起始失聲的哭，在這一剎，唯有淚水能與良心以滋潤了。並不全然是偶然的發現，他是虛偽的掩飾着，而鬱悶了這變多的歲月。

當他恢復了常態，潔萍正面對着鏡台在拭淚。他走近了身邊，溫存的：

——你會諒恕我的。我們的孩子就是一個確證，他承繼了我們的智慧，却不會遺傳了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罪惡！

他沒有確信，他是這樣想着：

——過去，就像一場暴風雨，讓它過去吧！

四

這陰影，很快的就從他的心上滑落了。

潔萍却增加了大量的悵鬱，她總是那麼默々的，臉色一天比一天蒼白，而且工作的時候常有微微的輕嗽。張樹國很關心的考慮着，爲了使她減輕工作的疲勞，用最優的酬金雇用了一名女工人，來處理家庭間的操作。潔萍的病却很怪，與日俱增的銷瘦了。請大夫診斷也確定不出是怎樣的病狀，祇給食用營養的食物來增加體力，相反的，

都不會發生過一點效力。

——人家說：愛情易使人衰老。我雖沒有得到過愛情，然而我也衰老了。

她照着鏡里的影子，傷感的吁嘆着。

——你並沒有衰老，你靜養一些時日就會好的。你不是還和起先一樣年青嗎？

他親切的勸慰着，爲了他現在很愛她。

——慌話幾時也是慌話，我知道我該覺醒一次了。爲什麼讓一個人永遠悶在心里！

至此，他唯有把無言的沉默投贈。

五

夜里，她要啓明睡在身邊。

——孩子，你長得這麼大了，媽媽真喜歡。

撫摸着啓明的頭頂，流着歡喜的淚。

——媽您別常苦惱着自己吧！

他最初蒙受到慈母的愛撫，他躺在她的懷里仰着臉張望着，枯黃的面龐就像經過一

場霜霰的落葉。

——是的，我不該苦惱我自己。但是，我曾把青春向內面關鎖，而今，它的餘燼向我做復仇的爆燃了。孩子，我告訴給你一個故事好麼？

啓明迷惑的點了點頭。

——那是好多年以前了。一個女孩子生長在舊禮教的羈鎖下，却具有新的憧憬，她夢想過奮飛，一如天賦給她的聰明和智慧，她要 and 另一些新女性同樣的逃出樊籠的牢籠。但是，命運對於她過份苛薄了。

她臉漲紅着，眼睛里流動着異樣的光輝。

——在爭強奪勢的官場中，她斷送在一個男人的手里。因為她的父親想謀到一個較適宜的職份，就把她迫嫁給還有錢有勢的男人了。

到這里，她又頓了一頓。聽聽隣室已起了低弱的鼾聲，她從床前的茶盃飲下一口苦茶，又繼續下去。

——那時候她年歲是那麼小，就遭受到了暴力的摧殘。他和她的結合沒有一絲情感的

連繫，不過爲了滿足一個人的淫慾而已。並且，他又毒辣的把那丟掉了女兒的一家人調遣到遼遠的遼遠的荒城去，以後消息就斷絕了。……那以後的歲月是怎麼無聊的打發過去了啊！

啓明握着她的手，臉上承受到一滴落下來的淚水。

——她不想活，她哭，她對那暴虐的鞭苔不能與以忍受。她想就這樣棄掉一個可憐的生命吧！但是，一個孩子在這時候降生了。這孩子的降生摧毀了她的消滅自己的願望，對這孩子她不能不負一點教養的責任。她也唯有從孩子的身上看到了那長久的期待的火花，她就忍辱着活下來了。

——媽！您爲什麼哭呵？

——十六年，這麼長的日子。天知道她沒有過一天快樂和幸福的日子，不久她也許就被悄悄的埋葬了。

她委曲地，傷心的哭了。接着，她捻閉了燈光，顫抖的捧着啓明的臉吻貼着。

——孩子，那男人就是你的父親！

啓，十五歲竟長得那麼高。

他的性格永遠是沉鬱的。不，這該說是遺傳交給他的效果，他生長在兩個時代的斷續里，那過去的給他的印象又過於模糊了，他祇記得有過那麼幾年，他比現在更幸福更闊綽。

他有母親，然而如同沒有母親，她是那麼冷靜的在家里有如孤獨的偶像，連對自己的孩子也沒有更改過自己的性格。他有父親，然而他不曾告訴給他自己的孩子一句話，他總是那麼敷衍着：

！我想的都過於陳腐了。告訴給你是不適宜的。

啓明在這樣的環境下生長起來了。他聰明而熱情，這些年的智識沒有使他滿足。他愈了解也愈感到黯然。他有了不惜把一生丟在書本里的決心，漸次的，他把一些新的事物發現了。

但是，他的沉鬱使人感到一種脅迫，會爲人了解的反面，也將會被人否認着這性格

的存在吧！

七

節季運到了夏天。張家的庭院更陷于寂寞了。潔萍的瘦弱投給張樹國一個最大的暗影，縱令他覺出了好些夢魔的往事，然亦無從懺悔了。他恐懼，那可憎的命運，再給這麼一個無辜的女人。他整天徘徊在她的身邊，爲她講說好多發笑的趣話，雖然她不會笑過一次。

——你累了吧！該休息了。

這溫軟的拒絕，更加重了良心的捶擊。

——潔萍。到現在你依然不會饒恕我嗎？

她審視着現在的張樹國，的確和以前是不相同了。也許老年會齎給人以回憶的折磨，他完全把乞憐向一個蹂躪過的女人呈獻了。

然後，她閉起了眼睛。

妳說：潔萍，原諒我吧！

最初的，她爲他感動了。由過度的激奮而對他轉成了憐恤，她覺得他不過是作錯了
一件事，就應該給以永恆的責罰嗎？

——不，我沒有怪你，這過錯不在於你。誰讓我們生長在那麼一個世紀末的畸落里，
樹國！她又哭了，他爲她拭着眼睛。

——你該好好將養一下了。

——我就會好的，今年秋天我們將作一次旅行了。

她極力抑制住內心的創痛。經過了瞬間沉默，她突然想起了什麼，囁嚅的？

——你能答應我麼？

——親愛的，妳說吧，我總會答應妳的，隨便你有什麼要求。

——我，我懷念着我的不知生死的父母了。

——……

——你怎麼？你以爲我不應當這樣想麼？

——不，但是，又到那裏去找呢？

她疲倦地合上了眼睛。十六年，這麼長的歲月。渺茫渺茫的影子，苦痛的形像……

八

啓明從學校回來，激破了這爲死寂所圍襲的氣氛。

——媽。您今天又好一些麼？

她招手要啓明坐在床前，臉上充滿了喜悅的神彩，爲激情的衝動而微笑着。她起始想到這些年不應該過於虐待可愛的孩子。

——啓明，你對你的母親有所抱怨麼？

——媽！您爲甚麼要問這些？

——因爲，我也許不會活得很久了，我不願每個人對我留戀，但我希望每個人都能瞭解我，我是這麼可憐的扮飾了一次平凡的悲劇的角色。

她又回復了冷靜，臉上蒼白得沒有血色。

——別再糟踏身體吧！爲甚麼總苦惱自己？

黃昏，女僕開放了燈，張樹國又習慣的到外邊散步去了。這屋子，映着薄灰的棚頂彷彿失掉了一個年代的色彩，徒遺給以大量的寂寞與哀愁了。

啓明無言地，頹坐着，浸沉在一種思索里。

「孩子，你想什麼？你不能對我們這一代人有更大的懷念了。我們都做過些什麼呢？除掉了享樂和應得的罪罰，該早一些安息了，接着來的是你們，也唯有你們有着可敬的期待。」

這給啓明以感激的悸動，他稱氣的倒在潔淨的懷里，他並不想哭，却有淚水的浸潤了。

「媽，那麼我不需要一個親切的愛護麼？」

需要，也該是在你那一代人的身上。」

「假如，不，就是說有一個女人向我呈獻了最初的愛情呢？」

「愛情？你能求遠誓心愛她麼？」

「我想能的。」

！那麼你可以和她結婚了。我的孩子，你是多麼幸福呵！
她吻着他的前額，眼睛里也瀰滿了淚水。

九

在燈下，啓明寫着一封信。

！柳巴：

我告訴給你一個消息，媽媽許可我們的交誼，而且，說是我們可以結婚。
你歡喜麼？告訴我。

你的啓明

裝入了封筒，躺到床上去，他一時不能入睡，從書櫃拿下了一本書往下讀。
他的胸里泛濫着不少複雜的情感。

無論是殉道者的悲壯的傳記，或是靡弱的小市民階級的呼號，都刺激過他的視覺，
乃至聽覺。他知道：自己已然不復是徒然的自體的存在了。

！我們的時代，可愛的柳巴！

他緊緊的用手壓住了胸膛。

十

尋人廣告登出來以後，報紙逐漸的在床頭上堆積起來。消息，却依舊渺然。

這給潔萍的生之慾念以最大的威脅，她鎮日期待着有陌生的人叩他的門扉；她常把臉貼在玻璃窗上向外張望，那時候，房前的園圃里正開放着一片野薔薇。

節季竟這麼快，又帶來了一個秋天；金黃的夜來香把階前給裝飾了。園圃里的向日葵搖曳的曝着陽光。晝夜又是那麼長得難奈。

潔萍預感着這不幸的命運，該如同一場秋風似的，就把生命的花朵給摧萎了。

她再不願作長時間的談話，雖然張樹國勸她到南邊旅行去一次，也許會多少調換一下乏味的的生活，並且秋天的海濱又正是遊人聚集的好時候；但是，都遭受到了她的無理由的拒絕。

藥，也減少了食用的回數。他更煩厭的謝絕了大夫的診斷，她的病弱日復一日的摧毀了她的健康，使她對人間的留戀愈變得淡漠了。

——我將空虛的走來，

——我又將空虛的走去。

這孤獨的歌吟，常洩露在她的唇角。她竭力想把她的靈魂的底蘊喊出，又爲苦痛把他的勇氣給減消了。

她就如此的度着僅有的日子，把時間傾注在冥想里。

十一

老秋結束了一切。窗前堆滿了一層紅黃的葉片，風颯過的時候，響起一陣寂寞的殺殺。那園圃也芟割得光光的，丟下了荒涼的土地。潔淨似又有起色了。

——如果過去這個冬天，到明年春天的時節也許就會好了。

她湛沉的向着張樹國，求生的慾望反復的折磨着她，她覺得她還沒到宿命的最後，她想再看一看這些展開在未來的時代，新的夢的誘惑在心里熾燃起來了。

哦，是的，你會好的。

他望着窗外，他覺得老年的悲哀已侵襲透了他的血流，而將使之凝固了。

！寂寞的老年呵！

他想，人間的戲劇的幕的啓落該有着怎樣的意義呢？就是那麼突然的發現，不，突然的踏入了必然的安排麼？

他踱着，然後在她的身邊坐下。

！我們可以談幾句話麼？

！談什麼呢？

！我好像爲老年的寂寞逼緊着，連一口氣也不放鬆。我喘吁，窒息得要命。

！你對生命厭棄了麼？

！在另一面解釋上，也許。

！但是，你不該忘掉了一個人。

！是的，妳還比我年青，提起年青我就痛苦，是我害了你的一生。

她底心在內面發抖，加重了感情的連繫。

！你再別這樣說，你待我很好，你對我常是有着極大的耐心。

這溫柔的訴語，對張樹國勿寧說是一種責備，他懦怯的低下了頭。好久，他們都沒有說半句話。

十二

燈下三個人圍坐着，飲着咖啡。很高興的，迥異於過去的一串陰暗的日子，把種種的趣話或是瑣話交換，直待涉及到了啓明的本身的問題。

才十點鐘響過，啓明就回自己的屋子去了。

這晚，他和她睡在一個床上，在睡前她會吞下一杯強烈的威士忌，她臉上渲染出一層可愛的微紅的同時，一股熱流通過了她的羸瘦了的身體。

他們安靜的睡覺了。還沒到子夜，她從夢里醒來，捏緊了他的手指，搖動着他。

「怎麼？覺得不好過麼？」

他用一隻手支起了身子，朦朧地望着。

「我很渴，倒給我一杯溫茶吧！」

他披着睡衣，爲夜寒痠擊着拿過來暖水瓶。並未等及把茶倒出，他猛可瞥見她的臉

上顯現出平和的苦笑，使他驚訝的跪在她的身邊，她的暗啞的喉嚨含糊的叨念着：

——我是空虛的走來，

又空虛的走去，

.....

.....

她張着光瑩的眸子，彷彿在把什麼貪婪地尋求。

他呆呆地把她搖撼，然後用手摸着她的心，摸過她的前額，一切都平靜而冰冷了。待黎明跑過來，距這時間已經很久了。他沒有哭，他甚至於連一滴淚水也沒有流落，這都有什麼用呢？失掉了生活意義的人，就隨一個時代的結束逝去吧！

十三

過幾天，墓地多添了一處新塚。

在那四圍，修築了一道洋灰的欄柵，中間牽繫着粗大的鐵鍊，里面除了樹立着並不十分高的明堂石碑以外，幾列黑字銘刻在那里：

你空虛的走來。

又空虛的走去。

餘外，陳列着幾幀送葬的花圈，伴這新塚送度着迢遙的歲月了。

張樹國無時不在懺悔那過去的行徑，好像是他親手把活生生的人向墓地埋葬，他痛苦，他不能對另一個人告白，這潛藏在內面的疚責，愈益促進他的衰老。

當他走進那院落，那屋內，就使他酸痛得要發狂，他用手巾掩遮了他的哭泣，却掩遮不住潮水似的襲來的情緒。

于是，他有了新的計劃，這計劃也該說是消極的逃避吧！

他起始同啓明商談：

「一年歲一年比一年老了。而且，我又這麼灰心，從前都譬喻作一次噩夢，我願永遠不再和它們接近。我想，我應趁這僅有的晚年休憩一下我自己，也好贖我過去的罪惡。所以，我明天要走了。」

「父親，您不能那樣作，我又這麼年輕，我還需要有人教導我。」

「事情已決定了。你雖然年輕，青年生命該給它以充分的自由發展的機會，不能拘束於任何偏狹的舊轍。況且，你終久有獨立的那一天，孩子，你好好看清你的道路吧！——您不能那樣做！父親。」

他搖了搖頭，接着就去躺下了。

明天的早晨，已然失掉了張樹國的踪影，那屋子里放置的東西都照舊，唯有一幅結婚的紀念合影失掉了，剩下了一幅漆黑的鏡框，空盪盪地掛在那里。

桌子上壓着一條紙：

「我走了。也許我不會回來。我是善良的走入了這世間，我却載着大量的罪惡走去。我不激怒，我也不遷怨。我有的只是痛苦！」

十四

春天又回來了。

大地上蒸鬱着濃厚的土的香氣，柳堤也抹上了一層嬌豔的碧綠，在遠郊，農夫起始一年的耕種，春天又把世界給重新裝飾了。

啓明和柳巴——一個健美的姑娘——踐踏過去一條砂路，緩慢的，如同載着大地上的沉默與力量行進着。

這是一條頗狹窄的近郊道路。

他和她走着，她不時吁喘着輕鬆的疲憊，又稔氣的凝視着他的臉。這些時候，他正在想：好多過去的事情，是那變爲他棄置而又偶然的爬上記憶的事情。

他仰向着天，她也仰向着天。

——你看天上的雲彩麼？

——唔。

走着路，他彷彿忘掉了同行的人。

——那麼，你是看……

——……

——你是看它飛得快麼？

這次他驚轉來，夢魔似的張望着她美好的眼睛。

！是的，妳看！它飛得多麼快！那一片，薄薄的，像一片紗似的。指着天，有雁羣劃過了視野。

春天的陽光，是溫暖的把人丟在沈醉的夢境裏。這天，這樹，這風，這酥軟的泥土。

！柳巴，我現在是一個孤獨的孩子了。

！我呢？我有家，但我和沒有家一樣；我們不是有着相同的遭遇嗎？走過了一條路，他和她佇立在橋上。

！那麼，我們不是有值得一哭的事情了麼？

水上泛起早春的漪漣。他拾起了一塊小石投下去。

！啓明，你爲甚麼老把那陰影糾纏着你？

她用手掠了一下鬢髮，望着浮遊在水上的一排鴨羣，薄過了橋下的椿木。

！柳巴，我很痛苦！

！爲什麼呢？

！我覺得那時代就壓在我們的頭上了。我們逃不脫，我們祇有容忍，祇有用血和淚

凝鍊我們的工作。然而，柳巴！我們將失掉那麼甜美的自私的夢境了。

啓明緊蹙着眉。

——啓明，你不能這樣想。是的，我們是該肩起那重壓了。但是在你還沒有完成你自己之前，你是不能過份消極或積極的，你該努力完成這一個階段，然後讓我們大膽的做一些事情。至於自私，你還能有所容戀麼？

——你的話是對的。柳巴，那使我決定要繼續走下去我沒有走完的路了。而且，你也應該永遠給我以熱情的鼓勵。

風，載有水面的爽氣撲上了他和她的臉。

——相信我吧！相同的遭遇不是鑄定了我們的未來的安排了麼？柳巴！

陽光從柳枝的間隙瀉下來，她張開夢一樣的眼睛把周遭重觀，讚美地，輕輕地用手摩挲他的寬平的額角，那生命的力量就在心底爆發了。

十五

啓明默然的走進了這個屋子，又走進了那個屋子，空洞洞的，就留下了這麼一個孤

獨的孩子。

一到傍晚，僕婦們都在外間睡去了。

他打開了窗子，這一刻心裏很平靜，他沒有悲哀，也沒有憂煩，不同於那過去的多少夜，他是真的駐足於一個新的展開，而向它作理智的透視了。

他同情於母親的不幸的遭遇，但他再不能把那卑弱的追憶苦惱自己。他也感激着父親的畢生的掙扎，他又覺得那掙扎的手段與目標多少該有所檢討。至于，那歷史的罪惡和謬誤，他想，隨同一個新的潮流的襲來，就會全然無聲的流去，是連惋惜也值不得了。

祇有橫在面前的時代，是不會放開去任何人的。

啓明知道他本身就是新到來的時代裏的一員，他罄盡了他的腦力在發掘一條新路，因為他知道，舊的道路是走不通了。是在歷史裏埋葬了。

近於情感的，他記憶起了柳巴的話。先完成現階段，也許是必須的，不，勿寧說是肯定的一個普遍的回答。

他輕鬆地呼吸着夜風，當他轉過身來，隨手從未會觸手過的古老的書櫃上，拿下來一本書。那扉頁已被翻閱時摩挲得破碎了，但還能辨識出有他父親的筆蹟留在上面。

他翻到了折疊着的一頁，沿着用粗黑的線條畫着曲線的一行讀下去：

——未來是屬於你們的。你們底生活會比較我們容易，你們不會像我們一樣被迫着在黑暗裏去尋找你們底道路，去掙扎，去跌倒了又爬起來。……你們祇要工作，祇要實行。

他闔上了書本，他慢慢的閉起眼睛，彷彿已聽到了舊的時代，向新的時代的告別與祈禱。但是，他喃喃的低語着

——不，我們的生活並不那麼容易！

尾

春天也就會過去的。

接着又將送來了夏天，秋天，冬天，一連串不停的節季的轉變，會載走了好多人的希望，苦悶與夢想。也會齎來了好多人的期待與希望的發現，而永無止息的一代一代

廢續下去。在那遙遙的結束一個生命之前，啓明和柳巴還有着更多的青春的日子，他和她將怎樣有意義的活下去呢？這兩棵舊的胚胎下生長起來的新的種子，而且相同的擔當着架塑一條歷史的橋樑的任務。是該用怎樣的鉅力來完成縱的連繫與橫的光揚呢？

一個時代過去了，一個時代又展開了。這頗難於解答的話題該是諫與新時代青年的

一個適切的發問吧！也會有人關心到他或她們的未來的脚步麼？

那麼，把火熱的眼睛狙準現實吧！再是，就給他們一個肯定的回答吧！

——七月中旬，新京南嶺

跛脚人的告白

之一

親愛的：我又回來了。我又回到你可愛的故鄉來了。這不是一支夢嗎？真的，這生
活的轉變與驅役，不就是一個荒誕的魔覺嗎？

記起那別去的日子，同樣是當北國的早春，你握緊着我的手，在修長的隄岸上做末
次淒楚的徘徊。然後停駐下來，就彷彿寂寞侵蝕透了兩棵跳動的心，儘管讓那難以忍
受的沉默封閉着咱倆的嘴唇。

你差不多要哭出來，縱然你背着我掉過臉去眺望着江水，我痛心着我不能解除你的
苦悶，除掉了我交給你的悵爾的種子以外。

你終於說了。你的語聲抖顫着：

—— 那，你幾時會回來呢？

愛：我能够答覆給你所期待的答覆嗎？我眼睛再次凝視到那遼遠的春天的雲片，淚水濡濕了眼檢了。然而，我勉強告訴你：

——我會回來的。當你還沒有遺忘了我的時候，我依然會伴在你的身邊。

——假如，我忘掉了你呢？

——忘掉了我？不會的。愛：爲甚麼又要用假話來騙我呢？

然後，你習慣的拋過來一個愠怒的眼花，你倚在欄干上，好久，好久，你沒有擡起頭來。你也沒有說出一句話。你呆然佇立在早春的煦風裏，像在溫着一篇過去的故事。

於是，你笑了。

你笑得那樣美麗，如同我們初識時候你在我的眼裏，清朗的，明晰的，跳動着有彈力的兩頰，再沒有一絲陰鬱留在你的臉上。

你拉着我由隄岸上走開了。在一家異國的吃茶店裏，你說：

——都是我們過於折服於感情了。世界祇要容我們活下去，不是仍然可以企冀着愛情的永續嗎？

我沒有勇氣說一句安慰你的話，還是表示對你的熱情的獻禮。我低頭飲着苦澀的咖啡，那離去的時間却愈迫近了。

是夜里，古城巍峙着一片黯黑的蔭影，你由車窗遞給我蘋果和巧克力，我握緊着你的手，張望着你火熱的眸子，就如同向愛人做最後的訣別似的，我替你拭着淚，我的臉上也有着淚滴在滑落了。

愛：愛情就是愛人眼裏的一滴淚水嗎？

我帶着無限量的哀愁北上了，雖則時候已爬進了春天，我感到冰冷，在悠長的旅途沒有一個夜里我不叨念着你的名字，白晝我則失神的凭眺着將甦醒的北地的雪原。

春寒猶重的節季，我到了目的地。

整天的工作疲憊着我，除掉了不滿八小時的睡眠時間外，把所有的日子都丟掉在無邊際的林海裏，夏天還存有積雪的林海裏！

但是，我不灰心哪！年青人不正需求着堅實的工作來培植堅固的信念嗎？一滴汗，一滴血，不是全然白費的，那榛莽的原野就開墾成了農田，偉大的工作才能支付給偉

大的收穫呵！

我沒有忘記你的要求，幾次我想寫信給你，然而，幾次我都中止了。我們的生活是如此隔絕着，我們的命運又如此乖離着，我相信愛情已然不會交付給我們幸福的結合，我默禱着你會忘記了我：就如同忘記了一次噩夢的遭遇。

我決然的，就這樣斷絕了寄給你的消息。

一個年過去了。多變快呀！在這裏有着一片沃土出現在我們的眼裏了。不幸的，這與安嶺的冬天損壞了我的健康，有一次我墮在雪谷裏，爲人營救上來以後，我已然成爲醜怪的跛脚人了。

我並沒有減褪我最初，也就是最後的勇氣呵！我愛這塊土地，就像愛我的生命。我看到它的健壯便使我感到了滿足與喜悅。我說：我要活在這裏，我要等待這土上有人類蕃延下去！

到了今年的春天，我終於又爲節季誘惑着了。我幾夜沒有得到睡眠，夢里我看見了你，我看見了那久遠去的江水和我們曾徘徊在那里的隄岸，我想到了迢遙的歸來。

在友誼的勸告下，我動身了。我一直的先到了海濱，一個沒有聲息的靜謐的夜裏，我自己躺在沙灘上，聽着夜潮的低語，用海水磨洗着我坦露開的胸膛，我多變神往於祖先居住過的南國，那遼遠的火熱的地方呵！但是，我已沒有家了，我隔着滄浪的海洋，向天風做我家鄉的寄語了。

由那裏，被牽掣着似的，我又邁進了你可愛的家鄉，這歷史的古城。

我不忍得把殘缺的肢體來摧傷你的完整的心靈，到了這裏的第一個夜裏，冒着微雨，我走過了你的門前，我偷窺到你的房間的燈火，我又躑躅地走開了。

第二天，在隄上散步，我看清了那就是你，在水邊的砂礫上抹着畫板，不時向圍着你的天真的孩子們笑語着。在歷劫和廢墟中你有如一座永不死滅的青春的女神，使我留戀着。當你預備走去，我又沒有勇氣的躲開了你的視線走開了。

今夜，我伴着清冷的自己的影子沉思着，理智幾次催促我該離去這裏了。我甚至於已整理過行囊，當我預備雇一輛車子，我在巷口又望到你家的屋頂，我爲內在的情感征服了，我決定再留在這裏一宿，讓我告訴你：

—— 愛：我已獲得了生活，我爲生活而失掉了健康，也將失掉了那過去的愛情吧！想到了生活，想到了愛情，我抑止不住熱淚的奔流了，在人生的途徑上，還容許我做喘息的生存嗎？

—— 愛：我不忍心再要求你的愛情，我明天就將回到那北地去了，我希望你不要找我，你不要用你的淚水洗你戀人的臉吧！

我哭了，我在求你的饒恕。

之二

—— 愛：三十天快樂的日子，像甚麼呢？煙？霧？然而，又是真實的躺在我的記憶裏，將伴着我殘餘的日子。

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謝你，你從雜沓的驛頭把我從列車上追尋下來，一如往昔的你訴說着甜蜜的，而是哀怨的話語，你替我提着行囊又走回了旅舍。

我全然爲你的熱情所征服了。我狂暴的吻着你，然後，我問你說：

—— 你還會愛我嗎？這跛子！

說：

你堵氣的背過了身去，待我給你道歉和賠罪，你又笑了。你伴着我整天游嬉着，你——你別再回去吧！你不能再給你親愛的人以更大的痛苦，這樣的日子不也是你期待着的麼？

我看着你長長的睫毛下的眸子，我計算着一天滅却一天的日子，漸次的，在兩重的意識下我陷於苦悶中了。

彷彿你了解我，甚於我之了解我自己，你爲我講着古希臘的故事，你爲我讀着流浪詩的名句，在我又失神的時候，你拿過來吉他讓我奏曲伴着你的歌唱。

整個的你在喜悅的氛圍裏，你打着口哨，無論是在切着蘋果或是斟着牛奶的時候，我感着那幸福的影子就在你身邊。

你常仰着臉問我：

——又在想起了甚麼？世間還要有比愛情更美麗的嗎？

我感激的，捧起你青春的臉龐。

「愛：你明確的告訴我一句，你是愛我嗎？」

你夢囈似的，闔起了眼睛：

「我愛你，直到死。」

你堅決的誓語，愈加重了我良心的疚責，我看到你的青春和幸福，愈感到我自己的衰老與灰暗，使我不能向你辯白或是解釋。

春深了。有一次你扶着我，在夜裏我們走上了堤岸，猛可的讓我記憶起走出的那夜，不是同樣的這樣一個迷濛的堤上嗎？

「過於快了。一個年，彷彿就是一眨眼。」

走過了一段長長的路，爲了跛脚我感到過分的疲憊了。於是，我們在一處露椅上坐下來望着新生的芽月。

「我們要不要結婚呢？」

突然的，我爲你這發問驚愕住了。一瞬間，我覺悟到了對一個少女應負的責任，而我又偏沒有擔起這責任的能力，因爲我不會給你以更幸福更快樂的日子。

我和你望着月亮，我沒有答覆你的話。

待你再次的催促我，我幾乎近於謊騙的，做着勉強的苦笑：

！讓我們相愛吧！遲早總會有那麼一天的。

天知道，我受到的愛的苦痛是怎麼樣的深呵！在一個無邪的少女面前，我成了不可饒恕的騙子了。

歸路上，你眼裏閃着異樣的光輝，如同你已經發見一些你生命里的火花，我却戴着比跛脚更笨重的一棵心。

從那時候起，我就計劃着我的首途了。我知道，我在這里多滯留一天，徒加重你一些記憶的酸楚，而且，我沒有能力接受你的最後的呈獻，我更不忍心看到你悔悟後的賸泣。

那要算未次的偕遊吧！我和你從江上泛舟歸來，在一家飲食店里用過了晚餐，兩個人帶着些許的酒意走進了旅舍，你就躺在我的牀上和我撕纏着。

我玩笑的，低聲問着：

—— 如果明天我走了呢？

—— 你用手緊攥住我的脖子，作着要哭的表情……

—— 我不放鬆你，我的生命就是你呀！

—— 接着，你又回憶着什麼似的：

—— 我知道：你要走了，但是你不能走啊！

—— 我的心在裏面狂烈的跳動着了。我想把我的計劃向你剖解，又被我強制的抑壓住了

—— 爲甚麼呢？愛！爲甚麼你知道我要走呢？

—— 昨夜我夢見你走了，醒來的時候眼淚濡濕了枕帕。正是子夜啊！

—— 我像安慰着孩子，輕輕用手摸拂着你的光亮的柔滑的然而香馥的頭髮……

—— 愛，別儘像小孩子吧！夢是騙人的東西，我不是正躺在你身邊嗎？

—— 到夜深，你依然沒有歸意。

—— 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分隔開來睡不好嗎？我怕你，當我走開你就要逃去！

—— 我爲你的純情感受着窒息了，我又不能讓你再在這裏滯留下去。

「孩子話！那人家要說閑話的，還是回去吧！明天早晨我躺在牀上候着你來給我斟牛奶哩！」

你臨去的時候，我吻着你的前額，在夜的街頭，我目送你拐過那巷口，我想喚你回來，我又中止了。

一夜我沒有入睡，天還沒有亮，我命令侍役給我雇來一輛馬車，當我走出那旅舍，我告訴他們：

「有人來找的話，就說我走了。」

路上，我貪婪地注視着這古城的一切，我悄然的感傷着和古城作了訣別。

列車帶着我走了。我眼裏沒有斷絕過瀟瀟着的淚水，我眼裏想着你在那早晨進了我的房間，你該放聲的哭着了。

愛：饒赦我吧！我懺悔着了。

昨天我又回到了北地新開的沃野，和可愛的弟兄們堅固的握着手了。他們告訴給我好多欣愈的事情，我們又展開了今年度的工作。

今天的午前我就雜在人羣裏出發了。在這裏，興安嶺的春天是在雪窟裏，然而生活却是溫暖的，山谷裏傳遞着高亢的歌唱，整個生命的激流無休止的在向悠遠的標的奔流着。

我記憶着你的話，我也愛重着你的話：

—— 祇要容我們活下去！

至於愛情，在生活的全部裏面是變得那樣微渺了。我肯定的告訴你：

—— 愛情不是你的全生命，你的未來有着更重大的工作與使命在候着你。

你也不要誤解我對你的愛情，是生活戰勝了愛情呵！我們祇要能活，祇要活得有意義，有代價，不是更有過於躲在愛情的溫室裏做着玫瑰色的夢嗎？而況且那夢又不會長久的。

讓記憶永生！讓我們為生活交付出我們的力量，追索那更大量的喜悅吧！

愛的：別再儘管徜徉在愛情的圈圍裏！我們得到的愛的賞賜已是過多了，過多了。接着來的，再不會填滿我們的慾求的溝壑，我們將愈感到空虛與苦悶。

我現在確切的這樣想着了：

除掉了生活：在這世界上，在這全人生的過程裏，還有什麼值得我們希冀，又有什麼比生活更有意義，更有價值呢？

好了。我們就爲着生活互相祝福着吧！

之三

愛的：久遠了。

你不會知道我在怎樣的懷念着你，夜裏我悄呼着一個人的名字而哭泣了。我應該把這話向你申訴麼？愛的人，你容許這麼垂死的人的一點點低溫的情感吧！

我從早夏就臥病着了。中間我也曾執拗地涉行于榛莽的與安嶺，但是，損害了健康的人還有什麼可以向命運抗衡的呢？於是，我再次倒在牀上，送過去了一個北地的秋天，你知道我是怎樣的打發着這陰暗的日子啊！

愛：我厭膩了，那苦澁的藥水，能抵得了什麼呢？我深切的厭膩着了。我也許不會再活得許多日子，今天早上醫生對我作了一次同情的苦笑，我明白，我也依然很清醒

，雖然我已不能動轉，我覺觸到生命的涯沿就迫在我的眼前。

但我可不是對我周遭的人間失掉了信心，我關心和愛護你們一如往昔，這迢遙的未來，都交給你們了。我沒有份兒了，我也不需要再扮飾一次人間的傀儡了。

你不要把憐憫的眼淚輕拋吧！這都是必然的終結，就如同春天過去又來了秋天。然而那相繼的第二個春天就會到來的，就會準期到來的！

能說死亡是永恆的生命的幻滅麼？不會的。愛的；世間還有所謂永遠的，不能抑止的，不會死滅的青春在！

當我自個兒躺在夕暉的床上，我冥想着我的青春的夢了。我有過那變一段安靜的日子，我會把泛濫的感情向一個人呈獻，如今，這記憶空叩擊古老的心扉了。就恍如嚮往於隔世的豪華似的，浮現出那烟雲的幻影。

我還記得我們的初次晤面，是在一個夏天的夜里，那時候我們都噤着口，縱有萬語千言都像不知從何說起似的，我們互相對視着。

至今猶使我不會忘却的，有一次我們走過了靜謐的廣場，我們就在那石灰凳上坐下

來。我們談了好多話，那夜你好像很興奮，你甚至於最先把我的手緊握。

把話說膩了的時候，你就起始望着廣場的淡藍色的燈柱。半晌，你感傷地：

——人生果然是一個虛空的夢麼？

我即時沒有答覆你，從冰冷的石灰甃上站起來，你用一隻手扶着我的右肩，你已經禁不起夜寒的侵襲而戰慄着了。然後，你和我走過了一條濕漉漉的砂路。

現在，我依然不能與以答覆，我却祇能用我的全人生來把它證實了。我將闔上了眼睛，我將被人埋葬，我也將騙取了多少關心我的人的眼淚，人生可不就是這麼一場寂寞的玩意兒麼？

你是幸福的，你或許已出嫁了。那永恆的過去都棄掉吧！你應該安于你的命運，你沒有任何苦痛與憂煩。

我不能再寫給你更多的了。我的手起始在抖顫，我豫感着我就會死去，但是，這都不要緊了。一個垂死的人的眼淚也許是珍貴的，那麼我獻給你最後的一滴，讓這熱淚洗出我們的純潔的自個兒來。

我的愛人！別怪罪我，別了。
這暫短的生命，暫短的夢呵！

—— 秋天在南嶺的日子

巷

直到綺霞走進了醉雲飯店的門，她一直是在沈思着一樁事情，而這事情又再也找不出妥切的解答。

她苦惱着自己，甚或想撕碎自己。當她從那巷口邁出來的時候，她清晰的記憶着，留在後面的嘲笑與訕罵，是那樣的難聽。

『學壞壞的啦！臭招待，臭婊子！』

在道上，綺霞幾次想要哭出來。到現在她才確切的覺到自己是墮落得怎麼樣深了。她疑問着，自己爲什麼不做些別的呢？難道說對這卑賤的招待名銜還有所偏愛嗎？

很快的，現實答覆給她。只是那樣簡單的：『就是爲了生活。爲了橫在你眼前的那生活。』

這生活的誘惑哽塞住了她好多思想和話語。因為，她還要生活。她還要從不甘屈服裏來征服生活。

幾次，她抬起頭來承受着和煦的陽光，覺得那未來的希望在待着她。於是，她又想起了好些幻夢。她是怎樣的和一個男人結婚了，而且，那男人是那樣真心的愛她，她笑了。老年人看着自己的女兒也笑了，這世界全都笑了。

待她踏進了醉雲飯店的門，迎面碰到了冷冰的經理的一張白臉，她的可憐的夢想，又都啞然歸於粉碎。

綺霞習慣的招呼了一聲走進了櫃房，還沒等她闖上門，經理也緊跟着跨了進來。

「綺霞！」

她戰慄的回過頭來，站下了。

「什麼？經理先生。」

「你也看出來了！這幾天營業很不好，倘若這麼下去，少不了要關閉的。」

「要關閉？」爲那失業的恐懼掠過了她的全神經，噤住口再說不出話來。

『是的。不過，大家要是都賣點力氣事情還是可以轉換的。就如妳說，妳應當對顧客再親切一點。反正是名義擔上啦，裝清白會有什麼用處？』說着話時候，經理的面上是嚴肅的表情，末尾冷冷的翕動了一下脣角。

綺霞羞赧的直視着地板，她不知將怎樣回答。接着又感到一層憤恨，使她不能再停留下去。

『聽着沒有？綺霞！』

『呵！……』她敏速的跑進了更衣間，然後，緊緊捻住了門。她在一隻椅子上坐下來，靜靜的望着鏡子裏的自己的身軀。

二

過了晌午，醉雲飯店熱鬧起來了。

夾着轟叫和猥褻的歌唱，酒盃迷出的音響，溢塞住了十幾個房間。侍役紛忙的從廚房跑出來又跑進去，頭上流着點滴的汗水

『綺霞！三號來！』

她在每個房間周旋着，從僅少的幾盃酒喝下去後，她臉上已然透出一絲淡的紅暈。愈點染起她的美麗的臉頰。

「來。咱倆對一盃。」

「不，您請喝吧！」

「那怎麼能行呢？那你是瞧不起咱了。」

「您竟是說笑話，您醉了。」

「我沒有醉，我明明白白的，來！」

粗硬的男人的手攙緊了她的腰軀，接着帶有酒腥的嘴，在她臉上狂吻。

經過了一度掙扎，她才從那房間跑出來了。她心火熱的在跳，用手整理一下散亂開的頭髮，深深的喘了一口氣。

「綺霞！電話。」

她才坐下來，又被這呼喚跑進了電話間。匆促的拿起了聽筒，極力抑制着不平的心的波，低聲的問着：

「你是誰呀？」

「我是哲明。你是綺霞嗎？」聽音筒轉過來了哲明的語音。

「是我。你有什麼事嗎？」

「沒有……」

「那麼，我現在還忙着呢！」

「綺霞：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先猜一猜。」

「我猜不到。你說出來吧！」有點不耐煩的。

「就是，就是我們家裏已經給我來信了。你真猜不到呢，已然允許我們的結婚了。」

「哦，結婚？……我幾時答應的過你結婚呢？」

「綺霞！你爲什麼還說笑話呢？這不是真可樂的好消息嗎？」

「不，我是鄭重的向你說的。」心在狂烈的鼓動。

「我們的結合不是很幸福的嗎？我是怎麼樣的對你呈獻了我最初的愛情……」

「但是，我們不能作幸福的人。」

「爲甚麼呢？你是瘋了嗎？」

綺霞忍心的拒絕了哲明的要求，也拒絕了自體生命的要求。

「我沒有瘋，但問你能不厭棄我這卑賤的職務嗎？」彷彿存心要笑似的慢聲問着。

「當然，我是不理會的。」

「你又能供奉我的母親和我的生活嗎？」

「也能。」

「你還能永遠對我如同現在這樣愛戀嗎？」

「綺霞！你該相信我。我都答應了你，任便你的要求怎樣嚴刻，祇要我能做得到。」

「我謝謝你對我的好意，我雖然能相信你，但我相信不了我自己。過去的生活使我墮落得這麼深，我沒有勇氣從這裏跑出去。要知道：我是深深的陷在這裏了呵！」

「不，我能援助你。讓我們建設起共同的理想生活。祇要你答應我，我們不是馬上便可以結婚嗎？」

「你別再費心了。哲明，我不配和你生活下去。社會的階級給我們劃開來一條洪溝。」

我們隔離得太遠了。你自己走你自己的未來的路吧！」淚在她眼窠裏打着轉。

「綺霞，綺霞，我們該結婚。我們……」

「你太熱情了，冷靜點吧？晚上再見。」

她恨心的放下了聽筒，接着從轉角道上又傳過來侍役的呼喚：

「綺霞！五號看酒。」

三

天還沒有黑，在都市正是戀人的黃昏。

綺霞隨着黃老板由汽車上跳下來，邁進了四階白色建築物的新旅社。門燈下，映出

一張浮動在皺皮臉上的醜笑。

西式的房間，抹着誘人的暗綠的光圈。

「綺霞！妳爲甚麼不出聲呢？別再苦惱着自己吧！人生總是要及時行樂的。」黃老板緊偎在綺霞的身邊，短黑的鬍子不時在聳動着。

綺霞環視一下周遭，從玻璃窗可以望到外邊流盪着燒雲的天空，她感覺到這一刻心

裏幾乎空虛得一無所有了。但是，她又竭力搜索着她的理智，因為擺在她眼前的，不容她不給一個準確的答覆。

「是的，人生是該享樂的。我呢？我沒有樂過。我也永遠不會吧！」差不多，她囁語的把臉朝着玻璃窗。

「那怎麼對呢！綺霞。我真喜歡妳，我祇要有了妳，我不可惜大量的銀錢。不，說錯啦！我願爲你犧牲一切。」更懇摯的，用一隻手攬着她的肩部。

把假話說得多麼好聽呵？」。綺霞心裏在冷笑着。她依然沉默的把視線凝射在玻璃窗外的遠天的將消逝的燒雲上。

「妳難道還有什麼不滿意嗎？」漸次的，黃老板焦灼起來了。不可抑壓的慾火燃燒到了他的眉頭。

好久，好久，寂寞封鎖了這房間，一任暗綠的光圈在兩個人臉上移來移去。

「還是讓我回去吧！」綺霞也明白這話並不會發生怎樣的效力。但是，她想不出來如何應付緊緊壓住她的那龐大的手掌。

「真的，讓我回去吧！」綺霞再次地作着最後的懇求。

「我不是向妳說來嗎？妳還是太小，太不懂事。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況且，以後我將愈發愛妳，我可以供給妳生活費用，同時妳也不用再作這累人的職業了。乖乖！……」

生活，錢，愛情，一切……在綺霞的意識裏昏亂的，作着無輪次的旋轉，使她分析不開她所要追尋的是甚麼。

「綺霞，別再癡呆了。聽我告訴妳……」放下了窗簾，黃老板扶着綺霞站起來，由絨椅走向香軟的床障。綺霞麻木似的，跌坐下來，看着不甚清楚的黃老板的臉，彷彿是哲明，彷彿是……

她嘴唇抖顫了幾下，但沒有說出話來。隨着黃老板的手斜倒向床上，床底的鐵絲爲承受過重的肉身而起一次調諧的共鳴。

都市的夜，酣暢的，苦悶的呵！

四

夜再深一點。

躲在暗黑的角隅，這狹隘的小巷，遮蔽了散亂的躺在道上的拉圾和塵土，也消沒了聾間厭人的囂叫。祇流盪着蒸鬱的惡臭，一隻睡貓似的，蜷伏的睡去了。

綺霞從巷口跳下了洋車，欹斜的踏着一條灰屑堆成的窄道，走向了自己的家門。

她額角上冒着汗滴，倦怠和疲憊使她靠在板牆上，伸出一隻手去叩着門扉。

「回來得這麼晚！」老年人習慣的爲綺霞推開了門，又責備的低語着。

兩條人影寂寞的爬進了低陋的房子。綺霞喘息着坐在床上，她模糊的審視着老年人銀白的發髮，感到加倍的隱痛在刺激着她，使他禁不住飽含着的淚流在向下淌。

「媽！我們爲甚麼要過下去這靡有希望的，也靡有幸福的日子呢？」綺霞伏在桌角上嗚咽着了。這生活的理念的搖動，摧殘了她所有的一些幻夢的影子，交給他現實的空虛與冰冷。

「孩子，別哭！妳年紀還這麼青，享福的日子在後頭呢！」老年人依舊沒有了解女兒的心思，溫存的安慰着。

「但是，我，我已然丟失了所最寶貴的一切了。」再也抑塞不住，綺霞放聲哭泣起來

。由衣袋裏摸索出來一疊嶄新的國幣票，扔在桌子中心。

老年人漸次的明白了。從枯老的眼眶裏滴落下來滾熱的淚點：

「孩子，我們的命怎麼這樣苦！」

燈光時澀的瀉在小室裏，綺霞重複抬起頭來，拭淨了臉上的淚痕。

「媽，我們明天離開這裏吧！」

「那我們到哪裏去呢？孩子，哪裏會容我們生活下去？」老年人感到人生的末路的哀戚了。

「妳還有着妳女兒呢！這世界未必到處拒絕我們吧！」綺霞從沒有路過又發現了一條光亮，她一直爲這光亮誘惑着。

「先少睡一刻吧！趁天亮前我們好走。」

捻閉了電燈，綺麗躺在床上，張望着暗黑的棚頂和暗黑的屋地，沈重的她反響的想着美麗的少女時光已經從她生命裏滑逝了。

她轉側着睡不下去。心在胸裏強烈的跳動着，她傾聽着心波的振盪，一任散亂的思

維如同潮水在奔流，在沖激着。

等在復歸於平靜的時候，她想罄盡這最後的一夜，把他過去這近二十個年的生活，作一次總結算和估價。並不會如他所願，只一想到那光榮的美麗的過去，已禁不起感情的蹂躪了。

接着，她想起了哲明。從床上跳下來，聽着身旁均勻的呼吸，悄悄捻開了燈。從抽屜拿出一疊焦黃的信箋，幾乎不加思索的用鉛筆寫下去：—

哲明：

恕我，這是最後的一次對你告別了。

今夜你也許又到飯店裏去過，那時候我已然不在了，就在那短短的期間裏，悲慘的故事發生了。到現在，我沒有一點憤恨，我祇了解生活還需要更大的忍耐與奮鬥。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們是不能作幸福的結合。其原因，不容我一一列舉。但求你在最近能全然忘掉我。你就把我認作負義的女人吧！

愛，是多麼偉大，又多麼殘酷呵！再會！再會！

然後，她裝進一枚封筒裏去，預備明天早上付郵。又躡跡的熄了燈，躺到床上，用力追尋一個雖則不甚需要的睡眠。但她依舊張着眸子，沒有絲毫睡意。

五月尾巴的夜，短短的。窗下狗窩裏響起了笨重的鼻息和一兩聲夢魘似的親暱的吠叫，餘外，死寂在窗前作着低微的呼嘯和悄語。

小巷裏的夜是更深，更深。

十一月十日。南嶺上

豪華的廢墟

一

「你看，那就是燈。」

「不，不會是吧！」

「唉！是呀！我是不騙人的。」

「那………？」

「你不能多疑，你該相信我的話。」

「我看那好像是………」

「是什麼呢？」

「我不敢說，我怕。」

「唉，還是聽我的話吧！就向前走去吧！」

擦擦臉，冷不防的誰從身後蒙上了眼睛。

「你猜？」

金家寶一聽這口音，就知道準又是小張。但是，他不就說。

「我猜不着。」

「那我不放你啦！」

「我但問你，昨天晚上攔到什麼時候？」

「你問誰呀？」

「你呀！小張。放開手吧！」

捻了捻耳朵，張清就站在金家寶的面前了。先做了一個醜笑，然後搖了搖頭。

「怎麼啦？」

「結束啦。這倒好，省得總鬧心。」

張清果決的說着。這樣的話是頗使對方難以回的答，於是金家寶就來在張清對面枯站了有好多時候。

「對不起，我還得上街。」

望着黃昏裏的屹立的影子，金家寶走了出來。等他換上了衣服，又走到這門口，裏面却祇添滿了暗黑。

然後，他躊躇一下，走了。

夜色在窗外逡巡着。

二階的吃茶店裏又流動起好多不同的人型，金家寶也就雜在人羣裏，找了一個犄角的小桌前坐下。

簡單的要了一杯咖啡，他好像在等待一個奇蹟的發現，不時由不同的角度注視着進口燃起了第一隻駱駝煙。

偶而向街道瞥視，可以由這兒望見了夜裏的市街。彩色的霓虹燈，混亂的人羣。但是，這屋裏却完全和外邊隔絕了。淺藍色的燈光透射過絳紫的窗幔，白百合在夜裏噴着濃香。

他起始焦灼和不安。

又燃起了第二隻駱駝烟。

一條女人的影子，在進口處一幌，就消逝向屏風的後面去了。

金家寶站起來，快步的以跑步的姿態跑出去。

——朱英！

樓梯的轉角，一扭身丟過一個熟稔，對金家寶却是幸福的微笑。他很會說話，彷彿天除了給她美麗之外，又特別給她一張會說話的嘴。

——哦！金先生，久遠啦！

金家寶喘吁着，作深深的凝視。

——爲什麼不到上面坐坐呢？

就因爲知道你在這兒，好像不方便似的。

——真，真是在和我開玩笑了。

——本來就是開玩笑麼。

朱瑛隨着金家寶重復走進了喫茶店。當他和她走過了別個人的桌前，招引來了好些

條視線，這祇有使金家寶更驕傲，也更幸福。

在燈下，朱瑛張開長長睫毛的眼睛。

兩個人起始了無言的沉默，咖啡的熱氣蒸鬱成一片乳白的雲霧，在他和她之間顫動着。這時候的金家寶的心也同樣的難以捉摸。

！回去晚了可以麼？

還是朱瑛先衝開了這沉默，溫情的問着。

！沒有妨礙的，我頂喜歡這樣伴你。

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臉由灼熱而會微紅，他更看到對面的臉上也罩上一層紅暈。他真想作一篇詩，他想讚美這夜。

！你想着什麼呢？

！我想一篇美麗而動人的故事。

！這，我却從不曾聽到過。

！也許，但是，我現在要向你說了。

——我不喜歡聽。

——你却要聽。我說：男人和女人的戀情。

x

x

x

走出了喫茶店，又走進了飯店。

金家寶的酒量並不壞，可是，由朱瑛給他添斟，很快他就帶有幾分醉意了。朱瑛呢？從最先喝下去了兩杯，心就感到了加強的在跳動，而且興奮得大聲說笑着。

——你醉了，家寶。

她走到他的身邊，如撫摸一個孩子似的，用愛憐的手指輕輕擦過了他的頭髮。

——不，我不會醉。瑛，我現在祇有喜悅。但是，妳會更愛我一點麼？

他的灰濁的眸子正運到了她的朱色的口唇，酒意麻痺着他使他忘掉了一切，使他加添了新的鼓動與力量。

朱瑛躺在金家寶的擁抱裏了。他夢囈似的說起了連自己也聽不清楚的語言，他把別的都丟開了，他有的僅是愛，熱愛。

——瑛！妳說，妳可愛我麼？

——也許會的。

——也許？不，妳在騙我。

他把頭擡起來，大的眼睛停在朱瑛的臉上，兩隻手却緊緊捉住了她的兩肩，相同等待着相繼到來的命運的判決。

——但是，張清呢？又是那麼可憐。

她的臉上有淚水滑落了，她覺到一種無形的力量責備着她，嚙蝕她的心，使她微微有了點悔意。

——瑛，妳不該這麼懦弱。

——懦弱？

——是的，假如，你愛我的話。

很容易的，朱瑛完全被金家寶征服了。因為人性終於是現實的奴隸，而況且，他和她又年青，又熱情。

金家寶和朱瑛的愛，代替了張清和朱瑛的愛，正如秋天的日子又代替了五月的長晝一樣。

但是，張清煩悶着了。

該說女人是一種複雜的生物吧！要有閑暇，要有財富，要奢華，而更要愛情的滋潤。這愛情占去了她生命的全部，並且又常常不會使她滿足。

於是，朱瑛病着了。

金家寶在愛情的圈子裏，完全是一個附庸的人物，某個時候，他瘋狂的愛上了一個女人，而另一些時候，他輕蔑地以爲這祇是青春的嬉戲而已。

就這樣的，挨過了一堆日子。

四

秋天，在平原上是失掉色素的畫板。

白天短了起來，一轉眼就到了傍晚，傍晚的夕陽會使人神往於不久即將到來的冬天，

交給人無限量的秋天的憂鬱了。

窗前的向日葵被孩子們折去了。靠着窗，金家寶正在曝着夕陽的餘暉，他的臉比先
日枯焦了許多，他想着秋天，就愈感到了寂寞。

從桌上拿起一枚明信片，那是今天早上送來的。上面的字很少，而且很潦草。

——我盼你快來，同我游秋天的山野。

他念着，又厭煩了似的閉上了眼睛。他想起和這個女人的過去，說是光榮嗎？還不
如說是青春的浪費吧！愛，愛就是占有，就是自私。

翻翻日曆，他想應該就走。雖然過不多日子就有一次痛苦的煉獄了，但是，自己的
愛人正在病着，是不容他不去的。

——朱瑛啊！我都爲了你啊！

當他照例的拿開了柳條包，打算揀出幾件襯衣，門開開了，張清走進來。這給他一
個頗大的驚異，因爲好久好久他倆不曾說話了，彷彿都記着一樁事情，而恐懼一件不
幸的到來會在他倆之間發生。

今天，張清却來訪金家寶。

金家寶起始注意到張清的憔悴，他的朋友完全陷於瘦弱的病態了。他一面停止了他的工作，要張清坐下。

—— 怎麼？病了麼？

—— 不，沒有什麼。

張清的眼睛裏瀰滿了淚水，爲此低下了頭用手沾拭着。金家寶感到了窒息，他想起了好多過去的這友人的回憶，他覺得是他虐待了張清。

—— 你不該哭啊！

—— 但是……

繼續是嗚咽，張清站起來彷彿要走。

—— 你坐下，你告訴我，是爲了朱瑛嗎？

金家寶的語調打動了張清的心，他用含有憤懣和哀怨的眼睛，掛着淚滴望着金家寶，然後，又沉痛的哭了。

——說呀！我會幫助你的。我明白，我作錯了一件事。

——不，你並沒有錯，是我過于懦怯了。我的生命裏祇有愛，過份的愛，但是，我完全失望了。我沒有朱瑛，就沒有一天快活的日子。沒有愛我就不能活啊！

這苦訴，增強了金家寶的懺悔。

——事情是可以挽回的。張，我仔細想了，我該回到我的人生裏來了。你去吧！你看，她現在在家鄉裏臥病着。

張濟接過了明信片，手止不住在抖顫，他一個字一個字讀了。他是怎樣渴想着朱瑛的臉，朱瑛的語言，朱瑛的一切。現在，他幾乎不相信這是真實的。

——你，這不是謊話嗎？

——你不能這樣說，我所以愛上了朱瑛，也祇是憑了一點點情感的鼓動。我絕不會想過要從朱瑛的手裏拋棄了你。但是，後來我才明白，愛情是自私的，是占有的。張，你去吧！我想：她將會愛你，比從前更愛你，因為她有過愛的經驗了。

張濟聽着，閃動奇異的眼光，直逼視着金家寶的臉。

「那麼，不，你是在侮辱她，也在侮辱我。」

金家寶並沒有爲張清的憤怒有所反駁，他完全爲一種力量繼續制壓着，而漸次的變成空虛了。

他靜靜的扶着張清的肩部：

「愛情是沒有終始的，從前我有過無物的悲哀，現在我又想到沒有愛情的人是安適而幸福。但是，你不同于我的，你還有勇氣，你去愛她吧！你祇要接受她的愛，你就會感到人生的意義了。」

「你呢？」

「我什麼也不要，祇要你記憶有過這麼一個友人，曾在愛的面前降服了。」

張清說不出話來，他拿起爲他珍視的那張明信片，隨手撕碎扔開了。然後，他想哭，痛苦的哭出他胸中的積鬱，但已經再沒有眼淚。他閉起眼睛伏下身去，祇聽到他的朋友的耳語。

「她會比從前更愛你，因爲她有過愛的經驗了。」

他張開眼睛，在寬大的一個人的胸前，他看到了爬進來的黃昏的影子。遲遲的平原的黃昏啊！

五

——在廢墟里你看到了些什麼？

——我看到了好多：看見了鬼和骷髏，蝨腿和蝙蝠，人的化石，鳥獸的屍體，還有杜鵑的血，死人墳前的眼淚。餘外，祇有暗黑的森林，暗黑的墳塚！

——你可又聽到了些什麼？

——恕我的耳朵，和我的智慧吧！我聽見的，僅是風的對語，我也是曾經棲息在腐蝕了的棺木之中，那又是多麼可憎的啊！萬物和宇宙，甘於沈淪，甘於幻滅，甘於拍賣自己……

——那麼，你就走出來吧！

——遲早是會走的，時候也許還早吧！沒有燐火的引路，我是必須靜待一個天明的，這野生的榛莽，這砂丘，沒有人行的路啊！

！你走吧！你看，你看那是光，自遠而來的光！

.....

天明前，一個人從廢墟里爬出來了。

浸滿了殷紅的血漬，他的臉上，他的手上，他的足踝，他的.....

這廢墟消蝕盡了他的整個的青春。他卻說：

！我要永遠保留這故事在我的生命里。

！十一月六日南嶺深宵

豐年

一

從芒種扶起耕犁，眼看着莊稼旺盛的長了起來，鏟地，割禾，打糧，真快！一幌又是三百多天。

春天才化凍，周老爺說：「今年年成一定不錯，你看雪把壟頭都沒過啦。」真讓劉二哥高興，大把的種子撒向莊田，這不能過於吝省。到收成是「一本萬粒呀！」

小苗露出芽來，下了幾場細雨，長的越發壯。尤其是高糧和包米，肥大的葉子，比往年簡直強勝百倍，劉二嫂樂得連嘴都合不上。跟二哥說：「今年夏天好給拴子他姥姥送點包米，到老秋賣了糧，買四尺大布作個圍裙。」

架上拉起長長的豆莢。拴子一邊吃着黃瓜往姥家走，劉二哥挎着一筐露紅纓的包米，和二嫂商量着：「年頭一個好，我們吃穿是一點不犯愁。有幾吊積蓄，將來好給小

拴訂門親，『二嫂瞪着眼睛截住話：『你這就是！算計不怕傷神。我還沒有三十呢，又要兒媳婦？』

夏賸了一個尾巴。大地裏烏烟瘴氣的，人走到地裏看不見頭頂。小拴打鳥米去，大青跟着伸着舌頭，劉二哥把它攆了回來，怕它糟踏了麥穗。

秋頭子真有個熱勁兒，高粱頭遠遠望去像一片紅海，劉二哥越發忙了。僵了兩個長工，整天割起莊稼來。鐮刀亮晶晶的，把地裏的蛤蟆吓的亂碰。小拴子到處捉着，拿回去好燒着吃。

地裏平平的餘下了莊稼楂。場圍裏垛成了高高的兩垛，不用打更看着，有保甲兵巡邏那還怕什麼？

打場後，二嫂忙着收拾秫秸和豆桿。二哥由鎮上賣糧回來，掏出來一包布：『糧行真不錯，臘八買它半拉半吃！』

窗後的大倉裏又預備足了來年的吃糧和種子，劉二哥喘了一口氣，翻着末一篇的憲書：

「真快！簡直一幌就是三百多天！」

二

進了冬月，下起來大雪。

屯子前的泡子，凍起一層硬々の冰。二哥想起來：夏天那裏不是有過釣魚的嗎？

自己拿着破札鎗頭子，小拴子提着糞坡子，走到泡沿試了試，真凍結實了，用札鎗穿透了一個洞。越穿越大了，二哥由那裏探下糞坡子，向上一撈，嚇！一尺來長的鯉魚亂碰。小拴子趕緊遞過來口袋，一條一條裝了進去。

回到家，劉二嫂借隔壁的秤一秤，正二十斤！

臘八還差幾天。半拉半的年豬早送上門來，劉二嫂一邊檢查着下水全不全，摸摸皮還不厚。

小棚子裏盛滿了凍魚凍肉。二哥突然想起該淘黃米了，收拾收拾轆子房，生起木炭火，套上了小驢，淘它二斗。人少留過了年正月吃。

晚上二嫂特意給煎了兩條魚，溫上了八月節騰下來的兩盅白酒，二哥喂完了牲口邁

進房門，嗅到一股香味。

桌上，小拴不扒拉飯，專吃魚肉。劉二哥喝下了一盃，覺得有說不出的的一種意思。看着二嫂被竈火爐得紅潤潤的臉：「真是一年強似一年了。不白忙了一夏一秋！」

劉二嫂吃着飯：「一年總也算忙出個頭來了。明個小年上鎮上去買半斤紅糖來，留沾饅々吃。」

小拴子也忙着插上了嘴：「爹得給我買幾塊糖球含。」劉二哥望着桌面賸下的骨架的魚渣，計算着十石高粱的錢，還餘下一百多圓。

「好！都買。」一團喜氣；好像真是到了年了。

周老爹來借三尖刀解豬，問起劉二嫂過年的準備。笑咄咄的摸了摸禿頭：「有柴，有米，有魚，有肉，真是足吃足喝的一個肥年呢！」

三

劉二哥從街上回來，小拴子跑上去抱着腿，嚷々着。

扔到坑上，兩個包，一個粗粗的紙卷。二嫂打開包，扔給小拴兩塊冰糖，又忙着裝

到櫃裡的罐子去。

二哥打着紙卷，先是皂君和天地的兩張神紙，又是一張加料的紅紙，再裏面是一捲洋畫，劉二嫂也樂了。小拴爭着要看，二哥又捲上：「一會糊上再看，小心點碰壞了。」

在火盆上打着漿子，二哥吩咐着：「你好好領着小拴把畫貼上，胖小子的貼到坑裏頭，我上東鄰張保長那去求寫個春聯。」

張保長的兒子新打城裏放假回來的，二哥說了這番意思，於是就由保長的兒子，操起筆，真是刷刷點點的寫了下去。

門聯是：

海國有天皆化日

大地無處不春風

屋裏的春聯是：

恭辭舊歲。喜迎新春。

一元復始。百福駢臻。

寫完了，又說了一說意思，二哥想：真是人家念書的，說出話來真讓人佩服。本來嗎？將來要是莊稼總這樣好，一定要小拴也念它二年。

走到房簷下，聽到二嫂和小拴的笑聲。掀起了厚敦敦的綿門簾，劉二哥不由得喊了一聲：「真是煥然一新了。」

正面貼的是「樂土新年」「大發財源」，橫頂上是「牡丹富貴圖」。腳底下的坑牆上貼的是那幾張帶着兜肚的胖小。

二嫂由坑上下來，端着漿子盆，幫着二哥把掛錢和對子又都貼上了房門，在大門外也糊上了一張「出門見喜」。

由大門外走到房裏，到處都充滿了一番新氣象，二嫂又到棚子裏搬出來麵口袋，預備發面蒸饅頭。

二哥開開箱子，拿出家堂和供器來。又告訴二嫂：「不要忘了作棗山和大饅頭，供上看着好看，撤去還不是一樣吃？」

四

從過了小年，一直不停腳的忙到三十。

窗前二哥立起了兩株碧松，經過了一場小雪，看着越讓人覺得有說不盡的意思。又加上掛起兩支西瓜燈籠，在除夕的晚上，把院子照的紅通通的。

『叭！叭！』小拴放着上回買來的小洋炮，一面又哼哼着打城裏學生那裏聽來的：『萬象更新又轉陽。』

滿洲好地方！

拍々手兒。來！來！來！

……

不知道什麼時候，歌詞忘記了。轉回屋裏去，炕前邊掛起嶄新的幔帳。

衝着門的供桌上供器閃着光。

上上了供，張二哥把院子打掃了一遍，讓二嫂找出來新衣裳，三個人由頭上換到腳下，小拴樂得直跳。

天愈黑了起來。二哥說還是先睡一覺好，免着接神時候不精神。於是就穿着衣裳都向坑裏倒了下去。

臘炬的火焰，照着三幅面龐，他們都走進了夢裏去。二哥夢起了扶犁在廣野，預測着年成的喜悅。二嫂覺得是站在柳隄邊，望着二哥精健的走來。小栓是模糊的飛翔着，嗅着花香，聽着歌聲，吃着甜瓜。

於是在臘的光照下，三幅面龐都自然的笑了。因為人們的希望都是在生活的實踐裏，而且距離春天很近呢！

將近子夜，四外星疎地響成一片爆竹的交奏。二哥從朦朧裏推起了二嫂和小栓：「喂！該接神了。」一邊提起了燈籠領着才爬起的小栓走向院心。

天氣再不像冬天那樣冷。窗下的燈籠似乎要熄似的。張二哥剪了剪臘花，爺倆剛推開了木製的門扇，由隔村的先期迎神者傳來了唯一的年的禮讚：

— 恭喜！恭喜！

— 發財！發財！

西洋景

那次還是在家鄉的一個夏天，小病後趙大叔領我到縣城裏一條最熱鬧的大街上去。說起來也真可憐，小學都快要畢業了，到街上去的回數却只有兩回：一次是發疹子，媽媽抱着到萬利藥局去診病，一次是東鄰張二哥娶媳婦去壓轎。頭一回，不用說，正有着病什麼也沒有心看；就是第二回，因為大清早買賣還沒有開板，又加上轎子的玻璃上掛着厚厚的塵土，也什麼都沒有看見。以後雖然曾經向媽媽請求過，帶我到街上去看看；可是屢次都遭到了拒絕。媽媽總說：

「街上又有什麼好看的。小心點拍花的把你拍去，小小的人是要受欺侮的。」

我常覺得不滿意。就像我這靈聰明的，難道還怕人欺侮嗎？並且在學校裏又練過八段錦，就是打仗也够應付幾個人，不過，拍花的可不知怎麼拍，這可真得小心點。

邁出大門，我就先對趙大叔說：

街上沒有拍花的嗎？

唔，有我帶你還怕什麼？

微有鬆鬆的唇角，裂出一絲笑意，瞬息又合攏了去。

街上可真熱鬧哪！

我一邊張望着買賣的紅綠幌子，和出地攤的小玩具，左手緊握着趙大叔的手，不時機警的四面廻顧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拍花的，要是拍花來拍我，我好求趙大叔來幫助我。

雖然是在暑天，因為前兩天接連下了幾回雨，倒覺不出怎樣炎熱；不過有半個時辰從人叢中擠來擠去，身上不自然的流下汗來。我商量着同趙大叔走向一處廣場去。

廣場那邊是一列白色的布篷，隨便走到那裏一瞧，喝！可熱鬧啦！一所箱子的旁邊連敲鑼再打着鼓，趙大叔告訴我那就是「西洋景。」

「西洋景？」

哦！我想起來了。上次李二丫由街上回來誇說過西洋景是如何好：有大樓，有小媳

婦，還有說不盡的奇觀異景，那次把我聽呆了，最後她又問我爲什麼不去看，後來我問媽媽。媽媽說：

你把眼睛從玻璃窗往外看，那就是西洋景。

有好幾次我坐在窗台上試驗，終久似乎不對，除了窗前的醬缸和籬笆外的農園，再不就是行人的影子；別的却一無所有。我想這是媽媽在騙我了。

幾時我能看見西洋景呢？

這希望果然實現了。趙大叔從皮篋裏掏出來兩圓奉票，我們便坐在一條窄小的黑條凳上，把眼睛對向那凸出的兩個玻璃孔，來看西洋景。之先，我又回頭巡視了一下，看看有沒有拍花的要拍我。

鑼響了，一個高個的漢子，一面唱着：

——往里瞧，往里觀——看了這篇看那篇。然後，輕輕的拉動，那線繩，於是第一幕便放到我的眼前。

那是十字大街高高的樓房沒有馬的黑色汽車，更看不到買賣黑漆的櫃檯和鮮豔的幌

子，都是晶亮的玻璃的裝飾；真比我這街好看多了。我想：這大概是北京城，再不就是天津衛。

幕移動了。

這是在一個碼頭上，大塔似的船停在水裏，岸上同樣有着樓房和汽車，可是電桿子旁佇立着不少嬌艷的女人。我真不了解她們在那裏作什麼，看水嗎？隔的太遠。還是要過橫道？爲甚麼又叉着腰用手支着腮幫子？

把眼睛離開鏡子，向外一看，趙大叔把臉緊偎在鏡子框上看得出神呢！後面仍然有一羣人們圍着，說笑着；所幸却沒有拍花的。我安心的又俯向鏡孔。

這另是一幕：

一所樓閣的前面，站列了許多人，都穿着耍秧歌那樣的彩衣。殿上似乎有一個人坐着，旁邊還有像侍者樣的幾個人，不過因爲太渺小，有些看不清楚了。這更讓我不能解：是作戲嗎？還是在擺紙人？

一幕過去的很快，我於是又注意往下看：

這幕可清楚得很，大廳裏放着一條長案子，案裏坐着一個黑臉的胖子——後來才想起來在十八層地獄圖裏似乎見過——案前跪着一個反縛着兩隻胳膊的人，這人的身邊站着兩個橫眉大眼拿着竹棒子那樣東西的漢子，我起始有點不安，輕輕問着：

這是作什麼哪？

那人犯罪了，要捶打他。

趙大叔隨便似的告訴我，我由不安而顫慄了。人也可以任意捶打嗎？像爸爸打阿黃似的；那是爲牠偷了肉吃，又爲什麼緣故要打這個人呢？可也像學校裏不聽先生話挨手板似的，但是他聽誰的話了呢？爲什麼不也打他手板呢？

裏面光線暗了一暗，那扯着線繩的漢子說了聲：變！

——我再往裏一看：

可真打壞了人了。身子倒在案子前面，血由屁股流到地上成一片殷紅；我恐懼得幾乎哭了起來。把眼睛離開那小孔，拉着趙大叔要他帶我回家去，他偏又斯斯文文的：

不要害怕，這都是假的。

觀着，他把眼睛對向那鏡孔。一面按着我的腦袋，似乎非常神秘的：

你看！這……：

也許因為趙大叔的巴掌太有力量了。我將將就就的又把頭低下去，看那玻璃孔。好像是在澡盆子裏有三個人光裸着在洗澡，伸臂低首，重鬢微斜，一個有一個的姿勢，又都彷彿嬌柔得無力似的。再看那面。門半開着，有一個裸袒着的男子上半身，向這邊窺望着。我想：這又是什麼把戲啊！不要再打人淌血吧！

又變了。那男子也跳進盆裏來。……：

我迅速的揉了揉眼睛，離開那兩隻凸出的玻璃孔；我想：這回算領略了『西洋景』。老弟！你看這……：喝喝……：

我抬起頭來，不知幾時那拉繩的漢子把手摸撫着我的頭頂，發出幾聲狼嚎似的譎笑；突然我記憶起來一樁事；

你是拍花的！你！……：

我拚命喊叫着，由凳子竄過去一直跑向人羣那邊的空場，等到趙大叔追上我的時候

我已竟跑出很遠了，走在回家的路上，趙大叔安慰着我：

「怕什麼的，還有我照看你呢。人家都喜歡你，所以才摸摸你，那西洋景多好哇！明天我還領你來。」

我拿着一隻剛才趙大叔買給我的白梨，我想說：

「他們喜歡我，是打算拍了我去給他們剝心吃。西洋景我再也不願意看了，那些打人洗澡的窮當！」

但是，我一句也沒有說出來，狠命的咬了一口梨。

邁進黑漆的門限，我首先跑進屋裏去，投到媽媽的懷裏，我告訴媽媽：街上有拍花的，那西洋景也難看極啦！我永遠不打算再到街上去。雖然媽媽一面和趙大叔應酬着，又悄悄告訴我說：

「這是你年紀太小了。長大了的時候，你當然要常到街上去的。到繁雜的社會上去的。媽媽怎能永久擁護着你呢？媽媽也會老，也會死去的呵！」

「不。」

我哽咽了。

！媽媽永遠看護我，我怕人家的欺侮，我更怕人羣紛爭裏的摧殘 世界上除掉了媽媽，有誰能蔭庇這脆弱的心靈呢？

哭訴裏，我又想起西洋景裏不可解的；女人在街上，把屁股打流了血，洗澡的惡作劇……。

幾年的浪跡，離開了家鄉，離開了媽媽的懷抱，更將離開了可眷戀的青春的日子。不過，把我對於人世間的認識在磨鍊裏更深近了一層。我想：拍花固然是無謂的恐怖，不過西洋景倒是一架可用的透視鏡：它能掀開社會隱密的一角，把它赤裸裸的介紹給憧憬着未來的人。當我站在社會的核心，把眼光從窗口望到車水馬龍的街市，我又想到媽媽的話。我知道媽媽畢竟沒有騙我。

六年冬天的嶺上

老姚

一 人生哲學

是有老姚這個人，在我們茫茫人海裏。

當地從遼遠的城市歸來，拿着一束紙捲，揹着行李，懷着一顆雄壯的少年心，於是社會的一隅就有了老姚的存在了。

據說老姚學的是體育，在全國運動會上得過獎牌。近來爲了“體面”也竟停止了練習，不過真有功夫，會打八段錦，會跳高，會跑……。

當他第一次跳進社會圈，威嚴的站立在講壇上對着幾千百個學生發着狂吼：

——喂！人生是得努力的！

振動起他全身的力量每一個血管的末梢，彷彿都感覺到一種壓力，將要爆發出去，同時那付寬大的面龐，更紅得利害，像老秋柿子。

暫刻沈默後的禮堂，起了一陣清脆的掌聲，這聲音竄進老姚耳底，他痛快的感覺到這一羣學生，一定會按照他所指示的路徑前走，那麼他的「宿願」，也就是所謂「提掖後進」的第一步總算達成了。

由這時候的一個微笑裏就開始了老姚憧憬的：教鞭生涯。

在這裏，是開化早而文化落伍的地方，一些都市的罪惡並不能到處的揚列出宗。老姚當着學生看倦了課本或玩厭了籃球的時候，便站在房簷下，述說起那富有神秘性的大都市，末了總是露出一種惋惜的表情：

——我們還是不要提起那些行屍走肉吧！他們直是沉溺在物慾圈裏，整天整夜追尋着自身的享受，而忘却了大多數人羣的幸福，沒有靈魂的人生……。

—— 老 姚

人生是有意義的，我們總要去幹一番事業，肯幹才肯，有勇氣，有熱血，當着年青的時候，古人所說：「良辰不再至」也就是勉勵應該及時而進的意思，那知道後來都誤解了，改成甚麼「得酒且醉」「秉燭夜游」。簡成都送到酒色的鬼域裏去了。這真……。

說了一大堆話，靜靜的仰望着天，表現出一種超然的神情，學生也有半解不解的，

附和着說：

「老師的話太對了這不就是人生哲學嗎？」

也有幾個學生，瞪着眼睛望老姚的臉，像在上帝面前的賤賤，又抓不住一絲「人生哲學」的意味，往復的叨念着奧妙，真奧妙呵！人生哲學到底是怎麼一椿事啊！

二 衣食住行

老姚的私生活，並不奢華或浪費。

自己也常對人說起生活的大道，什麼「半絲半縷」「一粥一飯」「勿營華屋」這一類格言念得通通熟，衣食住三方面向來是主張自奉簡約的，可是老姚的太太倒很明白，一個月這不滿百圓的薪金，够作甚麼？反正對付量入維出罷了。

前幾年老姚在遠地方念書時候脫下去肥長的大袍，換上了緊瘦的洋服，到現在洋服又扔到當舖裏去寄存，換上協和服了，好在運動人物夏天可以穿褲又和背心別人既不會恥笑，自己倒借着省下一點「消費」。

老姚並不很嘴饒，但是領薪金以後，小飯館裏也常看到老姚的健壯的身軀，兩角錢醬

肉，一壺白酒，自斟自酌的喝到高興的時候，把着酒壺念幾句古人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等到醉醺醺的走回家去，倒在炕上便入睡了，任他太太的處置，他只是打着粗大的鼾聲。

家在鄉下的時候，是住着低矮的小草房，在同村子裏不獨是他們，就是有資產的鄉紳，也不能夠找出一個例外的老姚在外面過了幾年，覺得到底城市好得多，於是把太太接出來以後，也爲了使她歡心，便賃居在一所公廩裏。有會客廳，有寢室，有浴盆，有炊室，自來水，電燈軟床，衣櫃，樣樣都齊全而且合適。兩個月的生活可舒服極了。但畢竟爲了經濟的困窘，遷移到了這個大院落的東廂房裏。夏天的傍晚陽光烈火一樣的從簷板溜下來，屋裏簡直容不了人，冬天北風却又打透了重簾，老姚的太太總叨嘮着：

——真哪！我說呢！這個罪可真不好受，你還是把我送回家去吧！我可沒有這種福氣享受……。

老姚聽得不奈煩了，縳着眉扯着長聲：

——居室所以避風雨，這也就滿可以十足了，『知足者長樂』我勸你還是安定點吧！

況且『身安思危』、『審容膝之易安』。古人尚且如此，你怎麼不想呢？

至於代步的呢？老姚會騎自行車既省錢而且又便利，每天到學校去，都是利用它的。但是太太出門時，又怎麼辦呢？於是在某時期也成了吵架的原由了。

所幸這些無味的紛爭，在老姚的言辯之下，並沒有一次擴大了起來。不過老姚心裏却存下了一樁事自己常反覆疑問着自己。

——這樣努力作下去，不會得到一點幸福的報酬嗎？

日子跑過去，並沒有給老姚一個愜意的回答。老姚永遠沒有爲了這樁事而灰心，永遠顯露着由來的剛毅的表情，喊着怒潮一樣的聲響，站在高高的講壇上。

三 大塊文章

老姚愛喜文章。更愛喜大塊文章，名符其實的，大塊文章。

他所謂的文章，不是什麼理論性的文章，或者是帶有諷刺性的罵人文章，乃是專指含有頌讚自然美的抒情小品。

校庭裏的黑漆揭示板，要算是唯一老姚發表作品的園地，應順節季的轉變有不同的

作品寫了出來。

——風和日麗，鳥語花香香羣青年，值此良辰，正宜鍛鍊身體，競進學業，前進！前進！前進！

——薰風溽暑，赫日流火夏已至矣。自即日起，諸君宜勤習水泳，共賞清流齊掬綠波亦樂事也。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溫暖宜人之時，菊黃蟹紫之時，諸君其注意健強身體，以佐學業前進，勿使二者殊途，致貽畢生誤也。

——嚴風烈雪中冰場已告完成。其共往利用。作冬期唯一之運動，隨意所至盡可花樣翻新！勿拘於舊方式而不知改善。創造始有自我，其善解云。

這些東西總是不斷的印在黑板上，有的學生也許看膩了，始終沒有去一領略箇中韻味，大部份的學生，課後常圍在那裏觀看着，也間或輕輕的加以讚賞。

——姚先生真有兩手，你看，這句寫得多麼遒勁呵？

也有撇一撇嘴的，露着不屑的神氣

——臭轉呢！誰還不明白那些！簡直是虎老趕！

——你說誰？

由這一點小事，有時候同學間起了爭論，兩不相讓直到讓老姚知道，才出來給排解開：

——這算什麼！「好」與「不好」，都是沒有標準的主觀見解。你們誰也不會錯倒是我寫的有點多餘。

——一羣人聽到這高超的理論，連以前曾攻擊過的，也都佩服得說不出什麼來。又聚攏到一起，請求老姚講一些“哲學”

——有一次老姚因事請假了，這塊體育系的揭示板，便由學生來添寫。正是早秋時分。有一個素來滑稽的學生，毫不思索的寫了出來：

天「郎」氣清，「會」風和暢，「氤」暖宜「入」之候，「局」黃「解」紫之時……

——過了一天老姚回來了，首先，便去看他那塊心愛的文藝園地。不略劈頭就這是幾句故意耍笑的話，當時臉上由深紅而變成紫色漲了起來。

這次老姚真生氣了。也就是他跳到社會裏來第一次使他憤懣的事情。他站在講台上，用更沉着的口調，對這幾百學生說他胸中的情緒：

「你們也都知道，我是大老粗，我什麼也不會，雖然由大學畢業出來，但我所學的只是一些體育上的實技，你們譏諷我，這就能算你們的勝利嗎？不過對於我前進的勇氣，却投來一個最大的暗影！

這些話似乎是打動了這幾百顆活動着的心，全場靜肅得沒有一些聲息。

「先生是傳道，授業，解惑的，你們能隨便得而污辱嗎？就既便是我，才德全不佩教你們，你們也應該拿我作一個反省的榜樣呵！師不必賢於弟子，你們都沒有念過嗎？尊敬師長這是你們當前的本分哪，怎麼竟鬧出這樣無品無行的事情？」

老姚從這天起，對於學生的信念也畫出一個“？”，回到家裏去的時候，向老婆悶悶的發出無限感慨：

「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四 教學方程

老姚沒有研究過教學方法，因為他是大學卒業，

！什麼啓發式？寶爾敦式？簡直鬧得人們頭昏，反正學生明白了，何必……

校長對於他的意見，沒有表示過贊同，但是也沒有撥駁過一次。

老姚並不細心這些瑣碎事項

！作操要把胸部挺起來，臀部收回，不要學女人的含胸式……。

早操時間，老姚熱心指導着，作着女人的柔弱姿勢，一面又說下去：

！喊口號不要只用口腔的，要由內臟丹田吐出來的，也就是體操足以鍛鍊身體肌肉，而喊口號可以強健內臟！

底下發出幾絲低啞的笑聲，生理先生瞪着眼睛，癡立着說不出所以來。

！動作要敏速的，緩急的！

粗重的聲音，響在每個人的耳際，又惹了一陣嘩笑。

七月，火熱的正午。爲了參加一個紀念行事老姚一面擦着汗，一面指揮校役打鐘集

—— 快點站排！大個先走小個前頭，每人四排……

喉嚨破裂了似的喊了出來，隊伍中起了一陣嘩然的騷亂後，他才發覺到說話時的匆忙，也許說錯了，

—— 走起步子來，要像海水一樣汪汪的……

街上老姚又用起美妙的形容詞來，道側的行人也都在注視着，他却毫不在意，因為這是在奉行職責呵！

校中各級對抗運動會舉行終了，開會致詞由老姚來發表意見：

—— …… 勝利與失敗，這不過是某一階段內比較稍準確的結果，實在這算不了什麼。勝利的會驕傲，「驕則必敗」也許不會永久勝利，失敗的肯努力，「精神所至，金石為開」那麼也許就僅這一次失敗。所以諸位不要區區注意到一個階段的勝利與失敗，我們生活裏：有明天，有明年，有將來，我們永恆不息的往前邁進，那才是了解人生真意義的；也是人生途徑上一個光榮的勝利者。

清脆的掌聲，又依然的播揚在空間，老姚從以前的疑惑圈裏又逃脫了出來，心臟的

跳動比平常也增加了強度。

「你們讀書也是同樣，成績好，不要自驕，那才能成就一個勤勉……的者！——一個者？這是甚麼話呀？」

臺下這次是雜滿了狂呼和怪笑，他呆了一呆，才覺悟過來，脖子上的筋都似乎暴露了出來，打算再繼續的解釋下去，口吃得却說不出一句話。

悄悄走下來評議臺，汗一串串流到頭上來，濕透了簇新的印花襯衫。一邊拂拭着汗，一邊呼着氣，覺得這回對於自己的職責算盡到了。

不過提起來教學方程，老姚總搖着頭，不敢表示贊同。

五，姐姐出嫁。

五月的春末，老姚心血來潮的到鄉下去住幾天，一則休養休養半年來的疲憊的身體，並且也借便經理一下好多年沒有照看的祖先遺產。

事情幾天就辦完了。晝間，閑着沒有事，把隣家的釣魚竿借來去釣魚。

村前是一道紆曲的小河穿過去低矮的林叢，找到了一處河灣，水勢緩緩的從這裏流

過，老姚揀了一塊平坦的土岡坐了下來，起始作餌撒釣。

在大陸的五月正是醉人的節季，深濃的樹蔭遮蔽到河心，一陣々清芬的花香隨風颯來，老姚望着水中的天影和飛過的雲片，起了一種無邊際的凝想，他彷彿忘了他自己，覺得自己是埋身在自然的美域裏，幾多時候想像着的事情，現在都使他滿足了。但是並沒有多久，風再拂過水面，起了均勻的一道皺紋，一切一切又都恢復過來，凝想是夢也似的破碎了。

——喂！文弟！來呀。

年青姑娘的語調，由背後的林野裏傳了過來。

——唔！姚老師！你怎麼也到鄉下來了？

當他回頭一個年青的孩子竟向他跑了過來，他仔細辨認一下，才知道是自己的學生。

——原來是你呀！你家就在這左近嗎？

——是的，今天我和我姐姐一齊來的。

他說着，向林子的那面擺着手，招喚着，

—— 珍姐！來呵！

接着從樹葉子下，跳出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姑娘，她閃着烏黑的頭髮和圓大的眸子，更襯一付潔白而勻潤的臉，

—— 這是我的姐姐，這是我的姚老師。

他在學生親切的介紹下，他起始和珍姑娘接談了。不過只說一些她弟弟在學校的事情，和鄉村裡五月的一些值人留戀的風光。

由短時間的談話裏，知道她家裏有父親和母親，她有兩個弟弟，小弟弟才八歲，她在城裏中學讀過書，卒業後因為父親的不同意見休學了。她不時在打聽着升學的事情，似乎還打算到城裏去。

他有時候抬起頭來，兩對眸子正遇到一起，火一樣的熱力傳了過來，又都低下頭去。珍姑娘的弟弟却只管在那邊釣魚，和玩弄着水草。

水潺潺的流着，奏着自然的曲調，有時飄過來一片浮萍轉了一個渦，又急速的流了下去。

遠處村子冒起炊烟的傍晚，他和她們收拾起來釣竿和餌籃，在村外的道上分別了。明天，又遇在這裏。一面的釣着魚，一面談着話。

幾天的相會，老姚覺得自己是愛上珍姑娘了。雖然這是多麼不可能的事呵，老姚知道自己有老婆，而且還有孩子，將來呢？老姚不願意再往下想。

依然是往日河畔，現在有笑臉，有柔情，有歌聲，晚上常留連到夕陽欲下的傍晚，才珍重的走回去了。

起始珍姑娘似乎害羞，不很說什麼話，漸漸的由於熟識也高興的和老姚談到一切並且曾經告訴過老姚，

——來年我打算再到城裏去念書呢！

快樂的夏日，在老姚的心裏像箭一樣的跑了過去，離去的日子，是越來越迫近了。老姚告訴珍姑娘，

——我希望你能升學，我當爲你，我所有的力量。

小鎮上抹着黃昏的夕彩，老姚提着皮包，懷着快々的心情跳上了大汽車，送別的只

有房戶和幾個孩子，

到城市裏，學校開學了，老婆瞞怨他爲什麼一去就忘了回來？老姚心裏像有鬼似的，一句也沒有辯論，

夏末的兩日，老姚感到不能忍受的寂寞了。當人散的傍晚，躲在教務室的角落，寫給珍姑娘的信。

！珍：

黃昏的村野，落日把大地染成金黃，我踏上車箱的時候，是如何的在懷念着我的姑娘呵！，但終於爲了“生活”爲了“事業”，我是懷着無限量的悲傷毅然回來了。

這裏同樣有山岡和漫嶺，但沒有那幽曲的小河，你告訴我：河心可還印着我們的影子？

時節是接近早秋了，天竟落起連綿的細雨，我苦悶得要瘋了，姑娘：你幾時能來呢？……………

信寄出去後，老姚數着日子，等待着一個滿意的答覆。

一天，兩天……消息是沉默了。他用手掠着頭髮焦灼的，望着遠遠的山巒，希望像一條斷了線的風箏，悠然的從手掌裏飛去了。

過了一個月，文一珍姑娘的弟弟來向先生請假，老姚注意到請求書的理由是清楚的添寫着：“姐姐出嫁”，

事情就這樣結束了，老姚憤恨着：

——愛情只是一場感傷的喜劇呵！

夜裏，他茫然的倒在老婆的懷裏哽咽着。

六，一哭了之

老姚被擠棄了，從茫茫人海裏。

生活的桎梏，老婆的咒罵，學生的嘲笑，珍姑娘的出嫁，像幾道鋸一樣從老姚心上拉過，使他從憤懣中得到了人生的解答，那只是所謂“把戲”。沿襲着它悠久的故轍

，而不容一個微妙力量的存在。

由於精神的刺激，有時候老姚沉靜得像木偶，也有時候喊叫着像街上的瘋狂者，站在高高的教壇上講着「訓育」事項的例話。

「眼用品不必過於求新求美觀，破了補上也可以將就着使用，你們不知道：外國大學生專以眼用品的舊與新表示資格的深淺，所以他們常拿皮鞋擦帽子。」

哄然的怪笑和狂呼，老姚再不復有昔日的莊嚴神情，垂下頭紅着臉走了下來。

「神經患者！不健全的東西！」

「……………」

漫罵和冷嘲幾乎要窒息了老姚的呼吸。他爲了避免人羣的視線和指摘，竟常躲在教務室的案子傍，翻弄着擱置了幾年沒有動過的教科書。

隨着薪金袋，校長附來了一張紙條，主要的意思是：「請另就高職」，

老姚早已預料到了事實的來臨，提出了辭職書，在一個別宴上，老姚慷慨的道了「再會」後，老姚從這時候起，算是失業了。

沒有許多日子，經濟的困窘，使老姚的生活感到了動搖老婆成天的叨嘮着。

“沒出息！大學生啊！連一家的吃穿都掙不上來？”

但是，老姚並不絕望，對於社會，仍然懷着一顆嘗試的心，覺得只要是肯活動，這樣生活是很容易繼續下去的。

“喂！人生是得努力的！”幽靈在他耳邊叨念着於是他計畫起來將來的事業”

教育是已經絕緣了，將永遠棄掉它，險些蠶食了一個人的幸福，淪滅了一個人的事業。

依實際上講和體育有關連的當然是武術，可是打八段錦的老先生最近作了古”斯道已矣！”又到那裏找去？

學工？這活計太重，抬磚，打鐵，這付骨架能作的來嗎？那簡直是要命，”身體受之父母”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學醫？拿人命來作試驗品可不是好事，昨天隔壁張大嫂打了一針解毒藥針沒給治病還不算，活活讓藥力給燒死啦！手術不良藥質不佳”庸醫殺人”就是徽幸脫去了法律

上責罰，於自己的良心也說不過去呀！

作莊稼去？春種秋收，鋤地拔苗，朝起晚睡禁的起累嗎？這幾年自在的慣了。怎麼能够吃下苦去？

學商嗎？像這樣腦力不健全的人，還能够讀經濟書嗎？況且從前數學也沒有學好，就是一個簿記員也不能辦的來呀！這也是不行。

作代書去？不通法律，沒有念過法學通論。

當兵去？年歲太大了，並且沒有人照看家，月薪也維持不了家庭的用度，
學………………

結果：在老姚面前擺着的好多條路，彷彿都走不通了，由悲憤使他傷鬱，他疑問：爲甚麼社會上不能留給他一條可走的道，又爲什麼祖先不給他留下大批的財產，讓他安然的去享用？

“到那裏去？”失業後的痛苦噬蝕着他，老姚覺得自己在生活的深淵裏沉墮着，然而他已竟沒有一絲力量來抵抗。

當幽靈在他耳靈再低呼起：

「喂！人生是得努力的！」

他呆想了一下，終於茫然的哭了。

三月，綠嶺之夜

江風

十二月的江風，沉重的打着水院子的棉門簾。

傍晚，竈下冒着旺盛的火焰，蒸氣不時從鍋蓋的邊緣噴了出來，整個的堂屋地於是就都埋在白茫茫的氣氛裏。再辨不出躺在坑上的人影，和東牆壁上那張掛滿了塵網的財神像。

劉老三半靠在行李上翻了一個身，睡意模糊的抬起頭來，不由得接連着打起呵欠。
——真他媽的！一覺睡到這個時候。揉一下眼睛。從坑上坐起來。恍忽的記起方才的夢境，真是一個盼了這些年的心事，無滯礙的飛去了。

從老人都死去的那年，大哥發表了過家的規條。

——添糧不如減口。

但是，老三並不糊塗。大哥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爸爸，二嫂也正鼓起了肚子。反正就

是自己委曲點吧，小夥子要是能幹，精明，將來還不許說個三房兩房的？

幾年過去，歲數是不停的加了起來。隣里來提媒的，都爲大哥婉言給拒絕了。

——早呢！我們又沒有多少財產，來了還不是得糟罪。

老三不爲這個散心，依舊是早起晚睡的經營着莊家地。就是冬天，除了自家的事情以外，也常砍幾爬犁拌子到城裏賣，賺幾個作過年的化消。

但是，也有的時候使他覺到寂寞。尤其到除夕晚上辭歲的時候，自己永遠是孤伶伶的佇立在那裏，他常想向大哥說：

——我不是也應該討一個老婆了嗎？

他沒有勇氣，想說又終於咽下去了。

大哥和二哥總似乎沒想到似的，就這樣敷衍着同居的日子。老三計算着，哥三個，作活是三一五十一，可是消費上，自己却只佔了個對扣。最困難的是縫補點東西，還得說好話去求，人家若是不順心思，勉強的答應了一聲，那股勁兒真叫人難受。

上幾天大哥由街上回來，給孩子買的糖和小襪子。過不到一天，二哥也預先準備下

了紅糖和雞蛋。老三雖然到街上去也曾想要買點東西，但是又清楚的一想，買了又拿回去給誰？

這點事情總是不斷的在劉老三的腦袋裏轉。越想越苦惱，並且也實在想不出一條可走的道。

老三再伸了腰打了個呵欠，從坑底下拿過烟捲來，點着了吸着。經過了這次興奮的刺激，突然想起來還勝下一爬犁木拌沒有賣出。今天晚上如果都賣完，那聲明天不是就好回家去了嗎？

剛擡起身來預備要出去看看，院心的王先生掀開門簾子竄了進來。

「唔！好大的氣。」

一眼看到模糊裏老三站在地下，提着鞋。

「喂！老三。你真算走時氣！今天晚上可真得請客了。」

劉老三微笑了一下，從嘴裏取下來煙捲頭，扔在坑角用力踏了一下。反問着：

「我又走甚麼時氣？」

看着王先生走近了來，又想起了那一爬犁拌子。

——可是，那一爬犁拌子怎麼樣？能……

王先生早半靠在炕沿上，攔住了老三的話：

——說的就是這個事嗎！別人賣，最多不過兩圓零點。可是你却過着了最大的行市。拾五圓！一百是這些個，你統共是一千五百捆，五五二十五……正是四百五十圓，多賣了五十多圓錢。你看這買賣賄給你辦的，够朋友不够？

王先一口氣說完，笑嘻嘻的看着老三的臉，十足表現出討好的神氣。又從兜裏掏出
來一疊票子，交給老三。

老三一邊數着錢，心裏也着實高興。

——好！今天晚上一定去喝兩盅。

x

在這古老的都市，夜裏顯得寂寞了。

街燈下照出停止了交易的商舖扁額，雪花從燈影裏散下來，輕快的撲到行人臉上。

一種寒意加快了夜行人的脚步，從大街走向暗的小巷。

、除掉了幾家鮮貨舖，傳出幾聲「粟了熟」以外，只有酒樓上，從半啓開的門縫，聽出來猜拳的呼聲和無忌憚的狂笑。

老三和王先生在酒樓上的一角，飲着消夜酒。

換過了幾回酒壺以後，一層輕微的醉意，兩個人越說越說不斷的談了起來。王先生却總是一味的恭維着：

「老三！你真能幹！」

老三儘管不好意思似的推却着，心裏確實覺得分外的高興。於是又拿起斟滿了的玻璃盃，兩人照了一下，從嘴邊倒了下去。

王先生問起了家常，當知道他是老弟的時候，又不經意的問着：

「那麼你幾時成的家呢？」

這句話，像沒簇的箭一樣刺在了才平復的傷口上。在酒後更使老三感到茫然和空虛，終於囁嚅着不愉快的口調：

——還沒有呢！

幾乎讓對方疑心是聽錯了。王先生驚奇的又問下去：

——怎麼的你？還沒有成家？那麼你兩個哥哥呢？

老三噎了一口酒，把幾年來的煩悶，憂鬱，又都浮了上來。想到了一個灰色的命運，簡直使他要哭，但終於又遏止住了。

——是的，還沒有辦事情。大哥和二哥都是早年老人在着的時候主持着辦的。

末句話哽咽成含混的語聲，一種悲痛使全身起了過度的痙攣。但這悲痛只一刻就消了，換來的是憤滿。老三恨他兩個哥哥，為甚麼這樣虐待他的兄弟？又為甚麼爲了求自己的一點小便宜，而拿兄弟的終身幸福去作抵押？

在老三的眼前現出來兩副油滑的面孔，又幻化成女人和孩子熙攘成和樂的一團。他明白了，他沒有家，他是隸屬在家庭裏，給人家作一些個不齒的事情。

王先生替他斟了一杯，似乎體會到劉老三的心事。

——再喝一盃！

老三毫不踟躕的吞了下去，一股熱力在胸部燒了起來，他又覺得自己是太孱弱了。白活了二十幾歲，連自己的一些問題都沒有力量去解決。他羞愧的望了一望王先生：

——你說：人是不是不應該太老實？

王先生正由碟底夾起一塊魚肉，對於他這突來的問訊，真一時想不出怎樣答覆才好。

——唔……

當把魚肉放在嘴裏，嚼了一下。他明白了老三的用意：

——那可不！人就是受硬不受軟。

老三用力把盃子往桌上一擡，堂倌撩起了門簾，王先生向外一擺手，才又退了出去。

——對啦！誰是誰？還不都是爲了自己！

接着又招呼人送來了兩壺熱酒，痛快的就着涼菜喝了下去。雖然在十燭光灰明的燈影下，兩個人的臉上都鮮明的掛上了紅暈。

結算的時候，一共是二十圓八毛。老三由腰裏掏出來三十圓放在桌上，王先生也沒謙辭的。

「今天叨擾了你了。」

「這是那裏的話！」

兩條人影並行在將近午夜的街上。雪花是依然打着行人的臉，但是在酒後，並覺不到涼意。

老三走着，熱力不時從胸口衝了上來。同時一種新的意識，強烈的滋長起來，他慢慢靠近王先生：

「我們不好到……」

王先生聽着他遲疑的口氣，知道了和方才談話的關連。輕微的笑了一下：

「好吧！我同你去走走。」

經過了長長的大街，除了幾個把腦袋縮在大衣領子裏的警察和提着籃子的小販以外，竟看不到一個行路人的影子。寂々的小巷裏，間或傳來一聲犬吠。

天上是疎落着幾顆寒星，下半弦的月亮，沒有光亮的躲在雲角。老三擡起頭來，喘了一口氣，白色的濕氣帶來了霜片掛在皮帽子緣上。

再拐進一處小巷，由圓白的燈球和敞開的門扉，老三知道這好像是常聽說的「小街」了。

在這裏，雖然是將近子夜，並不減少它的繁榮。小巷裏一共望去有幾十家不同的堂號，人影的出入和歌聲細語，把淒涼的夜色也給渲染得有幾分溫存了。

王先生在前頭，兩個人沒有疑慮的竄進了一所低隘的門限。推開兩扇烏漆的房門，一股熱氣夾雜着枯燥的喉嚨的喊叫由裏面迸了出來：

——見客啦！見客！

尾聲悠長的，隨風飛揚在寂寥的夜空。

x

天才放亮。

夜裏驚紛過的小巷，却死寂得有些可怕。

漿汁更攪着擔子，沿着低矮的門戶噓喊着。有時候由門縫遞出來幾個銅板，待換給一碗熱騰騰的漿汁，迅速的，一隻手接着縮了回去。

半推開一扇漆門，老三用帽子遮着臉由門限邁了出來。疲憊的吁了一口氣，回頭看了一下，又緊了緊帽帶走向巷口。

買賣的門板依然緊閉着。老三走在寂靜的路上，回憶起昨夜的風光，真是一個旖旎的夢，一隻終於破碎了的夢，又在老三的腦袋裏展開。

老三接近女人的經驗是有數的，始終是在醜態的應付着。然而，那一股熱力，一股女人獨特具有的熱力，像一條電流一樣的通過了老三的週身，不由得也興奮的達成了素來的慾望。

老三想：女人永遠是浪漫的。那樣輕挑的誘惑着男性，一個多麼難解的啞謎呵！然而在老三的心裏是火花一樣的爆發了。

那一條笑痕，一副眼風，一種嬌媚。一個神秘的女人的特質，任憑是如何的平凡與醜陋，因為她只是被金錢剝削盡的可憐蟲。可是，在老三的眼底，依然減不了她的價

值，也更泯滅不了一條刻劃在心底的影子。

想到了夜裏的狂縱，老三的臉上不由得掛起一層紅暈。雖然，冬天早晨的風是帶有異常的冷冽，打在老三的臉上並覺不出些許畏懼，同時下意識地捉摸每一樁他審視過的事物，彷彿仍然是陳列在他面前，溫暖的，帶有春天的氣氛。特別的，是一條可愛的肉體，每一顆細胞都似乎把握住他整個的靈魂，憑他想像盡了那充溢人間的奧妙。總似乎是褪不了味的糖塊，一種意趣留在心裏。

走過了雪地，咯吱的脚步聲，又喚起了天亮以前的不痛快的記憶。爲甚麼她也會問那句話：

——你幾時成的家呢？

於是片刻的欣悅，在老三的腦袋裏打了一個轉，竟像烟一樣的模糊了。接着帶來的，是苦悶，憂鬱，傷感……不適意的情緒又增加了今晨的疲憊。步子也越顯得遲緩的，才子在寂靜的街道上。

拐過了幾處街角，凍結了的江面又擺在面前。邁下去滑凸的石階，風像一把刀子似

的刮在臉上，老三用手蒙着，跑進水院子的大門。

迎面走過來王先生。笑意填胸的打量了老三一下，一邊讓老三往屋裏走：

——怎樣這麼早就爬起來啦！

老三羞愧的看了他一眼，又瞞怨似的：

——你走了怎麼不告訴我一聲呢？竟是你……

王先生掀開了門簾，把老三先讓進去，隨着自己也跨進了堂屋。

——疇不是爲的你呀！怎樣？小娘們真纏緲！

老三越發不好意思的：

——拉倒吧！你也耍起我來啦！

接着想起了今天早上是要往回走的，也沒得往坑上坐，站在地上問道：

——牲口都喂好了嗎？店錢你也核計了沒有？

王先生掏着兜。拿出一張紙條。

——你看，房錢統共是這些，草料是這些，加一塊兒是拾圓四角。爬犁都給你套上啦！

你就放心吧！朋友對的起你吧！

老三看着炕上，橫豎的躺着些個蒙着被的漢子。自個兒從炕牆傍邊拿起來肩搭子，摸摸裏面的東西，提起來放在肩上。然後從懷裏摸出來一個紙包，打開來數了一數，驚惶的神情使站在傍邊的王先生也瞪起了眼睛。

——怎麼？

——錢丟了唄！明明白白地我昨天放這裏五張拾圓的票，現在就剩了三張了。王先生眼珠轉了一下，瞭解了事情的底蘊似的：

——大概是叫姑娘們給掏去啦！她啥算對得起你，要不然，給你一個不剩全端去，你還能申冤告狀嗎？

老三垂着頭，默默的，終於開付了店錢，跟着王先生走向院心去。

三架爬犁都栓在那裏，牲口靜靜的吁着氣，老三把搭子往爬犁上一扔。用繩子把草口袋捆好，然後解開了繫繩，王先生走過來，牽着牲口，送出了大門。

老三坐在爬犁上，把鞭子夾在懷裏，任着走向上流去的大道。當他想起了丟失的錢

票，再回頭顧視一下城市的輪廓，一滴淚早凍凝在腮上。

江風是嗚嗚的從背後打來。

x

回到了家裏的當天晚上。

老三坐在火盆前邊烤着火，大哥和二哥都坐在自己的炕上拿着葉子烟袋，閑談着過日子的事情。

等到計算這次老三帶回來的錢，照價一核，不能隱瞞的短了四拾多圓。大哥追問着，老三却總是不發一言的呆坐着。

最後，大哥也着實生了氣，板起面孔。

！你也太任性啦！你知道過日子的難處嗎？四拾元錢不是小事啊！一天過家用的，柴米油鹽，那樣不得錢？小孩子，大人……

老三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截住了話：

！我沒有孩子，我一個人多化點可也不算過分！

「啊！你這簡直是頂我呀！你那叫話嗎？那家沒有老的小的，也不是不給你成家呀！不是爲了要緩緩這幾年的困苦嗎？」

大哥打炕上走下來，伸長了脖子和老三理辯着。

「反正甚麼也不用說啦！我是孤掌難鳴，我給你們效一輩子勞，也不會討出一點好來！」

老三這嗚咽的語調，又激怒了二哥。也站到地下來，指責着。

「你真是不成心過啦！當哥哥幾時欺騙過自己的骨肉，你這不是沒良心嗎？」

老三自己默念着：骨肉，這是多麼好聽的話！

歸經是大嫂把大哥拉上了炕，二嫂也把二哥拽回炕裏。低聲的勸慰着自個的丈夫，並且瞎說甚麼：

「可千萬不要生氣，氣壞了身板可了不得。三弟不懂事不要怪他，錢反正化了，將來再看吧！」

老三自己一點並沒有傷心。倒是覺悟了這幾年的日子，都是爲了甚麼那樣不要命的忙

，又都爲誰造了幸福？

待換了一種新的感覺，告訴他：你已經不需要再在這裏住下去了。年青人正應該再
我你的一條活潑的生路呢！

天亮以前，老三由炕上爬起來，把行李打了一個小包袱，用棍子挑起來擔在肩上，
摸索着開開了房門和大門。在一家人的沉睡裏，悄悄的溜出了庭院。

夜色漸漸的稀薄，走到江上的時候，三星正在西天邊上閃動着。遠村的犬吠還渺茫
可以聽到。

他並不知道到那裏去才好，他只知道：要生活，要勞動，要舒暢的喘一口氣。

老三是沒有疑慮的在冰上進行着。十二月末的江風從背上打來，溫和的，他覺得已
經失掉了嚴冬所具有的酷寒。

—— 八年春。嶺上之深夜

一家人

春草發芽的時候，大地是愈顯得可愛了。山麓，堤上，隴邊，碧青的一片，像鋪上了一層絨氈。

三哥牽着牲口，展開在他眼底的農野，是那樣廣漠的，肥沃的土壤撒下去一把種子，小苗旺盛的生長起來，結實打糧。三哥笑迷迷的望着大地，彷彿一切希望都從土壤裏冒出來了，使他也欣愉使他積蘊滿了一顆期待的心，

這也並不只是一個幻想，幾百年前這裏只是一片荒蕪的土地，有高的蒿藤，有猛的鳥獸，終於被人類征服了，他們是從遠處來的，推着一輪車，到這裏，一鍬鍬掀開了堅硬的土層，撒下了穀糧的種粒，並不能使他們輕易的獲得到成功的果實，地旱，水撈欠收，他們忍耐着困苦的生涯，有一天，黃金的實粒，結滿了大地，於是幸福的生活發掘開了，就這樣傳遞着，人類一代代的更替下去，人類的子孫咬蝕着土地，土地永遠

在供給他們需求。

三哥忘不了由祖先傳下來的信條，那是“你們要耕種，他就會有飯吃！”想到了這糧，三哥又突然想起了另一樁事，而且這事每天纏繞着他，讓他找不出一個答覆。

早晨，雞叫三遍，三哥從朦朧裏睜開了眼睛，窗紙却依然黑得像墨染的，望一下裏屋大哥那裏，只聽到輕微的鼾聲，三哥打了一個哈欠坐了起來，輕輕推了一下三嫂：

——該起來啦！好做飯哪！

三嫂眼睛也沒有睜的翻了一下身，

——早覺也不讓睡，忙！老是忙，忙到棺材裏去誰該能說你一句好！

這話突然刺激了三哥的神經，不安甯的倒了下來，望着窗櫺，想起了前兩年爹媽活着的時候，總是辛辛苦苦的，早晨老早的先起來，招喚一家人做飯，下地，這都是爲的誰？換來的却不過是兒子不耐煩的表情，和兒媳的咒罵。幾個年一幌，老人都死掉了，墳上的白楊已然長得那麼粗壯，又有誰記憶起活着的功績？提起來，外人不過是虛偽的幾句奉承，家裏人倒只能聽得幾聲哼。

這疑問苦惱着三哥，對於工做無形中減少了一份力量。

每天，他牽着馬走過自家的老墳旁的時候，一棵心總是慄然的戰抖着，彷彿那樹枝都在向他招手，並且蕭蕭的呼着他的名字。你也走進來吧！他知道這不過是一種神經的敏覺，但是他又不能打破這思想的騷擾。

耕着地，他想着那邊的墳裏埋着好些人們，他們小心的一刻也不肯休止的從這世界上走過去，最後交給他們的將只是沮喪和嘆息，因為他們沒有什麼遺留在世界上，墳裏的白骨也會消失成灰末至於遺給子孫的微末的功績，早已被人忘掉了，而且，更使他們憤懣的，該是他們的子孫由於生活的安逸和富足，已竟失掉了從來的勤儉的美風，染嗜了不良的俗習和嗜好，這在大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記得自己還小的時候，大哥是怎樣的質樸，早起晚睡的，忙着家裏的幾頃農園，對於家庭的用度，得減就減的過着儉省的日子，然而這些年家庭的情況變了，隨着老人的故去，大哥喝起酒來，吸起烟來，特別是皮氣變的那樣壞，永遠不許別人對於他有所諍諫，二哥呢？從農村走了出去，到城裏去念書，每年的化消也却實不是個小數，家

就這樣七零五裂的過着，

雖然地畝頃數是較先年增多了，但是近兩年的收入總抵不住開銷，不由得不使三哥憎恨，當他感情激烈的時候，他對於大地也起了疑念，是它把人們慫恿到淪滅的道上去了吧！三哥狼狽的吐了一口唾液。

但是，他仰起頭望望天，總是清明的顯著淺藍，同時柳堤下的風，輕爽的吐送過來，一種愉快的感覺使他又恢復了素日的常態，扶着犁又爬下土去，那隴是長的，從這頭看到那頭，三哥也就漸漸的走向遠處去。

老牛的吁喘聲裏，三哥聽到彷彿有人在大聲招喚着：

——喂老三！

是三嫂在提着竹筐子由柳堤那邊走來，穿着深藍的大布衫，在春風裏颯動着，說不出怎麼那樣的年青和漂亮。

三哥放下了犁杖。老牛也放到地裏去吃草，慢慢由地裏走到隴頭來，三嫂早習慣的把飯和菜從竹筐裏拿出來，三哥看也沒有看拿着碗。

——怎麼今天這麼早就送來啦！

——咳早嗎？大哥都上城裏走啦。

——城裡？

三哥好像有什麼不幸事情發生似的，突然把碗往下一墮，怔怔的望着三嫂的臉。

——是的，看情形大哥挺生氣，說是老二胡鬧又要錢打什麼戒指，大概要討二嫂吧！

三嫂說着話的時候，很自然的微笑着，末了兩頰上陷出兩個深深的酒渦，三哥却依然沒有看到，楞楞的點了點頭。

——哦！哦！又要錢！

慢慢的一個疑念從三哥臉上撤下去，他匆忙的吃完了最後的一口飯，又端着菜碗連湯帶菜一下倒進嘴裏去，把碗才要往筐裏裝，不意裏碰了三嫂的手，待他抬起頭來，才看見三嫂在向他表示嬌媚的笑着，臉上突的發了一陣灼熱，又下意識的計算了一下，由結婚到現在還不到四個月呢！

——你也太勞苦一點了。

才待走回自己的房裏，突的由窗紙透過來一片燈光，接着響起來陌生人的語調，
——他走了嗎？

回答的是大嫂的語聲却嬌媚了許多，

——那疇有假嗎？我告訴你來，你就來，這家可是咱們的，誰敢管？哼……

三哥感到了一陣悲哀，彷彿整個的希望都被揉碎了，也沒有再往下聽的勇氣，跛向
儘西頭的房門去，開開門，房裏一片暗黑，

——怎麼疇不點上燈？

猛然的，三嫂從炕上爬起來，一邊點着燈，

——怎麼不嫌費油啦？

油燈的光雖然是黯淡的，這黯淡的光照着三嫂的臉和桌上的器物，又給了三哥一些
溫暖，吁了一口氣，在炕沿上坐了下來。

——費就費點吧！我也想開啦！成盞撒油，滿地撿芝蔴，總也不算聰明吧！

三嫂用驚異的眼光望着三哥，等三哥再嘆了一聲氣，她也若有所悟似的，

「咳！人大日子大，免不了的，這些事不要管吧！」

「怎麼？不要管嗎？」

三哥轉回身來。

「管也是管不了，咳不是閒惹氣，況且大哥又最相信大嫂……」

兩個人都沉默了。

三嫂鋪好了被，三哥疲憊了似的，胡亂的倒了下去，接管三嫂吹熄了燈。

三哥覺得胸口上有一塊石頭在重壓着幾乎使他窒息。他想：無論如何，這舊的堡壘是再也存在不住了。因為這類毀已然漸次蔓延到整個的基體裏來，使它，能再合在一起，應當把活動交給每個部份，讓它們自由的去前進或墮落吧！一個甘心於現實的人是值不得同情的。

他想明天該找出結束，大哥打城裏也得請回來，大家好好說一下，這並不是自己的獨裁獨斷，爲了避免共同的毀滅，這是唯一的一條路。但是，三哥並抑止不住自己的悲哀，一想到這些年在一起生長起來的兄弟們就不禁的要哭，

——還沒有睡嗎？

三嫂低聲的，在暗黑裏，一股熱氣撲到三哥的臉上來。

——沒有呢！

三哥心裏想着那永久的疑念。彷彿被自己找到了一個解答。就是要忠實的生活下去，那麼即便是最後也有着生存以上的意義的。

枕旁漸漸傳過來鼾聲，春天的夜裏，三哥終於失眠了，待他看着窗外的三星已轉到子夜時分的時候，纔要閉一下眼睛，窗下一陣急促的脚步，接着高聲的大哥在吵罵：

——三弟，你也太人而獸心啦！來不來欺服上你大嫂啦！拿綠帽子給我戴嗎？你不用躲，出來！……

踢門聲裏，三嫂從夢裏醒轉來，畏懼的伏在三哥的懷裏，

——怎麼？誰？

——是大……

三哥哽塞住說不出一句話，覺得腦袋在沉，將破毀的基體又壓上了他的頭頂，讓他

不能答辯的嗚咽着。

大哥的叫罵聲，在靜謐的子夜裏清晰的傳了過來，幾日裏的疑慮和恐怖，苦痛的撕裂着，三哥眼前一陣昏黑倒了下去。

村莊，不久依然在春天的夜裏睡着了。

—— 吉林，某夕 ——

不自由的繩索

德新雖然不時抬起頭來，看着對面的芬在哭淚漫透了淺藍時的大衫，要是在往時早就靠近前去勸慰一下，但是今天却不能那樣作：

「哭！女人反正就能用眼淚買人心，我可不能上你的當，今天非擠出個頭來不行，怎麼的還家，也算存在不下去了，沒有知識的女人……」

一想到「沒有知識的女人」，好像給他生活上點上了一個不可掩飾的沾污，狠々の咬了一下牙低下頭去，看着地板上的花紋和皮鞋尖上的埃塵，狹隘的小室裏，除掉了一絲輕微的啜泣聲以外，就只有寂默了。

芬似乎着實疲憊了，慢慢把無力的目光投到德新的臉上去，這裏包含了無限的哀求和憐憫，並不即時移去的在直視着：

「德新，我們結婚還不到兩個年，難道你就真個厭棄了我嗎？再不能挽回嗎？」

顫抖的語調像一條鐵蒺藜似的在德新的心上爬，但是，當他又一想到玫瑰告訴他的話：不先辦好了離婚的手續是不能同你定婚的。他又振作起來，堅強的說着：

——沒有愛情的結合，永遠是不會幸福的，還不如我們趁早散開吧！男婚女嫁，都省得誰累了誰！

芬的臉上更顯得蒼白了，呼吸彷彿要窒塞似的喘吁着，掙扎着最後的幾句話：

——不，你那話應該說嗎？我們從前：

——不要提那些過去的殘渣！

——從前我們不也是相愛過嗎？難道是我變了？你硬了心要求我離婚！我不能和你離！我沒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我也沒有作出什麼不正當的事情來！

狂喊了兩句，芬像舒適了一口氣似的，睜大了眼睛在德新的臉上迴旋着，要戳破了秘密的射着冷冷的光芒。

德新漸漸感到了良心的疚責，他覺得對於一個善良的女人，還有點太過分了，而且芬對待他是那樣的交給他一個值得記念的回憶，他想說：

「我還在愛你，這不過逗你玩呢！」

那她會巧妙的笑了，一切都平復了，可是，接着又是一個思想衝到腦子裏來，那變玫瑰怎麼辦呢？捨棄了嗎？她是那樣年青，又那樣美艷，比起眼前的芬，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捨棄的不能的，

「你該明白一點，你在這裏住下去，將更使你苦惱，我確實的告訴你一句：我不愛你了，過去的不用提，提又有什麼意思？我們終久還是散開的好。趁着我們還都年青——德新，我懇求你，我不能失掉你。」

芬的臉上又劃過兩道晶瑩的水珠，這水珠一直滴到地板上去，希望却依然在她眼前閃着最後的火花。

「沒法挽回了，破裂的愛情，誰能給修補呢？」

真的，婚姻就是愛的結合，沒有愛的結合簡直是生活的牢獄，不會有一些幸福的，德新雖然是「準官吏」階級的社員，對於新時代的愛却有所謂心得的，所以他每句話裏都提到了愛，一提到愛，彷彿愛是一條繩索，把他和芬解開了，又把他和玫瑰繫緊了。

傍晚的陽光，向室內作最後的巡禮。

德新看了一看表，從椅上站了起來，拿起了帽子，對於正在埋首啜泣的女人毫不關心似的把腳邁向門外，兩隻手却緊緊的從後面扯住，洋服的衣襟

—— 德新，你不要走！我有話要向你說，我……

德新不屑的望了一下披散着頭髮的女人，淚仍然在從眼角往下滾，這更惹起了他的過多的厭煩的感覺，用力推了將靠近的身子，

—— 你們女人就會哭！以為我會入你的圈套嗎？那簡直是白想一回。

芬看着德新走去了，傾長的影子拖在修長的道上，在視野裏慢慢消失了。

一層灰暗蒙上了她被摧殘的心，竟倚在門旁皆眩的佇立着，黃昏愈變黯了來。

一週後的一個晚上。

德新從飯店訂妥了席，走出來踏上了一輛洋車奔向玫瑰的寓所，他撫摸着油亮的黑色手提包。

這裏是裝着一本他僅有的儲蓄賬，和有芬的署名私簽字的離婚証書。

燈光從他臉上照出他的疲憊，

德新才邁進玫瑰的房間，接着就傳過一陣嬌媚的嘻笑，玫瑰由浴室走出來，臉上掛着薄薄的紅暈，加上精緻的夜裝，比往常更顯得漂亮了。

「喂！你這邊坐呀！太累了吧！」

「不！只要爲了你！」

玫瑰拉着德新的手，並肩在沙發上坐下來，一棵煙從桌上拿到手裏燃起來吸着：

「你看！」

德新打開了手提包，檢出一個小冊子，和一張紙，

「這是離婚書。」

玫瑰接過去檢視了一下，巧媚的笑了，但是這笑裏却緊閉了一次嘴，這動作不會被德新注意過，

「那個是甚麼呢？」

「哦！是儲蓄摺。」

她又不經意的接了過來，翻看着，

——還有幾千元的存款呢！

——將來結了婚，還不都是你的嗎？

烟卷剩了一個尾巴，接着拋到痰盂裏去，由不過度的疲憊，德新，

由得打了一個哈欠，怎麼？你太累了，

——洗洗不好嗎？

——我還要回去的。

嘴說着話，眼睛却盯在玫瑰的臉上。

——你在牀上睡，我在沙發上還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的。

——那麼，你進浴室去吧！我來把東西給你收拾起來。

玫瑰檢拾着小冊子在向皮包裏裝，德新脫下了上衣放在衣櫥裏，又換上了拖鞋，走進了浴室。

浴室裏正溫着一盆水，百燭的燈光下，銀白的瓷盆閃動着明潔的水光，又充塞着德新的鼻子一種奇特的香氣，他興奮的跳了下去。

一種溫暖使他舒適的闔上了眼睛，他心由平常的狀態，加強的跳動起來他起了一種遐渺的思想，而且這思想必須要成爲事實似的鼓動着他。

——睡衣我給你送進去好嗎？

門外玫瑰的語聲傳了進來。

——送來吧！太謝謝你啦！

玫瑰的臉在燈光下一閃，又丟下了一個嬌豔的笑，躲到門外去，一架睡衣放在衣架前的化粧台上。

——假如是……我醉了呵！

德新的眼前只轉動着一條年青女人的影子，他渴望着這條影子會給他幸福的賜與，他確信着這年青的女人的本身就是青春和快樂。

從浴盆跳出來，僅披上了睡衣踱出了浴室的門。

玫瑰正躺在床上，晚粧只剩了粉色的襯衣，藕似的胳膊和粉白的腿部顯露在外面，由遠遠看去，更使他的心境不安定起來。

——你還沒有睡嗎？

由睡裏醒來的玫瑰，慢慢睜開了眼睛，玫瑰的紅暈更加重的點在兩個腮上。

——哦！你來安息吧！

——不，我並不想睡。我們來先談一會兒也不晚。

德新說着在床沿上坐了下來，玫瑰仍然斜躺着，兩個人的眼睛正遇到一起，德新覺到一陣灼熱。彷彿點燃了胸裏的一切。同時一陣陣的香氣由玫瑰的身上放散過來，讓他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你在想甚麼？

——我…………

心底在燃燒，他抑制不住的口吃着，手在顫抖。

——我想假如今晚，就是新婚的初夜的話…………

——咯咯……

女人的笑是那樣的清脆的，而且表情又是那樣使人迷惑，身體的每個細胞似乎都在顫動，都在劃着不平凡的曲線。

德新對於這眼前的遭遇再忍受不下去，隨手捻閉電燈。一縷清澈的月光，正照到床上。

x

對於另一些人也許是期待的明日，在德新却是厭惡已極的，因為，他獲得的歡悅，是會為明日給拈走的。

但是，時間終於又把陽光掠上了窗簾。

夜裏是一個夢，簡直是荒唐的夢，他由於這夢的狂縱却更覺得困怠了。頭昏沉沉的抬不起來，四肢也無力的軟鬆着。

——玫瑰呢！

身旁失掉了年青的女人，使他驚懼的披上了睡衣跳到地下來，首先觸進眼簾的是一

張紙放在枕旁，上面潦草的寫着一些字跡。

他急迫的讀下去：！

！德新先生：

對不起，沒有通知你就走了。

你也許會罵我，說我忘恩負義，不過這一夜的旱獻也抵得住儲金簿上的幾張紙票了。

我還能告訴你，我並沒有把處女的貞操交付給你，那是假話，誰個處女又肯那樣廉價。

你逼走了你的太太，我並不能謝你，因為你相同大多數的男性，不過只是肉慾的追求者吧！還能談到什麼愛情？愛情又豈是你這樣污濁的人所談的？

為當前計，你還應當把你的太太找回，好好過平日的生活吧！要知道，一個年青的女人不是那樣容易得到手的。

屋子裏的零碎用具丟給你了，不過房資却還有十天沒有付過，臨走還讓你給我償償，真太對不起了。

再見。

玫瑰留字

德新失望的把一張紙撕成了細碎的碎塊，在掌心裏揉搓，要揉破了這突來的不幸似的，牙更咬得緊了。

黑色的皮包打開着，那裏面空空的失掉了存款摺，離婚的證書已經落在椅子旁的地板上。

——怎麼辦好呢？

旅舍的侍役從門縫遞進來一份早晨的報紙，他沒有知覺的翻開來，一排黑重的活字又吸收了他的目光。消息是一個女人自殺了，自殺的方法，是投江死的，遺下有照片一枚，和離婚書一紙。那照片就是德新。

他神經紊亂了，倒下去，又跳了起來，狂放的在地板上廝步着，低微的念着一句話。

——生命的幻滅像一個水泡！

他瘋了。從牆上扯下來玫瑰的照片，癡笑着用力的扯破了扔開了又拿起來棹上的花瓶，根根的向牆上投去，發出一聲洪大的音響。

他得意的笑了，接着又扔出第二個。

—— 看看往那裏跑！

椅上的器具連續的粉碎在屋角，他並不休息，又跑進了浴室，打碎了化粧台前的玻璃，她還記得那鏡子常映出過一個潛逃了的年青女人的影子，

當德新又跑回來，門外起了一陣騷亂的腳步聲，他戰慄的閉上了眼睛。他看到一羣人在捉他，在打他在罵着他爲甚麼不付出旅館的錢來，爲甚麼逼死了自己的妻子？爲甚麼……？

終於，在猛烈的敲門聲裏，他沉重的倒了下去。

—— 六月的尾巴

一
夜

今夜，我又停滯在這小城裏。而且，這個旅舍又依稀使我記得是當年的旅居。這種類似奇蹟似地發現，使我驚愕得好久。幾乎讓我分不清楚現實是夢呢？還是過去是夢？總之，假如什麼事情都是豫先安排妥當的，假如還有所謂命運的話，這就該解釋做命運吧！

無論年來我的記憶怎麼樣衰退，而我的職業又如何給我以不安，但我却忘掉不了一個人，一個在這同樣秋天夜裏遇到過的女人，對他的我的不信實無時我不臨受於良心的苛責，壓得我喘不過一口氣，這麼久了，這麼久了，我應該再重翻一下記憶的史頁，那一夜，我不能輕易忘掉的呵！

那夜我也是安息在這間面臨着都市的屋子里，當我安頓好行囊，已經是八月的黃昏了。黃昏來得這麼快，沒待我安靜一點享用一次豐饌的晚餐，夜燈就燃起來了，

晚餐後，我疲憊地推開窗扉，憑眺着小城里四處亮起來的星星燈火，使我想起了久客未歸的家鄉，無緣由地感到了一層輕鬆的愜生。也許人在逆旅會懷念起家園來，這是一種常情吧！其實，也不怪我會這樣軟弱，家的懷念對於誰又不是一種有力的誘動呢？

向着涼爽的夜晚，我無聊地燃起了一隻烟捲，看着飛起來的白色的烟氛，我突然記起了一位同車旅客的談話，他說這小城里有很多很多營着暗娼的女人，特別是風騷的串店的小姑娘們，每每會迷戀住往來的年青的旅客，而使他們改變了預定的日程。

走進這旅舍的門，我曾仔細的視過，但始終沒有看到女人的身影。直到這宵分，從廊下走過的時候，靜悄的，聽不到女人的嬉笑。

事實使我啞然了。

我翻弄一下背囊，又散亂的裝了進去，我不知道是在找什麼，拿起筆將要寫給朋友一些旅人的消息，一種厭膩的感覺，又使我沒有勇氣寫下去。

還是睡吧！躺在床上把眼睛用力合攏來，默數起簡單的數字，但是，依然不能入

睡。

由牀上坐起來再燃起第二枝烟捲，叩門聲輕輕的在響了，我默念着夜深了難道當地的官憲還要到處巡查麼？隨便我回應了一聲，房門就緩緩地啓開了。

甬道已然消了燈，從黯黑的輪廓內閃進來一條影子。使我過分驚奇的，不是茶役也不是巡查警兵，而是一個年青的女人。在不十分明亮的燈影下，僅僅就那麼輕輕的一閃已經走近了我的桌子。

我對於這不速的來客，感到恐慌和羞赧而竟沉默的垂下頭來。偶然抬起頭來，看到她眼睛裏射出來的光芒，熱刺刺的，同時那起初陰鬱着的面孔，也轉成了巧笑。

這時候我忘記了另外的一切，默念着：女人深夜，陌生人的房間，兩個人，笑……心的跳動也增加了速度。我說不出一句話，也喘不出一口氣。

她在椅子上坐下了，從桌上拾起一枝烟吸着噴出來長的烟帶，微笑的問着我：

——怎麼不說話呢？您貴姓？

——哦！我姓章。

語聲裏是那樣忸怩的將要使她笑了出來。

——您打那裏來，又幾時走呢？

——從新京來的，明天早車就要離開這裏的。

這句話助長了我不少的精神，一邊彈着烟灰靜靜的望着她的臉型，俊俏裏透着幾分妖媚，也許是由於鮮豔的口唇，和細彎的眉毛。

——您……

只吐出了一個字，深深的望了我一下，嗔笑的低着頭擺弄手指。我明白了她的可憐的職業，使我不能再含混的沉默下去。

——也許你年紀還很青，爲什麼要作這種下流的職業呢？

她抬起頭來，眼眶裏很快的凝聚了一滴淚。

——您爲什麼要問這個？是我願意，甘心願意，只希望您能夠賞給我一點錢化，那我只快活！

一絲苦笑，我心裏想她是多麼剛硬的在說着假話呀！

——你不要連你自己也欺騙了啊！甘心情願，我已竟看見你心裏在哭泣了，在責備着你的虛偽！

——……

她不出聲的擺弄着手指，充分地說出了她的靈魂的性子與焦煩。

——你該知道你墮落得很深了假使你再不覺悟混下去，那你將失掉了永生的幸福。

——但是那又有什麼辦法？

她掠了一下頭髮，直呆的看着我。

——生活使我這樣作！

——生活？

——是的，生活告訴我除了這樣作以外，那只有死去，因為我還有希望，我不能這樣從世界上走去，況且年老的媽媽，還沒有成人的弟弟，我不能夠拋棄他們，我只能出賣我自己，兌換物質的享受，讓這幾個人活下去。

——但是，你不願羞恥了嗎？

——羞恥？那只是你們有錢人說的話！我相信那懦弱的寄附在別人的羽翼下求溫暖才是恥辱，憑我自己換取我的生活，這是掙扎，你能隨便給我加上羞恥的字樣嗎？

我臉上起了一陣灼熱，他那鋒利的言語，不由我繼續不下去我的抗辯。

——你既然不承認它是羞恥，你不知道這樣的生活是沒有希望的嗎？

——是的，這樣的生活是沒有希望的。

她又低下頭，傷感的把語聲放得低低的。

——那麼，你不會另追求你所希望的生活嗎？

——不能，不能的，你該想想，我還能做什麼？從小的時候沒有受過教育，一個平凡的女人，到那裏能找到她的出路？而且，既便是有，也不過是作男人的玩物，那還不如這個來的痛快。

——那你只好看着你自體的沉淪了。

他默默的，忽然走到床邊來，握緊了我的手，眼睛裏放射出來希望的光焰用那顫動

音調：

——您同情我嗎？

——當然同情你的，不過……

——不，您不能再推辭，您應該救我，您要我作什麼都可以，只要能供給三口人的生活……

我覺出她的手的炙熱，同時腦裏起了一個大的波紋，政府職員，不足三百圓的薪金，妻今年又要分娩……不可能的，我又說不出拒絕她的話，我知道那將使她失望，甚或使她憤懣人羣的冰冷，而沒有勇氣再活下去。

她抽回手，不停的望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可是逐漸我的沉默使他失望了。他又頹喪地坐到椅子裏去。隨後輕巧的拉開來她携拿的手皮包。

——我明白您的苦處，從前也有好些個人，鼓勵我，告訴給我應該走的道，結果那只是一條理想的道，他們既不肯用實際的行動來拯救我一下，更對於我的生活加以鼓盪使我對於他們只有憤恨。

她遞過一張紙條，態度已然變得冷冷的。

！我的住址在這裏，倘若您下次再來的時候，如果還願意存我，請您打發人到這裏可以找我的。

我沒有仔細看那幾個鉛筆的小字，拿來塞到我的上衣兜裏去。

她站起來，和來時候同樣的笑盈盈地。

——我還是回去吧！您，再見。

我說不出話來，木然的點了點頭。

門又悄悄的闔上了。我跑到窗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小城的夜色變成一片朦朧，遠處的犬吠，依稀隱約的傳了來。第二天，我懷着一顆笨重的心情，踏上了離去的列車。當車身起始向前移動的時候，恍惚有一個女人從驛頭的柵欄跑了過來，雖然我不能確信我的視力，我總覺得那個女人很像她。張惶地四下顧望着，不待我從車窗探出身去，車已帶我離開月台馳去了。

誰知道，兩個年後的今夜，我又停滯在這個小城裏，我又停宿在這間旅室。這完全是一種不可知的命運的排演吧！想起她，使我不能入睡。我完全背棄了一個不幸的女

人的期冀，對她我充分暴露了不誠實的人類的劣點。爲什麼你要說給她以新生的途徑，而我又不能扶掖她一步一步走向坦途呢？，這種良心上的不安是最痛苦的，而且又是對一個女人的負義。

她遞給我的紙條早已不知失落在何處了。但是我知道，同樣的兩年後的今夜，將仍舊是躺在誰個陌生人的床榻。用青春和肉軀總摸着可憐的幾枚銀行券吧！雖然，我祝禱着能有一個人肯負一點責任，把她從最暗黑的生活的下層提拔出來，她也會做一個有用的人，她的前途也會佈有無限的光彩……

今夜，我將失掉了睡眠，爲了一個人，我將守着窗子。渡這小城的一夜了。

——四月一夕

素描的記憶

幾道模糊了的線條，能還給我一支夢一樣的記憶嗎？

如果可能的話，那我將如何感謝這一頁焦黃了的紙片，又交給我過去的熱情的回
溯。

的確是夢一樣的颯忽了呵！

春天；柳絮由窗口打着面龐的節季，我安靜的躺在病牀上，望着晴朗的天空，和不時穿過柳枝的燕子，我想，我該健壯的走出去了，我已經禁不住這節季的誘惑了。

當我心再寧靜一下，又像大空一樣的展開了緬懷起我的家園，關心到我親近的朋友，還忘不了的我沒有作完的事情。

然而我不能動，我只靜靜的聽着我呼吸和血液的振動，我感到沙漠一樣的寂默了。我搔着髮，我數着日曆。我望着一封封遞到我手裏的信箋，我聽到外面生命的呼

聲，我却暗啞了。

只有讓憂鬱佔據了我的心吧！我還有什麼方策再讓我過下去我憧憬的生活呢？

從黎明到黃昏，

門開了，露出一張熟稔的臉，老是那麼嬌嫩的罩着一層紅羞。

——先生，您要不要喝點粥呢？

真的，這粥可比吃藥還難受，因為是胃病，每天只有稀薄的秫米粥，和兩塊小得像豆粒大的鹹菜，日子常了，見着粥就要發嘔似的，而且那兩粒鹹菜又總是那麼小一點，在碟子心。

——不好給我點菜吃嗎？即便是少少的也好，天使的姑娘！

末一句話我無意義的說了出來，她只習慣的笑着應了一聲，輕悄的帶上了房門。

這晚的飯，是她和我在一起吃的。

他來的時候，把她應得的那份菜端來了是一碟夾着肉絲的熨豆腐塊，和一碗淡淡的粉皮湯。

我吃得非常痛快，又沒經醫生許可的求她給我半碗乾飯，就着湯吃了下去，我偶然抬起頭來的時候，看見她似乎在尋思着什麼，慢慢的咀嚼着。

吃完了，差不多兩個人都是默默的。

夜裏，我沒有人睡，我想起了好多的憶念，它們擾不清的混亂着，愈追求愈找不出一條正確的解答來。

我睜着眼睛望着天棚。

她來了，坐在我的床邊，先告訴我今夜裏是她的值宿，所以她沒有睡。

當我問她，

「你爲什麼也知道我沒有睡呢？而且……」

她找不出所以的，睜着奇異的眼光望着我，

「你又爲甚麼偏要問呢？」

我會心的笑了，我想，這聰明的姑娘呵！難道也衝動着青春的懷戀嗎？

默默的兩條眼光碰到一起，我看到了一種人類本能的悲憫了，我疑問着，她也患有

同樣的憂鬱病症嗎？然而，我仍然沒有出聲。

終於，她首先張開了口。

——先生，您能夠告訴我一條路嗎？那我將如何的感謝您啊！

——你這不是很合理的生活着嗎？

我不經意的反問着，一邊擁着白被單坐了起來，我感到一陣低弱的昏眩。

——合理？我將這樣淡掉了我的生命嗎？我不甘心，我不能過於蔑視我自己。

她喘息了一下，又把話接了下去。

——我沒有家，我沒有親人，只有我自己在孤路的漂流着，社會的教訓和人們的嘲罵，都不能使我餒氣，我想走，我想離開這困人的圈子，找一些更應該作的事情去。

——如果不只是理想的話，那我很同情你的行動。

我圍緊了被，靜靜的望着她的臉，從粉紅裏又帶上了一層蒼白。

——是的，我需要的是您的同情啊！

她走近窗前，拉開了布製的窗幔，月光正從柳絲漏過來照在她的臉上，她的身上，

她整個的浴在月光裏，襯着潔白的看護服，讓我起了一個異常的感覺。

——夜深了呢！

我偷僂着躺了下去，她走過來給我蓋好了被角，又溫柔的，像往常一樣的。

——睡吧！明天早晨要喝牛奶呢？還是要喝帶糖的藕粉呢？

我只隨便的告訴了一聲。

她走出去了，窗幔却依然張開着。

月光移到我的床上來，我還能夠安靜的得到睡眠嗎？

我抑制不住我的情感了，我又夢幻似的想到好些我不應該想的事情。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我昏沉的睡去了。

睡以前，我覺到手被握着，更是一種熱刺的感覺通過我的全身，可以嗅到女人特有的香氣，但是我沒有睜開眼睛，我僂睡着，我就這樣入睡了。

×

我真的愛了她嗎？

沒有她的時候，我覺到過分的寂寞，於是我喚她來坐在床側，只一接觸到她的眼光，我彷彿萬物之靈的源泉中找到我的生命了。

她呢？她更老是喜悅的伴着我談天，從前的憂鬱都不復現在她的臉上了，她的微笑，她的輕巧的話語，我將呼她一句：春天的燕子。

她愛喜春天的景物，有時折給我一枝早開的野玫瑰，當我告訴她那是象徵着愛情的追求，她嗔怒的會摔開了我的手，也有時指給我雙飛的燕子，打趣的問着我：

——它們也會感到單獨的寂寞嗎？

我裝着笨拙的給她一個不滿意的答覆，她却無邪的笑了。

愛情是一個迷噲！然而我們竟成了這謎的彷徨者了嗎？

我了解她更甚於了解我自己，我同情一個孤蹠的女人的命運，我將拯救她，讓她邁進到生命的大道中去，但是，我能够忘掉我的一切而不吝惜的，又能够分出一份生活的力嗎？

我由煩悶而痛苦了，這痛苦又不會發散出去，只鬱塞在我的胸中，掣扯着我的情感。

愛的信又來了，更使我不安起來，幾乎使我不願意再見她，我要出院，雖然我的病還沒有十分全癒。

醫生告訴我：還得一個星期。

我回信給愛：

——我愛，你不要來了，我在這裏很舒適，預定在一週後我就將出院的。

我計算着未來的日子，閉起眼睛的黃昏，她又像一隻蝙蝠一樣的飛來了。

她依然坐在我的牀前，當她看到我冷漠的面龐，使她也驚異的凝視着我，

——你感覺到那裏不痛快嗎？

——不，我將快出院了呢？

——出院？

我從她的眸子裏，又看到了新生的憂鬱，我撿拾起枕旁的筆，替她描畫出傷感的姑娘的面影，淡淡的幾道線條。

她接過去的時候，一滴淚落下來了，濕濡了薄薄的紙片，

——好，你還是走吧！這裏不是年青人應該停留的呢！

——讓我們永遠記憶着吧！明年我到這裏來的時候，希望你更健壯起來，對於你的身體，特別是你的思想。

我不忍看到女人的噙泣，我懦弱的拿起那張紙片，翻弄着，塞到我的日記簿裏去。她低下頭去，俯在我身旁，我看見肩部的繃動，我小心的撫着她的頭髮，這一刻我也悽然了，彷彿展開了一幅苦難的畫圖，兩個不能同行的旅人，踟躕在昏暗的歧路。

——不要哭吧！

——是的，我再也不會哭了，

她頑強的抬起頭來，理了下散亂開的長髮，精健的和我談下去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再沒有提起我的出院。

日子是愈迫近了，

夜裏，她幫助我收拾起用具和衣服，我們都陌生似的沉默着，因為明天，我便將離開這灰白的病房了。

我依然懷戀着外邊的春天，和在春天的溫撫下活動着的人們，然而，今夜却只能讓我沉浸在思緒的苦海裏了。

——您明天走出去，幾時能再回來呢？

她替我打上了皮包，回過身來問着我，

——人生的聚散是沒有一定的也許明天走出去後天就會依然的在一起。

——明天？悠遠的呵！

她喘了一口氣，輕輕靠攏近我的身邊來。一種哀恐的情緒，投到我的心上。使我不能不安慰下這孤踏的 找不到春天的燕子，

——你不該這樣擬慮你的人生，你該樂，你該高興，你該像另外年青人同樣的對於他的生命具有希望，而且就為那希望不停的活動着。

——空虛啊！我還有希望嗎？散了？烟一樣的散了！

她狂暴的倚在我的身上痛哭起來，我已經沒有力量再勸慰她了，因為虛偽的欺騙已經掩不住鐵一樣的事實了。

我們擁抱着，更深切的被痛苦啃啣着。

她縮回手去，笑了，像秋天一樣的苦笑。

——先生，再見了，但願時間仍舊還給我們一個陌生吧！

我沒有勇氣說出一句，只癡呆的佇立着，看她由房門走出去了，而且很清整的，聽到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而女人的咽泣聲，隱向病棟的一個角落。

掏出來兩張薄薄的紙片，我想再附加幾筆，或者能使她更確實一點，更美麗一點印在我的記憶裏吧！然而，也不可能了。這夜我沒有入睡，天上看不到月亮。

明天早晨，天上下着細雨的時候，我踏上了賃來的汽車，出來送的人似乎很多，但是我搜索了幾遍，却沒有看到她的影子。

於是，我走了，而且更遠遠的走了，

以後的幾個年裏，因為生活的安定，有時在夢裏會看見她，老是那麼冷冷的垂喪着臉子，使我感到不解的厭膩了，

一個女人，多麼平淡的在生涯過程中滑動過去？

忘記了，我幾乎遺却了那傷感的夢寐了。

五個年，我翻起破舊的日記簿，又找到那一張已然焦黃了的紙片，模糊着幾條看不清楚的線道，從這裏我又看到那一張熟諳的面龐：曾經哭過的，也曾經流過淚的。

在生活的洪流裏，她的遭遇能容我作一次無邊際的猜想嗎？

—— 她會幸福的。

我也禁不住情感的衝激了，我將到那裏再遇到愛過我也磨練過我的姑娘了呢？
記憶，只有惹起我平復後的創痛了。

—— 四月的某夜夢醒後

都市風景線

天明。

煙，黑橙橙的一層，遮住了天。

門開了，擁出來披髮的女人，提着鞋，呼喚着：賣漿子的。

車輪從遠處動轉來了，運轉手打着長長的哈欠，說着昨夜睡疲憊。

風吹過來，一個龐大的圈子。

——春天風高，真他媽的……

乞食者從簷下溜躑着，用破袖子遮住嘴，狠命的嚥住一口氣。

由旅館門口跳出來摩登的女人。

——洋車！洋車！

——到那兒？

！頭道溝唄！

斜瞪了一眼，眼角上載着睡意。

太陽升起來了，車和人交流着。

誰說是：春夜短呢？

二

電車站。交通會社前。

人，零星的聚來。

！哦！科長早安。

小鬍子神氣的點了點頭，掏出來懷錶看看，又焦急的踱着步子。

一分，五分……時間像一支箭。

汽笛響了。

！悞了時刻怎麼辦？交通道德！

！噢！蜜斯楊，這麼早就穿上單風衣了？

！您可別說啦！

姑娘的笑，總是那麼溫柔的。

一個意識在他腦袋裏打着圈子：春天是女人的，也唯有女人才有點綴起春天，才配佔有春天。

風真作美，掀起了她的長袍，

！喂！老王的眼睛怎麼啦！像一條線！

一陣哄然的笑，緩和了焦灼的空氣。

他看着她，忘掉了看錶，忘了電車。

！車來啦！

蜂擁着，車掌擺擺手，人們失望的退下來，玻璃窗上，明晃的：“滿員”。

三

灰土吹起來，又勻散的落下。

帶玻璃紙的口袋，落滿了厚厚的土面。

！靈驗著名，效用偉大，一圓一包，隨贈一包不取分文！

小伙子狂喊着，摸着鼓起來的兜子。

！看這裏的仁丹牙粉，仁丹牙膏，管保好使，一圓一份。外帶抽彩！

人又擠過去。

掏錢？一圓，得頭彩，洋錶一隻。

擠呀！便宜送上門害不揀！

！看戲報，白牡丹演桃花庵哩！

！小娘們，真風騷！

紅的紙片飛遞着，人手一張。

鑼鼓響了，高高的板子上寫着：池座四圓。

摸摸錢包，補腎丸三圓，仁丹五毛，剩下了七個白銅板，三張國幣一元券。

對付一頓早飯去吧！

三個油條，一張油餅，兩碗豆腐腦。

出來，太陽高高的。

四

火車進站了。

！新京！

人湧湧着，一個個進出了狹小的柵欄。

！寶山？五圓！

馬車夫用手按着價值表，誑向着新來的顧客。一邊又拉着馬，揮着鞭子……。

！太貴！兩圓去不！

！坐不起就别扯，拿回家給老婆買褲子去吧！

！你說甚麼？

兩個人扭在一起，拍！拍！臉上紅了起來。

警察所裏，添了一件“喧嘩”。

觀光汽車開了，滿洲姑娘說明着。

南嶺的戰蹟，國務院的偉大建築物，忠靈塔的砂石路，兒王公園的銅像……

—— 終點了！跳下來：大同廣場。

—— 國都！呵！一曲敘速的行進。

—— 四百米的圓周，八達的柏油路。

五

—— 大同大街老是那麼挺直的。

—— 狹小的門，低隘的屋子。

—— 打！一毛錢二十個木塞。

—— 招待誘惑的吹着煙圈，臉上厚厚的粉層將要剝落下，口紅真鮮艷。

—— 哎呀！

—— 一個彈打在頰上。

—— 挨壓甚麼？初次不受用嗎？

—— 遞過來一個俊俏的眼風，夾着嗔怒的一笑。

煙盒掙扎着，槍却又不饒過它。

落在盤外了，一盒煙遞在手裏。

「三毛錢，一盒煙？」

「講的是逗娘們嗎，那一咧嘴多够勁呀！」

生意興隆，人門走出去，又走進來。

打槍也成了高尚娛樂，鍛鍊槍法，裨益心身！更是紅粉當前。

老板偷着掀開了後房的布窗簾，向外邊露一個鬼臉，一邊又數着收入。

招待却幽嫻的檢起了另一枝捲煙。

又一彈飛來，她柔媚的彎下身去。

六

小舟搖過了小橋。

波光映在臉上，更嬌嫩的交給年青人一樁喜悅。

看着天，看着雲影，看着水裏的影子。

「學校真磨勁，才下第三堂我就溜之大吉了。

女人報給一個感謝的沉默。

春天的戀情！

到處漂動着幽揚的歌音，喧溢着恣情的歡笑，春之懷抱裏的溫柔呵！

太陽照在他和她的身上。

伸伸腰打一個哈欠，正午的汽笛叫了。

——看電影？嘉寶的愛焰，張翠紅的初戀，胡楓的愛人，袁美雲的紅樓夢……

粉紅的羅曼斯，粉紅的生涯，粉紅的夢。

年青的男人，年青的女人，相偕的行進着，再沒有節季的寂寞和憂鬱呵！

黑黑的影院，影片上映着。

半裸的跳舞，婉轉着嚶々的歌喉。

兩顆頭靠近了，緊緊的。

後排的觀客席上發出一聲口哨。

走，新天地去！

狹窄的小巷，推送着雜踏的人羣。

小夥子一幌肩膀，擠開了一條縫。

——見客啦！

粗啞的噪子，像破鑼。

小屋的佈置，一張桌子，一張床。

牆上貼着鴛鴦戲水，和神女生涯原是夢的對聯。

神女，真的是一支夢嗎？

——今年多大歲數？

拉過來手，接着就是攬個滿懷。

——才十七歲呀！

——真是好時候，一朵鮮花兒開啊！

女的狂笑了，坐在小夥子腿上扭動起來，小夥子心裏跳，口渴得要命。

——晚上您能來嗎？

生活教給她不知道羞恥了嗎？

錢和肉的交易，沒有光亮的市場。

破鑼的聲音，呼喊著。

八

四點才過，汽笛響了。

夾着提包，竄出了高大的樓房，計算着這一天的所得。

人真是愚蠢的蟲豸呀！

光潔的柏油路，敲起囂紛的足音，交通的指揮標識轉變着。

——哪兒去？喫茶店？

——不，今天得上西城樓嚐嚐新。

沒有家的年青人，像一匹沒有韁繩的野馬喲！到那裏去害不都是陌生？

歧路口，人們分散開了。

——再見！

——再見！

忽忽的來去呵！就這樣把人疲憊了嗎？

走着路，想着不能忘記的事情。

什麼？人攏了過去。

市虎肇禍，壓死個老婦。

血充滿了臉和手，靜靜的放在道上。

來檢查了，運轉手載上了電驢子。

人和人的摩擦弱！

九

夜裏。

街燈閃爍着，大商店的彩飾變幻着。

都市只有在夜裏。

碩長的紳士，縹緲的女人，街頭的小販，乞討的叫化子，分演着這一幕。

——買什麼？你老？

買賣人露着諛笑向每個顧客。

——樓上嗎？兩圓！

影院貼出了漲價的宣示：「反正是『超特傑作』」「明星主演」「愛情巨片。」

——今天晚上是坐樓殺媳。

戲院的笙歌，彷彿由棚頂穿出來。

——橘子，瓜子，蘋菓，洋梨……

——煙捲，天壇，若櫻，萬代，

從黃昏，到深宵。

走到這邊，再走到那邊。

人擁擠着，在路口作着綜錯的交流。

夜在都市，更濃艷，更眩惑。

街燈閃了一下，幌過了賣淫婦的臉。

十

酒樓裏，像白晝。

盃子斟上，又露了底，在不停的傾注着。

是一盃刺激的良劑，讓人痛快的酣飲着，忘掉了他們的追求與企冀，失敗與苦悶。

——您喝呀！天亮早呢？

離不了女人的，特別是春天的夜裏。

歌嗎？——郎呀！咱們兩是一條心！——

嬌媚的眸子，晶明的盃子，幻動着。

夾了一塊肉，什麼滋味？

飲，對杯。

帶有幾分醉意了，臉上泛起紅暈。

—— 詩一樣的生涯呵！

邁出來酒家的門口，餘下一聲輕巧的女人的笑。

天上有屋子。也有月亮。

幾匹幽靈，在摸索着他們的前路。

夜的都市停止了喘息，像睡下來的猛獸，都都的伏臥着。

風颳過來，時間將破曉了吧！

—— 忘記的一宵

鮮苔

一

秋深的節季，落葉堆裏的柳村是更寂寞着了。

這村子在無邊際的野原裏，有如一所狹小的墓場；它四周是繞着一道三四尺深的土壤，那土壤的上面參差的聳立着合抱粗細的柳樹，一從進了秋天，落葉失掉了根蒂的飄落着。一層復一層的，彷彿要把這壕裏的柳村給掩埋了似的，在秋風裏打着轉，又聚起了小堆。

柳青從清早就在壕岸上收拾着枝柴，落葉不時的打到他的紅紫的臉上和豁露着的胸膛上。那是堅硬的筋肉突起，由於累人的工作不時抽搐着，是那樣健美的刻劃出爲生活而爭鬥的勞跡。他不停的彎着腰，用爬子收攏着躺在地下的枯枝和腐草，一直到晌午才直起身來喘了一口氣，把爬子往樹幹上一靠，同時豆粒大的汗珠順着他的臉和胸

腔流了下來。

——唉！又是秋天啦！

秋收後的田野，在柳青的眼底，是一片平坦地伸張着。地下只零散着禾粟的顆粒和低矮的結着實的野草，靜靜的曝着晚秋里的陽光。一年這樣馬虎的混過去了，接着他又想到冬天，糧食除掉交給李村長的地租外，才只賸了僅少的一石紅糧和豆子，賣掉了連作一套棉衣服都不够，而且冬天又吃什麼呢？這生活的暗影遮蔽了他那常態的笑意，他又下意識地，幾乎是習慣的：

——這都是咱祖宗治下的！却讓這輩人興了洋，要我餓死？非找李村長好好算算賬不行……。

其實，傳說這柳村從前是爲一個大戶柳家所佔有的，然而年代帶了人事的興衰，往昔的故事也在人們的記憶中滑落了。現在柳村裏姓柳的却只剩下了柳青一個人，他是一個獨身的窮漢子，住在靠着壕的一所土屋子裏，每年耕種着李村長的地，到頭混上了吃喝便算是好時氣。這村子裏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呆子，因爲李村長常罵他：

——你這個呆種，明天你給我搬出柳村去！

他總是沒有感情的笑着。日子多了，誰都疑惑着他是個呆子，若不然爲什麼遭人的話罵還不回聲呢？

今天，柳青又想起了李村長那副狡猾的面影。於是他狠狠的吐了一口吐沫，低聲的咒罵着：

——老雜種！你欺負老子，你看老子饒你不饒你！

他好像吐了一口氣似的，用兩手緊了緊腰帶子，挺了挺胸膛。那永恒的徘徊在他心底的思想又浮現出來，就是他想如何把李村長那幫人趕走，然後由自己把它好好整頓一下，這雖然有幾分奢望在裏面，他想唯其這樣才能對得起祖先，才能……。

——青哥哥！

猛然的把他從迷惘裏驚醒過來，他回過頭去，一個村莊的少女由那小道上跑來了。

——加小心點，別摔了！

——自己又在這裏想啥呀？

她的笑總是給柳青以無限的安慰。特別是兩顆黑汪汪的眸子在他的臉上一轉，他彷彿從她的眸子裏看到那希望的光亮了，像一個熱流似的通過了他的全身。

——沒有想什麼。翠姑娘！

他說着翠姑娘的名字，又低頭巡視了一下自己粗破的布衫，不自然的他臉上感到一陣灼熱。他差不多沒有勇氣挨近翠姑娘的身邊。

——青哥哥！

她頭低垂着，緊靠着柳青的健壯的身軀。

——今天那討厭的李老頭子又去啦！和我爸爸說要我給他們的金貴去作媳婦。

——那麼妳爸爸怎麼說的呢？

——後來，我沒有聽清楚。不過大約是答應啦！你也許知道；我們欠人家的糧租是一輩子也不會還清的，除掉了這個法子把我斷送了以外，爸爸說是再沒有好法子。

翠姑娘說着話的時候，聲音差不多低弱得到聽不見。

——那妳也是一定喜歡這樣作啦！

柳青極力抑制住了胸膛里的熱情，故意用話語譏諷着。

——青哥哥，你太冤枉了我！

翠姑娘的眼淚已經止不住的滴落下來，索性把身體全靠在柳青的身上，委屈的哭着。看着肩部的聳動，柳青感到了一種不可脫卸的責任，於是他鎮靜地，甚至像忘掉了方才的激動。

——那麼妳打算怎麼辦呢？

——我，我……我是一定不願嫁給他們的。

決心的，翠姑娘抬起淚痕縱橫的臉，逼視着柳青，她把一個女人具有的僅少的希望都投給柳青了。

這事情使柳青沉思着。好久，好久……

——這只有……

——怎麼的呢？

——只有我向妳爸爸懇求把妳嫁給我。

他說了這句話，沒有勇氣看一下翠姑娘，因為他明白這祇不過是一種夢想，事實恐怕不會是這樣容易的。

——也好。

當一個人沒有路可走的時候，隨便說出一條走不通路，也能博得他的贊同的，翠姑娘就在這自慰的心情下回答着話。

陽光漸漸移動過去。這土壕上陰森的送來了涼風，他和她都不知道在想着些什麼，沉默着，落葉又在地上轉動着，跳躍着。

——我回去啦！

翠姑娘懶懶的站了起來，向柳青擺了一下手，又順着走來時候的那小路，走向了村落街道。

柳青一直看她轉過了一帶土院牆，才吁了一口氣，又揀起了爬子把被風吹散了的枝柴收拾到一起。拿出來預先放在壕裏的竹筐，一把把的用手向裏裝運着，他依舊想着翠姑娘的事他想他正需要這樣一個妻子來幫助他，他不能眼看着她嫁給另外的人。

才裝滿了一筐，抗起來要往回走，李村長邁着穩重的步子走到了他的面前，先就是一陣冷笑，笑得柳青戰慄的放下了竹筐，像候着誰安排似的直立着。

「哼，這壕上的枝柴是你的嗎？也不得我一句話，就來隨便揀，這……這簡直就沒看起我這村長呵！」

「不。村長，我這是……」

柳青口吃着。

「什麼這個是的，你把你祖宗的臉都丟淨啦！還向人說呢！這柳村不要你，明天你給我滾！」

說着話，李村長那紅潤的臉上的肉在一起一落的掀動着。

柳青什麼也說不出來，他在想着祖宗的臉叫他怎麼丟的，他是不是應該掙點氣，作個樣兒給別人看看？

「可是翠姑娘方才又來過了吧！」

—— 你倒說呀！是不是！

—— 是。不是我要她來的，是她自己來的！

—— 管她怎麼來的呢！以後你要少接近她！你該知道她是我的兒媳婦了。是李村長的兒媳婦了。你要不聽我的話，小心點打折了你的腿！

一串話說完後，又丟下一陣使人戰慄的笑，搖擺的，踏着落葉上的暮靄走去了。

柳青無力的坐在枝柴堆上，把眼睛睜得圓圓的凝望着柳村的房屋和傍晚的炊烟，一切在他記憶裏都是陳腐的，他現在對這陳腐的現實生活感到一種窒息與憎惡，他想起了好多無邊際的遐想……

一直到秋陽抹上了林梢，他是靜靜的在壕上呆坐着，身上披着晚風中的落葉。

二

將是村裏吃過早飯的時候，柳青提着兩個束着紅紙票的包走進了翠姑娘的院子。

他一夜並沒有得到安靜的睡眠，他幾乎連眼睛都沒有閉上過：聽着風搖着樹枝的嗚咽，他就在這夜裏又重記憶起了好些年被忘掉了的父親，和那美麗的過去的生涯。

只要他一想到了那童年的過去，總像有說不出的甜蜜似的，他還記得很清楚，父親是那樣的的身材，說起話來像洪鐘似的，是怎樣親熱的愛過他，那時候他的家是住在村子裏最闊綽的李村長的院子裏。從前他是再也記不清楚了，自從他有了比較深刻的回憶，他是有着一個最漂亮而最年青的媽雖然並不很愛他。

這幸福的生活，會延續得很長，就在他八歲的那年父親是由於衰老而病了。他的那年青又漂亮的媽也接着走去了。他的生活上起了一個極度的轉變，還是由於他父親的死去，他再沒有過一天幸福的日子，他被人們厭棄着，李村長——他父親的知己的朋友，佔去了那寬綽的房產，另外也都星飛雲散了。柳青於是就在這陰鬱的生活裏繼續生長起來，他極力想忘掉那一些，他每天在想着自己將怎樣的恢復了祖先的榮譽，將怎樣使柳村一天比一天強起來。

歲月是慣會欺人的騙子，他的憧憬，他的希望也漸漸的淡漠了，他幾次想要從這生活圈裏走出去，他想外面或者是有着春天的。但是，確實的他是那樣愛着翠姑娘，這些年翠姑娘的安慰成了他生命的一種力量，失掉它也許就不會生存的，終於，他又這

樣活下去了，

柳青的感情是暴戾的，有時候他恨李村長和翠姑娘的父親這一類沒有良心的人們，過去會踏破了柳家的門，作著諂媚的虛心的舉動，一旦由於他的父親的故去，這羣人趁火打劫的拆毀了他幸福的巢窩，他真這樣想過，有一天，這些人總是要不了的。如果不是特別的衝動，他好久好久沒有敢把那過去的故事記起，這夜他摸撫着溫柔的記憶，懦弱的哭泣了。

天將亮，他習慣的爬起來，作好了早飯，吃了沒有幾口就放下了筷子。他心裏感到惶恐，他噎不下去，稍微整理一下陰濕的屋子，穿上了那件不常穿的藍大衫，又拿出了夏天帶上鏽地賺的兩圓錢，換到了兩包點心和餘下的四個白銅板懷着某一種說不出是喜悅還是畏懼的抖顫的心情，踏進了翠姑娘家的門限。

迎出來的是翠姑娘的父親，彷彿比以前更瘦弱了，但兩隻靈活的小眼睛是更閃亮了。在模糊和懷疑的感情下，把柳青讓進了上房半間的小客廳。他起始了生疎的應酬。

——老王伯原來很好嗎？

——很好，

隨說着，用手撚了撚鬍子。

！我，很忙，一個人的事樣樣都得手到，所以好久也沒有來給老伯請安，真太……虛構的話語，在柳青說來是那樣不自然，使對方也起了厭膩。

——誰都是一個樣。

焦黃的臉皮稍微聳動了一下

主客都沉默着，彷彿一時誰也找不到什麼該說的話。早晨的陽光緩緩爬上紙窗來，不多時候已然照滿了這小室，柳青沐在這光靄裏，身上感到一陣溫暖。

——這兩包點心是特意給你老買來的。

他想到了這次所來的使命。一面推着擺在桌上的兩個紙包，一面又想把話意可能的繼續下去。

——是點晚輩人的小意思……

——這倒用不着。話是在推辭着，手却是把它提上了櫃蓋。

——你來還有別的事嗎？我過一會還要出門。

——沒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不過，太冒昧一點，就是翠姑娘還有沒有討妥了婆家？

柳青的臉紅漲着，心在跳的很厲害，彷彿要從嘴里跳出來。

——還沒有。怎麼？

爲這突來的問訊的驚訝。

——呵！還沒有。那慶老伯，可以把翠姑娘嫁給我嗎？我……

他還想說他是有着怎樣充裕的生活，但是這謊話在嘴唇上顫動了幾下就消沒了。

——甚麼？誰？

彷彿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疑心是自己聽錯了，再不就是說錯了。

——就是我，翠姑娘不可以嫁給我嗎？

柳青囁囁着。

這次主人可聽清楚了，嘴立刻浮出了一個不屑的醜笑，接着從椅子上站起身來，

眼睛在柳青的臉上轉，要發掘點什麼秘密似的。

你，你但問你都有些什麼呢？還不是窮人一個，比要飯化子強不多，翠姑娘是我的女兒，假如現在有兩條道：一條是走向天堂的，一條是走向地獄的。我能讓他走那條路？我能希望她受罪嗎？我看你有點太不遠時務！嫁給你？一個窮小子，嘿！還不得遭一輩子大罪！

這嚴厲的拒絕和嘲笑，給柳青一個意外的創痛。他不安得再坐不下去，在冷酷的眼光裏告了辭，留在後面的是一串輕蔑的訕笑：

——真他媽的不要臉！撒泡尿來好好照照自個，還想口味高的呢！

.....

柳青沒有勇氣再聽下去，他是那樣踉蹌的走向了歸路。打入秋天以來他第一次感到了節季的冷意，輕輕的打了一個寒噤，這冷意浸透了他的心了，任憑他是走的如何快，這冷要凝結了他似的追跡着他。

他想起了繼這秋天而來的該是甚麼呢？他現在已然沒有了傷感和喜悅，事實教訓了

他：幸運於一個人是不可預期的，只有用自己的力量來掙取自己的生活。

他想着，走着，當他停下來步子，他已然立在圍着這村落的大壕外了。於是，他延着這土壕獨跡的散步着。

展開在他面前的，依舊是那莽莽的平原，偶然，他看見了一些野草的籽粒在秋原，散佈着了。他愛惜這堅實的生命，他把它捧到手裏，珍重的又放到地上去

三

連着兩天柳青沒有出去收拾枝葉，就在那第三天：他是呻吟着病倒在炕上了。

他的頭，火炙着。整天整夜陷在昏迷的狀態裏，他口裏乾得很，他想喝水，但是喊破了嘶啞的喉音，並不能滿足這僅少的願望，於是，他掙扎着爬下了地去，他想走到外間的缸旁飲幾口清涼的水來清醒一下，沒有邁到兩步，順着炕沿軟癱的仰倒在地

苦

蘇

他再什麼也不知道了，狙擊着他的意志的是李村長那駭人的笑臉，和王老伯的冷酷的眼光，像兩條利刃在宰割着他，同時，那訕笑和嘲罵，在耳旁像潮水似的嗚叫着：

「你，你窮小子，你也敢想這些！」

「真他媽的不要臉，連你祖宗的臉都叫你給丟淨啦！」

他就昏沉的無知覺的在地上睡去了。陽光帶來了一個白晝，又丟給一個黃昏的時候，他漸漸的爲一種音響所驚醒過來了。

「青哥哥！青哥哥！」

「醒來呀！青哥哥！」

頭被搖擺着，上身被抬起來又無力的放下了。又經過了一些時候，他像從一個噩夢的醒來，睜開了沒有光彩的眼睛。

「你怎麼啦！躺在地下不是要受涼嗎？」

他起始看見了一條模糊的女人的手臂，接着他又看到了一張美麗的女人的臉，他更看到從那張臉上有淚水流下來了。他這回才辯清了是翠姑娘，是他魂夢裏總也沒有忘掉掉的翠姑娘。

「我，我口渴，你給我一盃水吧！」

聲音沙沙地。

——還是先躺到炕上去吧！來，我扶着你。

翠姑娘用一隻胳膊扶着他的脖子，他無力的掙扎着站起來，挨近了炕邊一頭向裏倒下去，翠姑娘趕快替她拿過來枕頭。

他喘着，他如同衰朽的老人似的喘息着。

翠姑娘在外間燒起水來，她是那樣精健的操作着。而且，不時的望着躺在裏屋炕上的柳青，雖然她的心上蒙上了一層抑鬱，他以爲只要柳青哥哥在她身邊，她是不會丟失了她的希望的，她只在想着怎麼樣使柳青哥哥健康起來。

柳青再被喚醒了的時候，陰暗的屋子裏點起了一盞半明的油燈，翠姑娘扶着他坐了起來，替他端過來一碗才作熟的粟米粥：

——你喝點粥吧！……就會好起來的。

柳青看着似燻考紅了的翠姑娘的臉，感激的淚滴早由深陷的眼巢流到頰上來。

——翠！都太勞你了，我真說不出我的心……。

！怎麼又哭了呢！

翠姑娘輕巧的用手巾拭掉了他臉上的淚痕。

！我希望你注意一點自己的身體，等你好起來，我們的事情總是好辦的。

柳青從好些年的冷酷的人間裏，體會到了一絲溫暖，他覺得身上也增加了一點力量，欣慰的喝盡了一大碗粥。

秋風在窗外逡巡着。

油燈旁，翠姑娘在沉思着似的垂着臉，兩隻手不住的擺弄着油黑的辮子，到底揚起了臉來，向着倚在炕頭的柳青，靜靜的。

！就在你從我們那裏走出後，馬上我爸爸就答應了李村長的婚事了。說是後天便要過禮的……

一直聽完了這話，柳青的臉上起了一次不平凡的痙攣，他的血又沸熱起來了。他死握住了翠姑娘的手，彷彿言語已不能代表了他全部的思想：

！翠，我們走吧！我們還是離開柳村吧！

翠姑娘暫刻的震驚後，又恢復了原來的安靜。

——不。青哥哥，我相信命運不會拆散我們的，我們該把未來委交給命運！

翠姑娘的手從柳青的手裏落下來。油燈的光焰裏柳青蹙着眉頭，苦痛在侵蝕着他的思想，他覺到了空虛，這空虛裏一切都毀滅了。

——命運！翠，命運是甚麼呢？

——青哥哥！我覺到一點恐怖。我沒有勇氣那樣去作，我怕，我怕那黑暗的夜。

翠姑娘張着兩隻眸子，畏縮的望着屋子裏的每個角落。

——有我和妳在一起。翠：妳不要怕。我是有力量的，我能對付他們，妳該相信我！柳青的眼裏閃出一條光亮，這光光照澈了在黑暗裡徬徨着的翠姑娘的前路。

——我永遠相信你。可是，我們又到哪裏去呢？

這問題，不容柳青不仔細思索一下。他用手支撐着前額，耽於片刻的沉思，終於讓他找到了一條未來的路。

——翠 妳不需要存有疑念，我們只要能堅實的擔起我們應作的工作，總不會到處都

受着屏棄或拒絕的。妳，翠！妳能受苦嗎？

——我們祇要能有快樂的自由的生活，我甘願忍受一切人間所應遭受的苦難，但是……

——怎麼呢？

——我總以為這多少是有點危險的，我有點害怕！

秋風吹着落葉打上了紙窗。

——不會的，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那麼，我們幾時走呢？

——就是後天吧！過禮的那天夜。半夜吧！我在妳家的大門外候妳。

——呵！那我們就逃脫了。我們就該有快樂的日子了吧！

希望的火焰，在翠姑娘的心原上閃亮着了。

——就那麼辦吧！

——可是你的病呢？

——這兩天我自會好起來的。

柳青離開了炕牆的倚靠。

——妳該回去了，可是，這消息千萬不要洩漏了呵！

翠姑娘謹慎的點了點頭。

老秋的好友是這樣的短。柳青把翠姑娘送出來的時候，三星已斜向天邊，正是子夜時分。

他和她緊緊握了一下手，她像一枝落葉似的走去了。

四

柳青悠然的醒轉過來。

——
他覺出了週身的創痛，從一個木板孔隙瀉進來的陽光裏，他看到了兩手上和胸部的血漬。他驚異的，他恍惚是一個夢境，他想要走出去看看這是哪裏，但是，才一站起來馬上坐倒了。這回他仔細的看出來，自己的脚和手都緊緊被縛繫着，不容他稍微動一下，澈骨的痛楚，使他不自己的倒了下去。

——
漸漸的，他記憶起來了。是昨天和翠姑娘約定的夜裏，他從天將黑時收拾着了東西

，打成一個小小的包裹，焦急的盼着黑夜的來臨，而那夜是特異的遲遲着。

差不多又是那夜他送出翠姑的同樣時刻，柳青背着包裹，手裏提着一根山藤的棍子，別去了他寄居過的那陰暗的家屋，走向了翠姑娘的院子去。

道上是那樣清肅着，連一條人影也看不到的寂寞的這柳村的夜裏，柳青像一匹幽靈似的，靠近了王家的大門。傾耳聽一次，一點聲息也沒有，人都在秋天的夜裏安睡去了。

他安心的候着，數着流星的飛逝。

當他一想到了這最後的柳村一夜，是怎樣寶貴的記憶呵！他貪婪的凝視着這夜裏的柳村的一切，他想：

——我會回來的，而且最近就會回來的。

但是，矛盾的心情又在責備着他。他想起了那過去的日子，他想起了。自己從前所有的抱負，他簡直要痛哭一場，但他並沒有敢那樣作。

夜是拉着灰黑的幕在往下墮。

柳青佇立着，夜深時候的風使他抖擻了一下。就在這時候那大門開了，走過來一條黑色的影子，他沒有疑慮的迎了上去：

「翠嗎？」

那影子並沒有回答，一直走到了他的身邊，接連着就是幾下堅硬的拳掌打到了柳青身上。又喝了一聲：

「來呀！這小子在這兒呢！」

柳青現在才知道上了圈套。他沒有理智的操起了藤棍四下里亂揮，但終久禁不得從院裏蜂湧出來的人羣，有的抱住了他的腿，有的扯住了他的手，他終於像野獸似的被獵人捕獲住了。

黑沉的院落裏燃着了幾盞燈火，誰擁的把柳青拉到了階下。他看清了那裏站着李村長，厲聲的：

「柳青！你竟敢這樣大胆，作事你瞞得過去我嗎？」

像梟叫似的，在夜風裏迴蕩着。

柳青激怒了。雖然掙脫不開繩索的縛束，但他用他所有的力量狂喊着：

「你沒有臉的東西，你騙了我的父親，你巧取了我的財產。我祖宗留下的都給你搶掠去了，你反了，甚至於連活都不讓我活，我非和你拚了不可！」

在好多僕役的面前，李村長遭受到了這樣的毀辱，使他想起了殘酷的報復手段。

「打！給我打死這窮小子，你他媽敢罵我啦！好！」

起初柳青還在這抵抗着鞭棍，但漸漸的他疲憊了，他昏眩了。以後他什麼也不知道的倒了下去。直到現在醒轉過來，週身的痛楚喚回來昨夜的回憶，他眼睛流出了血，他看出了這是一所板倉庫。

雖或他也想到過，也許就這樣無聲無息被人把生命給毀掉，他並不感到如何悲哀，因為他是照他的計劃實行了。只要能具有永恆的信念，為生活作最後的鬥爭，這不能算作失敗，不能算作失敗。

他看着日影在移動，他又想起了翠姑娘。他知道她不會賣掉他的，但她到那裏去了呢？是不是也遭受到了同樣的監禁呢？還是袖手旁觀着呢？

他煩躁的時候，他狂喊過，也沒有人來理會，他又失望的倒下去，望着圓形的棚頂。他也曾試驗着去解繩扣，但總一點效力也沒有，他手顫得很，那粗硬的繩子像鐵條一樣的緊緊了他，不容他脫逃。

才進了夜，也許由於陰天，這裏就暗黑了起來。

他委縮在一個角落，聽秋風的呼嘯，從木板的孔隙看着外面也是一片墨黑，天上一顆星々也沒有。

夜，沉寂的，一層睡意和倦怠撲到他的臉上來。他睡並沒有多長的時候，門的啓閉聲把他驚覺轉來，他握緊了拳頭，準備着一場至死的抵禦。

——不要吵叫！

熟稔的語調爬進了他的聽覺，他依然細心的看着走進來的人影，那人影再逼近了的時候，被他辯識出來了那是一個女人，而且就是翠姑娘。

——小聲點！你走吧！

翠姑娘悄聲的俯下身來。

「走。是的，還是走好。可是妳告訴我昨天夜裏的事情是怎麼回來呢？」

柳青從暗黑裏扒到了翠姑娘的手。

「青哥哥！你過於受苦了。這都是我的不好，我害了你。」

翠姑娘嗚咽着倚在柳青的身旁。

昨夜，天才黑就把我關鎖在房間裏，直到今天晚間才放我出來。是我從一個丫頭的嘴裏打聽出你在這裏，才偷了鑰匙跑來的。

「翠！那我們一齊走吧！柳青恢復了興奮的感情。」

「還，還是你先走吧！你找到了可安身的地方再趕緊回來看我。要不然，我們一個也走不脫的。」

緊張的，摸索着用翠姑娘拿來的刀，截斷了緊緊着柳青的繩索。而個人悄悄放輕着脚步，順着土牆由後門溜了出來。

「這給你用吧！」

一疊錢票塞進了柳青的手裏。

——要留心點自己的身體，我就會回來的。

說着話，柳青破了的衣褲，禁不起夜風的侵襲，打了一個寒噤。

——你快走吧！別叫人看見。

翠姑娘焦急的擺了擺手。

——但是，你可不要忘了我呀！

一滴熱淚滾在翠姑娘的臉上，只幾步，那條粗黑的影子就消沒了。

五

一場雪後，埋藏了這野原上的一切。也埋藏了聲揚多日的關於柳青被捉以及逃走的消息。

代替這個的，翠姑娘出嫁的喜期，一天天逼近了來。李村長的院裏早高大的搭起了喜棚，操辦的人擠滿了那棚裏的院心，李村長紅潤的面龐分外光澤起來，那笑聲仍然不斷的吹送到每個人的耳朵裏。

就在那喜則前雨天的夜裏，西北風又颳起了清冷的雪花，給這村子帶來了冬天的蕭瑟與寒威，到第二天早晨，棉花一樣的雪片遮沒了村里的道路，也填滿了繞着村子的土壕，翠姑娘却脫開了李村長的監視而失蹤了。

據說有人在下雪的那天晚上看到過柳青，因為他是昏沉地，泥醉着說不出話，也沒有人留意到他的行動；等到發見了翠姑娘失蹤後，搜遍這柳村，再也看不到柳青的影子。土壕外又是沒有邊際的，一片白茫茫的雪原。

柳村這回完全被寂靜封鎖着了。近了冬月，雪是一層一層的降落着，整個掩埋了土壕下那低矮的，沒有了主人的房子。

—— 九月中旬，新京南嶺

悠遠的家

一

夜，春天的夜裏，風呼嘯的敲動着百葉窗。餘外都是寂靜的，彷彿一切都沉睡去了，都竄入他們憧憬的夢境裏去了，只待明天破曉的晨曦，投給他們一些快樂，抑或是懊惱。

思超慢慢啓開了窗扉，仰望着石青色的天板，和幾顆抖顫的星。夜風有時候從他頭上掠過，他沉悶的吁了一口氣。一絲情緒，霧一樣的，散漫的，帶着森冷的記憶，展開在他的心之原上。

思超是二十幾歲的年青人，在最近將要結婚的。但是，深陷的眼框，癡呆的目光，高出的顴骨，充分顯示着他的衰老。已然沒有一些青春的活潑與明朗了。

他自己也常想起，從大學裏跑出來的時候，自己是如何的英勇與健壯。有着年青人

跳動的心，也有着沸騰的熱血，現在都只有咒咀遭遇了。到現在添滿了生活的只是一些不良的嗜好，又麻雀，玩撲克，飲香檳，弄女人。在他都幾乎成了平凡的習慣，於是整個的人生，在自己的惋惜裏，就這樣滑墮下去了。

自己沒有過反悔的戒心嗎？其實這又何嘗限於一次。他常想，堅決的——從明天起該結算一下過去的荒唐了吧！

然而這只不過是愈摧殘他的一付藥劑，到了應酬的時候，他不能夠袖起手來，或者搖搖頭來拒絕。因為他很明白，他曉得自己追求着的是金錢與享樂，爲了滿足這追求，他不能夠吝惜他的交際，否則，那只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而已。

於是他覺得自己是墮落得愈深了。使他的靈感撕掣着，忍受着最大的痛苦。他不敢呼籲，也不敢呻吟，因為生活的重壓是永遠不容脫逃的。即便是隔離開來一個僅小的罅隙，也是不可能的。

這時期，一個劫運又輕々落到了他的頭上。他起始以爲是帶來了黑暗中的一枝火柴，渴燥中的一盃香醪，事實是不符他所想像的。除了由來的忍受之外，他更嚐味到了

：傷鬱的果實，使他的性格由沉默而變成殘暴了。

幾個年的社會經驗，告訴給他虛偽的效果。他再不復像往昔了，是的，他確是變了。他笑，他唱，他在人們的面前總是那樣高興的應對着。他沒有留戀的踢出去他所不愛的事物，他要幸福，他要安逸，他恣情的完成了他的享樂素願，他覺得週圍都很可愛了。同時吳思超的這個名字也惹起了多少人的注意。

他除了物質的享受外，更想起了精神的憑依。他先裝飾起自己，然後向廣汎的人間，去求他愛的對手了。

在偶然的相識下，使他結識了英蘭，一個古老門第的女兒。他慫恿着她脫去了家庭的桎梏，來謀兩個人的幸福的結合。

英蘭無思索的投在他的懷裏。

—— 思超！只要有我，我將藐視所有的人間了。

他態度很瀟灑，對於一個女人的愛，更是應酬得面面俱到。他告訴給他以他的志願，他的學識，他的地位，他的未來。

輕易的，兩顆心繫在一起了。思超和英蘭訂了婚，而且在夏初就將舉行婚禮。地址是都市裏最馳名的飯店。

思超近來很很快活，一椿一辦置着吉期的準備。錢，已然不成問題。那麼一切不都是沒有阻攔了的嗎？

今天，思超却意外的不高興起來。

由街上買回來的鑽石戒指，在燈下擺弄着，突然在桌角被他發現了一張畫片。是由海濱的一家旅館寄來的，那上面，除掉了收信人的住址和姓名外，只押着一個旅館的宿泊紀念印

畫面上是汪洋的海水，孤獨的翱翔着一隻沙鷗。遠天的雲陣又是那樣黑沉沉的，彷彿是一次暴風雨襲來的朕兆，沙鷗掙扎着最後的飛行，孤獨的在洶湧的海上。

他痛苦着那熟稔的筆蹟，那每一個字，每一筆畫，都似一條蟲豸似的嚙蝕着他的靈魂。從過去的記憶裏使他陷入煩悶和傷鬱的舊夢裏去。

這夜，他睡不下去。他俯向窗前，呼吸着夜風的氣息，從前的窒塞和苦痛，又加倍

的湧了上來。他是一個歷史的回溯者呢！把過去的，一幕一幕又拉了過來，他看見了自己的血與淚，都成了虛偽的點飾，他想戳破這些，已經感覺到力量的渺小了。

隨同根本思想的動搖，他想起了英蘭。她只是一個天真的少女，不應該那樣欺騙她，說着一些瘋狂似的大話。自己到底是做了些什麼？又能做些什麼？

——我該向她懺悔呵！

思超的思想轉動了一下，覺得依舊是不適當的。那將惹起了好多人的笑話，他們會說自己沒有勇氣和懦弱，自己將失去了在社會上的位置和名譽，那麼，金錢，幸福，安逸，不也都失去了保障嗎？

金錢和享樂，在思超的腦海裏起了一個廣大的旋渦。壓抑住了不平的波面。

思超沒有聲息的燃起一枝煙捲，在煙的氛圍裏，覺得眼前幻化出好多條道，然而他不能走另一條了。因為那太遠遠而崎嶇了。不論它會引導自己到哪裏，只要能減少跋涉的艱苦，他便要踏上這條道了。的確，思超覺得自己是衰老了，簡直像逢過風沙的旅駝，沈默的憔悴着了，雖然年歲的標識，依然在青春。

他覺得暗黑，他覺得冰冷，夜風從窗扉吹過來，他微夕的打了一個寒噤。天板上的星子，老是那麼默默的眨動着。

二

失眠，整夜思超沒有入睡。

靈感衝激着，使他隱瞞不了內心的疚責，使他對現實的生活發起了震動。然而他還要在這震動裏喘息下去。

同樣的宵分，思超在房間裏踱着。

他描畫起那一條大理石的塑像，陰森的記憶交給他一付帶有秋天氣氛的苦笑，冷冷的語調，在輕響着。

——你薄倖的孩子！

他想反問，我真的是薄倖嗎？他想起自己從孩子時代起，幾時不在服膺着自己的情愫呢？對於他一個流浪的女人，竟能摒出情感的籬笆嗎？

並不是良心上的呵責，這一刻使他想了一些過去的事蹟。而是思超對於那一條完整

的，熟稔的肉體，似乎在懷戀着了。這並不雜有情感的成分在內，只是一種人類的本能的衝動，使他制止不住了。

思超想去追他回來，甜蜜的吻着他紅潤兩頰，瘋狂的擁抱在一起。春天的夜裏。是怎樣溫柔而又是怎樣的短得使人沉醉着呵！

畢竟是不可能了。遼遠的海濱，困人的旅途，而況且他也許會離去了，像海鷗似的，迎着不穩定的波浪作最後的掙扎。

於是，在思超的心上，一棵黑點來了，啃噬了一下，又颯忽的去了。遠遠的煙一樣的消沒了。

繼續的，思超懷念到年青的，將給自己作妻子的英蘭，使他更煩悶的在案傍椅上坐下來，焦灼的用手撐着頭，繃起暗黑的眉端。

三天沒有消息了。電話沒有通過去，信寄出去得不到答覆，想要找到他的住所，又恐怕違拂了從前的約定，會使他不痛快。更許使他責備他的行動的失檢。

他疑慮着，彷彿有一條暗影投到他心上來。他畏縮着，他感到極端的恐怖。他想：

不要那樣吧！也確不會那樣吧！但是他不放心。

——拍，拍……：

輕輕的叩門聲，隨着思超的反響，僕役走近來。交給一個厚厚的封筒，又悄悄的退了出去。

任憑封筒上淡藍筆蹟，是怎樣潦草地寫着，然而一接觸到思超的視野，很清楚的思超便可以辨識出發信人是誰。

匆促的撕開了封筒的一端，一疊信紙，在他顫慄的神情裏，緩緩翻了過去。

——思超先生：

恕我這疎遠的稱呼，在短短的幾天沒有會面裏，有一種力量！一種不可遏止的力量，已經隔絕了我們的友情。不只是隔絕，直是兩極一樣的分劃開了。

這不能挽回的，我不願讓我的靈魂出賣給一個失掉了信仰中心的男人。我更不願看一齣未來悲劇的展開，那麼，在事情的伊始，還是更痛快的揭破了吧！

你也會譁然於這突來的消息嗎？

記得去年五月的都市，春輕輕踏到北國，任憑我如何憤懣過去的荒唐，要把自己扯成一條一條的，讓它毀滅，讓它沒有痕跡的毀滅。但是爲了要求你洞悉這消息的終始，又不能不重述起感傷的故事。

神的主使，有的是幸運在將來，也有的悲悽在將來。可是我們在悲劇的入口相遇了，相愛了，竟盲目的闖進了那洞門。我們眼前幻動着的是幸福，直到最近我才辨識出這不是人生理想的途徑，這裏會毀滅青年人的希望和寶貴的生活。但是，這已然多少是遲一些了。雖然，有人說：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我雖不能夠預審在未來，這一刻前的覺悟也不能說沒有效果吧！無論在你，抑或在我。

在初次的相識裏，我瀟灑熱情地燃燒，認定了這世界上只有你是我理想中的男性。雖然從前也有好多在我生命過程中滑動過，但是那卑怯，浮躁，狂暴，輕佻，都不屑一瞥的摒棄了。自從結識了你，是前生的宿緣吧，我不由自主的願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毅然地獻給你。我覺得自己的生命是灰暗的，現在光的源泉在滋長開來了，那時候的思想，又是多麼可怕的可憐的啊！

某一個時期，疑慮催動着，我爲了要深知一些關於你的事情，恍惚是一個早秋的夜晚，我們漫步在公園的林叢，由好多不相干的閑談，我故意把問題的中心移到你的身上去。於是你在長椅上坐下來，滔滔的述說人生的關鍵與偉大的抱負，那話裏充滿了熱與力的交流，哲理與現實的綜錯，我感動了。我對於你這英雄的崇拜更深切了一層，我現在該懊悔的，那首次贈給你的甜吻。

那沁醉的，不是未來的幸福啊！是將來的幻滅啊！你那虛偽的言論，無異的在背誦着一些你所熟知的語句，用來欺騙一個缺少社會經驗的少女。我真要罵你一句：偽裝智識階級的小丑！這還是我第一次對你所加與的侮辱哩，我本來不打算再羞愧你，因爲我們將永遠作路人了，陌生的路人了。但是衝激的情緒，又怎能不讓我罵你一句來消消氣？

我們的交誼，隨着時序的推進，更順利的增加了它的地位。到冬天，公園築起了銀白的冰場，我們常一道去玩。有一次的途中，你向我提出了最後的婚姻問題，實在說：我那時候的心是怎樣期待着一個夢境的實現呵！但當我想起了家庭，於是我告訴

你要經過家庭裏父母的考慮才能給你的答覆，那一晚的滑冰，你似乎很不高興，永遠沉默的似乎在思索着什麼事情。直到我們攙着手，用狐步舞的姿式旋動着，你那白的絨衣，襯着我深紅的短裙，愈顯出一種傲人的氣息。左近的人都注視着作一個欣羨的笑顏時，你才低聲的向我說起一些關於舞蹈姿式的話，這一個難於應付的寂寞，才如此的排除了。我們像平日一的歡談着，直至你送我到家門前的巷口。

到今年的初春節季，我們默數着沒有消失的踪跡，慶幸着一個週年的安全渡過，同時爲了謀再進一步的結合，你幾次激勵我消沉的勇氣。是的，那時我覺悟着該作一個時代的叛逆女性，家庭只是足以障礙我們前進的樊籠，我於是提起了抗議，在父母的不同意下，我要收回來幾千年喪失了的自由主權，用我自己發掘的力量，來解就唯一的婚姻問題。其實，父母的眼光也確有獨到處，那時候他們反對的最大理由，就是你太不誠實了。你是不是已符合了這劣評的一點？

在人的感情過分熾烈的一刻，理智多半要喪失了它的主宰。我爲了愛你，那過去我是真摯的愛你啊！我終於脫離了舊禮教的羈絆，由家庭逃出來，爲了經濟的斷絕，把

差半個年就將完成的師範畢業證書也棄掉了。到一家公館裏作家庭教師，賺幾個錢維持自己的生活，一方面又急於籌備結婚的行進。我忘懷了自身的犧牲，我是懷着一團烈火樣的热情，充滿了希望與期待。到五月子啼倦在柳隅的夏日，奏起的將是嘹亮的伴曲，我們完成了愛的最後，一切都是交給它滿足了。

然而，最近，幻想的夢寐終於打破得如此悽愴。

前天夜雨蕭々裏，我去訪你閑談，到公廨裏的時候偏值你到街上去還沒有回來。我告訴了僕役一聲就走進去坐在你的桌前，焦急着直待你到九點鐘，依然看不見你歸來的影子。我下意識的翻開你日記冊子，這是不當的侵害呵！我當時沒有想到這些。我在你這親筆的生活記述裏，發現了你許多不正當的行跡，和背棄時代的思想。

飲酒，嫖女人，在寂寞的生涯裏也固然不失於適當的點綴。但是沈緬於酒色，作鬼一樣的厮混，那是多麼卑陋的行跡呵！那裏肉麻的記載，我不能再看下去。我怕它會染污了絕潔的少女底心。我又忿恨着你沒有靈魂的人在都疲憊着你的青春，消毫你的熱力，我豫言着你已經沈淪到最末的人間層了。

你是一個你所聲明的人物嗎？你只不過是高唱着幾句別人教給你的口號，來攫取一些人崇高的聲譽吧了。從你寫的一些不健全的東西裏，已經十足描劃出你苦悶着的人生。虛偽和罪惡交織成你過去的生命，這也充分的顯示着你將接近了，幻滅與永劫的淪沒了。

你該明白：超意識的理論，無補於待改革的現實。我相信你將永遠呼喊着不聞痛癢的口號，直到翻盡了你生命的末頁，那你的眼前將依然是陳腐的現實，而其它或者更暗澹了。你也許會流淚吧！假若那一刻你能撤去你良心上的隱蔽。

你以為掛着高級職業的招牌，就該漠視下一切低弱者的活動嗎？社會在推進不需要指導階級的講評，只需要幹的勇氣和力量，你那學者態度的欺騙，已竟遺棄到時代的齒輪裏去了。

你喪失了靈魂，你遺棄了時代的需求，你更隔絕了現實的人生。充其量你只不過玩着極可笑的把戲，甚或至於連你自己也成了把戲的傀儡，你這樣一個人，已失掉了所有我以前對於你的信仰，已從我的理想的準繩滑落下去，而且毫沒有挽救的。

我不敢再和你結合到一起，我恐佈於一個未來的惡夢，昨天已竟辭掉了教師的職務，又跑回家裏去，求父母的饒恕。我將懺悔以往的行徑，改作一個真實的時代女兒。我還要繼續我的學業，因為我還需要更進一步的修養與磨鍊，這些都已平順的現實了。媽媽依然愛撫她的孩子，跋涉後迷途歸來的一匹羔羊。

我們的關係就此作一個結束吧！我們已竟分手了，走向兩個不同的世界了。一年的往事，讓它化作飛烟，化作流雲，飄失在虛渺的天際吧！

最後的話，我相信你的愛，我感激你的愛，但是結合不只是愛能連繫的。別的，一切，都不允許了。

就此別了。我默祝你的更生，希望再遇到你在一條路上，但是，那時候過去的都不要再提起吧！

相信你不会寫信來。就是來信，我也不會看就投進火爐裏去了。珍重你的筆與墨吧！和較比與墨更貴重的東西。

思超擎着信紙，似乎覺出一種力量在字劃裏滋生起來。不自然的把手垂落到桌面上去，接近燈光下的思超的臉，愈蒼白了。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

從他腦袋裏轉起好些奇怪的思想，然而一霎又都破滅了。他似乎是被施行手術後的患者，失掉了麻藥的力量，而使他感到了過度的創痛。但是，他不敢咒咀，他也不敢呼號，他只有忍受，他只有緘默的忍受。

他看到了一幅陰暗的屏圍，英蘭已從那裏矯健的越過去了。只賸下他在那裏。黯黑，寂寞，甚或至於死滅都在他的身旁蕩動着。他畏懼，他起來一次激情的療變。

—— 啊！兩個不同的世界！

他默念着，他要走，他要邁出去。但是一條鎖鍊絆住了他，只能使他惋惜，嗟嘆，使他對於過去的金錢與享樂起了懷疑，他知道他已然沒有勇氣去追逐一個活潑的生命了。那他將沉墮下去，永恆的。

當他照舊的燃起一支烟捲，他又想到了優越的物質生活，那是人生不可須臾離去的。那麼，現在走着的路，不是依然會給自己幸福的報答嗎？

些許的事情就這樣結束了。思超覺到一準空虛之極的清鬆，不經意的把信箋塞到抽屜裏去躺在靠椅上。閉起眼睛，烟圈從鼻孔緩緩升了起來，在百燭的燈光下，幻變着它的形影。

睡意催着他，不久發出了低微的鼾聲。

三

早晨，思超從靠椅上爬了起來。

由於夜來的睡眠不足，使他加重了頭暈和疲憊，他打開了窗子，讓新鮮的空氣來調換一下室內的污濁。迎着風微微的喘了一口氣，渾身感到了一絲涼意。

他閉上了窗扉，再躺向床上去。他不自然的緬懷起那一條大理石的塑像，瘦纖的軀軀光滑的皮膚，媚人的眸子，那嘴角上冷冷的苦笑，都在他記憶裏浮現了出來。無疑的，他感到了寂寞，他感到了孤獨者的淒踽。尤其是在公廨的夜分，由隔壁傳來無忌憚的嬉笑，更煽動了他其有的年青人的感情，那直是不可遏止的，烈火樣的在他胸底燃燒了起來。

他需要一個擁抱，他需要一個興奮的刺激。

他由床上跳下來，整理一下衣服，由案頭拿過來十四行的紅格用紙，寫寄給遙遠在海濱的女人。

筆在遲緩的劃動着，他彷彿有好多話要寫，然而又不知從那裏寫起。並且爲了焦急郵寄出去，只簡單的寫了半頁，便停了筆，裝進一個封筒去。標明了通信處，捺一下鈴，僕役走了進來。

——把這信趕快送到郵局去，早九點的速達郵便！

僕役走出去後，他困意全倒在靠椅上，想起來那紙上的幾句話：

——我的年青的姐姐：妳還是歸來吧！哪裏是妳的家？在海隅，在天涯？

那冷々の笑也轉變成溫暖的了。但一霎又變成秋天江水一樣的淒清，就這樣不斷的轉換着，揉擦着思超的心。他不想去到辦公廳，他也不想倒在床上睡覺。他總是寂寞的吸着烟捲，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的街市和雲片颺忽的天幕。

他想她會來的，而且很快的。那這裏將掃去了襲人的陰森和冷落了。他將開開窗扉

，讓春天走進來，不要在窗外作着啞默的停佇。

他翻着火車時間表，計算着日子。

一天過去了。

這夜他不會瞌睡，烟蒂添滿了案頭的磁煙灰盒，他整夜的盼着有人叩門，那就是她。他將如何訴求她的饒恕，並且將來又怎樣生活下去，同居，結婚……這些問題盤據在他的腦袋裏，使他找不出絕對的解答。

明天，太陽的第一條光線爬上了窗幔，思超正倚在床上打着微鼾，迄尋着夢裏的甜蜜。輕悄的叩門聲，使他由床上跳起來。

揉了揉眼睛，懷着極大的期待拉開了門，僕役遞給他一封信。據說是今天早上天還沒有亮的時候送來的。

他闔上了門，戰懼地啓開了封口。打開來一疊厚々の信：

——思超，我的愛人！

聽着夜潮的呀呀，我的愛人，我執起筆來，我將寫給你些什麼呢？

疎遠的問候嗎？親暱的笑語嗎？我都不能了。

那麼讓我整理一下思緒吧！

過去的空幻，未來的渺茫，扔去吧！

還是在到海濱來的第二個夜裏。

我推開了心扉，說：你來吧！永生的憂鬱。

於是它憂鬱就佔滿了心房的每個空隙，而滋長起來了。

我再不會笑，兩頰彷彿已然消失了，像一張秋雨後的江面那樣淒清，那樣蒼白，那樣給人一個不愜意的感覺。

——妳是一個大理石的塑像啊！

這種不經意的話，使我覺到每個官感都停了安的活動，每個血液的末梢都凝固了起來了。我是木然了，死滅已然加到我的頭上，我不能作無益的躲避。運命是這樣鑄定了我的厄運了。我還要什麼？廣漠的大地呀！你們生存下去吧！

然而我不能忘情的，我是多麼孤蹠的來去啊！我像一片落葉，我像一滴泉水，飛向

榛莽的山野，流向萬彙之源的海洋了。留給人間的是多麼淡淡的一個記憶啊！

我也有過黃金的夢寐嗎？假如有，那麼我的愛人！你還允許我作一次虔誠的回溯嗎？

烟一樣的破碎了的網結啊！

是神的主使嗎？那麼我該怎樣咒咀啊！我們的相見是罪惡的，然而我們終於相見了。

我們的相見時候，你是多麼年青。你底英俊的臉上，開着花一樣的嬌艷。現在我告訴你，那時我的心是跳動得多麼強烈呀！我恨不得立時攏住你的頸，來個甜蜜的吻。我忘却我自己了，我覺得青春又在我眼前恍動了。於是我愛你，我瘋狂似的愛你，當時你的朋友也有會對你說過的。

！不要再理會吧！一個半瘋女人的狂戀。

可是你終於找到我的懷裏了。我現在想起來又多麼使我滿足啊！我當時爲了愛你，爲了營幸福的生活，我敢坦白的說一句：我曾出賣過我自己。這在你也總會原諒我吧

！我把我自己赤裸裸贈給你了啊！

有一次你問起了我的過去，使我憤懣的拒絕了答覆。你也快快的度過了好些個日子，我們又快樂的擁抱在一起了。你還會記得麼？我告訴你：我過去是怎樣的一個人生，是誰造成了我的不幸？

我還是在年青的時候，憧憬着社會的玄奇，結識了一個年青的男人，他有着你同樣的風姿啊！我們偷偷的從家庭裏跑了出來，跳進了所謂鍍金城的都市。漸漸事實告訴給我們，生活不只是靠愛的結合，也並不是熱與血所能換得來的。於是我們爲了生活從痛苦裏掙扎，看多少冷板的面孔，聽多少難忍受的嘲笑，我們並不懦怯的在競擾中掙扎着。但是，幾個月後，他竟由於一點微小的病症而死去了。是天上墮落了星樑呵！從我心上分去了他具有的整部，而永遠埋葬在土裏了。

那時候，我哭，血也從眼裏流出來過，我起始認識自然也太殘酷了。對於一個弱小的生靈，竟不肯留給他暫刻的生存，我罵，我喊，但是，誰會答應我？

他有一個朋友，在這時候了。勸慰我，並且爲我料理喪事後的雜務，不惜他自己的

金錢拿來給我化用。我彷彿從冰窖中感到了一絲溫暖，我又知道世界上還有人類，還有同情。

把戲總會玩破的，他用狡滑的手段，騙去了我的肉體，更想出賣我的靈魂。我終於死命的脫逃了出來，替我放浪的生活了。

從這時起，我否認了瘋狂的人間，同時我的理想也不值一的打破了。我的青春呢？我的心呢？像流水一樣逝去，像夢一樣的破碎了。

幾個年，流浪着，像一匹受了創傷的野獸，到處吮吸着人的血，聽着人羣的呼籲。我已失去了靈感，雖然也有時候使我下淚，然而一種力量衝激着我。不容我不持着鋒銳的利刃，割破多少人的幸福，削壞了多少人的夢幻！和多少個完整的青春。現在我是在懺悔了。然而，還來得及嗎。

再接下去我們相識的回溯吧！

我們的生活像蜜一樣的甜，現在還留我的唇角呢！我是真摯的愛着你呀！我並沒有施展報復和欺騙的手段，我想讓日子拉得長長的，就這樣了結了我們相互的一生吧！

我又想，我躺在你的懷裏的時光，我會悠然的睡去吧！永遠不會醒，永遠回味着他睡前的甜蜜，然而，這都是可能的嗎？

記得在避暑去的一個夜裏，從窗旁摘着早放的薔薇，你摸拂着我的頭髮，唱着歌：

！呵！ 青春的日子。

再來吧！

紅唇上的一吻。

那時候我曾流過淚呢！但當我們又擁抱在一起，我忘記了一切了。我知道，你還在愛我。

你也許怨言過我的自私吧！從我起始監視你的行動，甚至於一步也不肯離開你的身邊，那我在多麼痛苦呵！我看見了我的額角的縐紋增多，我也明白了我不配和你這樣年青的男子在一起廝混下去。但是我如何能拘束著我的情感而棄去了你。我需求你的愛，沒有愛便沒有了我的生命，所以我不能放開你，讓你和另一個女人携起手來，雖然我已經知道你對於我的愛是在動搖了。

天哪！我沒有力量再去恢復我的青春了。我受到過去你的冷眼，但我並不灰心。我只企求你再愛我，最短也好，我將使我安然的脫離開這世界，那我什麼也將不管了。當你又愛我，又照從前一樣和我親暱起來的時候，我沒有勇氣離開你。而我又知道我們的分手迫近了，這時候情感和理智的衝突多麼使我苦痛啊！

這樣生活下去也再不會美滿了，再不會看到你的笑顏。整天沈墮到灰暗的生涯裏去，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未來在展開啊！

夜的小園裏，舞場的門側，我發見了你的秘密。你還會記得麼？我一夜沒有睡，我吸煙捲，我飲白蘭地，我終於頹臥在沙發上。幾百天來的陰影，終於在我的面前伸張開了。使我孤冷的隔絕在另一個世界裏。

你回來的時候總是很晚的，露出一張悒悶的臉。你不必說，我已然都明白了。我忍耐着，我將再繼續下去僅有的幾個快樂日子。

——你是一座大理石的塑像啊！

是一個浴後吧，你譏誚的向我發言了。我想哭，但我不敢哭，我反復的問着你：

——還愛我嗎？

你不出聲，悶悶的坐着，我窒息得吁不出一口空。於是我揭開了你的行蹟，我向你祈求你最後的愛情，但是你仍然沒有出聲。

我穿上了大衣，我收拾起用具，我相信你會來奪下的，然而你也不會。我就這樣的拉開了門，走出旅舍，你最後的一句告別話，現在還響在我的耳旁：

——祝福妳！我可憐的姐姐！

我想回去，我已經沒有那種勇氣了。我知道自家的衰老是不可諱辯的事實。我到那裏去找回我的青春，去找回我寶貴的日子？

望着你室內的燈光，我癡立在街角，終於看不到你的一條影子。

我們就這樣分手了啊！一個多麼悲慘的人生劇的展開呀！

我來到這海濱，想休息這還餘有一絲息氣的病軀，整天的望着海，我的心也正像海一樣的遼闊了。但是潮來時候，我的心又怎樣悽愴而痛絕呀！

你來信告訴我，她們都屏棄你了。要我再回去，這是多麼不可能的事啊！幾天的不

同生活裏，我們已經很疎遠的隔離開了，散落後的花朵還能爬上它的枝頭嗎？

我愛海，我愛海的沈靜和悠美。我將永遠作一個海的繫戀者吧！因為我跋涉過來的
 人間，過分的使我悲傷，我的青春與歡樂，我的血與淚，我的愛與憎，都扔在那裏了
 。都不值惋惜的丟掉在那裏了。

一切都完結了。我的愛人！是火山爆發後的熔岩了，冷冷的倒臥在池塘旁了。是不
 會結實的花朵喲，悄悄的散漫在無窮的碧空裏了。你還要追尋嗎？到那裏？這一點不
 着痕跡的來去，像隕石劃過了天板似的。

我要哭嗎？不！淚已經在乾涸了。況且爲甚麼要哭呢？又爲甚麼要把淚洒向莊嚴的
 人間呢？他們板着臉，在做着「正經」的生涯，要他們來給一個同情嗎？這太多了。
 完滿的世界，還是讓它完滿下去吧。何必把人間一角的缺陷，來打碎幾千萬個正沉迷
 着的美夢呢？

再叫一聲吧！最後的，我的愛人！憂鬱侵蝕盡了我生活的勇氣了。我不得已於生，
 還是無邪走去吧！我是作了愛的俘虜了，我已然沒有力氣再去向人間作最後的掙扎

了。

今夜的海，是過分的幽美。海上的星々在搖幌着，在這裏聽不到人們的呻吟與呼號，也看不見流淚的臉和憂鬱的面龐，多麼偉大又多麼超然哪！

你不是常念過那句詩嗎？

——讓死像秋葉之靜美。

好了，再會吧！我的愛人！我咒咀過的人間！一切，一切，我數不清了。我將永遠安靜的睡去了。

明天，太陽再爬上了窗簾，你會跑來吻一下依然紅潤着的兩頰嗎？那時我是走去了啊！很遠的，很遠的。

永遠愛着你的人在海濱

思超頹然的坐下去，信紙從那手裏散漫的落在地板上，一頁頁地遮住了他的鞋和脚

他再擡起頭來，陽光正照在他的臉上。

思超從浴室走出來後，披著絨衣，站在眺臺上，閑望着海邊的黃昏，靜謐的，飄蕩着濕潤的氣息。

這是他到海濱來的第二天。

他彷彿再禁不住他的情感了，於是在接得那一個女人的消息後，沒有思索的跳上了南下的急行列車。

在車裏，他煩悶的拉開來窗幕，由簾也似的穿過去的山野，嗅到了一陣清沁的杏花香。但這也終減却不了他旅途的厭倦，他悵望着每個為生活而奔馳的人們的面孔，是那樣的蒼老的，沒有希望的，描劃着他們的過去與未來，註定了他們灰暗的命運。但是依然要活動，要生存。要走着他們走膩了的路，這是多麼最切實而最悲憫的畫圖啊！

他想起了某冊小說裏主人公的話：

——烟，烟，一切都是烟！

他伏在窗口傍，望着機關車上的白烟，飛過了低矮的溪谷，又颺上了晴朗的天空。

他想：烟，也不是需要一個精健的飛揚嗎？

他瞻顧一下過去的生活，他想起了悠悠的前路。

當疲憊襲來了的時候，在車輪的軋々聲裏，昏然的睡了過去。枕着他唯一攜帶着的皮包，發着輕微的喘息。

醒來的時候，已然是深夜。昏黃的燈光下，他翻弄着記事冊子。查到了那旅館的名字，唸了幾遍，又輕輕的闔上了眼睛，靜待着最終驛頭的踏進。

車身停下了，他在雜亂的人羣裏，竄出了月台。他再沒有時間去領略一下夜色裏的人羣裏的驛前風光，他迅速的跳上了一輛待客的汽車，告訴了旅館的名字。

由於車身微微的顛簸，他思潮也正緊急的跳動起來。他默禱着她不要遭逢到什麼不幸吧！她會在那裏等着他，而且同他一齊回去。不，不回去也可以的，他將託人在稅關上找到位置，那他們將永遠在這裏生活下去。

汽車站在一所健築物前，他跳下車來的時候，正望到深青的海面，和石青色天板上眨動的星子。

他走進了賬房，他探詢起那一個女人的房號，回答是：已然在本日的午前走了。他木然的佇立在那裏，他要求僕役去帶他到那個房間看看，徼幸還沒有後來的客人，於是思超就租定這個房間安頓了。

他脫下大衣，他走近室角的梳妝檯，從抽屜裏找到了殘賸下的粉屑。他狂嗅着，他更倒在牀上，嗅着女人獨特的髮香，然而禁不住的一滴淚，已經掛在他的臉上了。

他招呼進來僕役，問起在這室裏才離的女人的生活，那僕役告訴他：將近半個月的停留，從沒有看見過她的一次笑靨，總是那麼沈默地望着海。也有時候，靜靜的唱起一支歌，但低啞得却使人聽不到。走的前一天，她出去了好久才回來，她似乎很痛苦，晚飯也沒有用就躺在牀上似乎在睡，然而到半夜，她却又曾喚僕役給倒過茶。今天早晨很早的她就起來了，照平常似乎高興得很，穿着她臨來時候的長袍，結算了旅館的舊債，就那樣拿着一個小包走了。將去的時候，望着屋子出了一下神，然後對僕役似乎要留什麼話：

——倘若有人……

但是沒有再繼續下去，就那樣毅然地拉開了門走出去，奔向一條往海邊去的小徑了。以後也沒有看見過她的影子。

僕役走出去後，思超整個的精神被這消息動蕩着。他推開窗扉，這裏不是都市的夜色，四外靜悄悄得像村莊，下半絃的月照着滄浪的海水。幽美的景物，並不能讓他像往常一樣的來領略，他想憂鬱的種子如果沒有拔去在心之原上，那麼它也將生長起來而開寂寞的花了。

夜裏，他伏在被上，淚濕透了錦被的一角。直到夜潮又平靜下去的時候，他才昏沉的睡去了。

明天，他起牀的時間已經是將近正午了。匆忙的用了一點旅館預備的早餐，然後什麼也沒有攜帶的走了出去。

他先順着小徑到海邊，那裏只有一家孤寂的賣店，他問他們看見過一個女人在昨天來過沒有，對方的回答是：

「那記不清了。每天差不多有幾百人來往……」

露着幾分不高興的神情，早走去應接別的主顧了。

他沿着海濱走，到處探詢着她的行跡，一半的回答是不知道，另一半說得半對半不對的，對這事情也沒有確實的消息告訴給他。

他繞一個圈，然後到臨近的旅館又按家問一下，結果只有使他失望。

回來已經是午後，感受到從來沒有過的疲倦，在晚餐後他入浴室洗了一次，似乎解去了好多的困怠。於是他站在眺台上，望着同樣的海上的黃昏。

太陽已然躲進了西邊的巖崖，林叢返映着淡紅的光彩，海水呀呀的，一排浪一排浪追進岸邊，又緩散的退了去。激起一道銀白的水沫，打着岸上的砂石，漁舟在水邊上擺動着，作着不穩定的搖動。

他注視着白色的鷗鳥，在暮色低迷的海上翱翔着，有時掠過了水波，又矯健的飛了起來，在作它們的遊戲。

他突然想到了那女人的去路，他知道她是剛毅得很多，比自己。她不會作最不值得的犧牲，她會走，她會從困苦裏掙扎她的生活的獲得的。

海上由黃昏變成了夜色，隱隱的傳來了低微的海嘯，餘外都在暗黑裏伏藏着。劃不出它們的輪廓，也聽不到它們的喘息，都歸終於岑寂了。

這海，掀起了他的憶念。愈晦暝，愈遼遠，愈沈靜。他現在覺得海的可愛了，從這裏看到了他自己的渺小，也從這裏覺察出自體的污濁，他要把自己再偉大一點，他要把自己再清爽一點。

整夜，他坐在窗前，掀開了絲製的窗幔，聽着夜潮的澎湃，遙矚着昏沈裏浪花的起伏，這時候，他忘掉所有的一切，他的心只有在海上迴巡着了。

潮水又平靜下去，遠處可以看到艦船的燈火。

——偉大的海洋啊！

他張開了兩臂，用涼水浸着他散亂了的頭髮，想到了過去，只是無端的幻覺，一個折磨過他的青春的幻覺啊！

他打開了皮包，拿出一疊厚厚的舊信，恨恨的撕碎了。揚滿了靠近窗口的絨氈，他痛快了，他痛快的笑着他幾年沒有過的真實的笑。

突然他又掏出了列車時間表，檢索着：

——妳們走在我的前面了。不容我停佇，我一定要趕上你。

海上漸漸亮起來了，從一隅倒所有的波面。

太陽照在他的臉上的時候，掃盡了他臉上的陰霾，他張望了一下海面，偉大的、平靜的，映着閃閃的光輝，彷彿他心裏也與波光同樣的明朝起來了。

五

思超又坐在車箱裏了。

早晨的一種和悅的光輝，永遠在他心裏動蕩着。雖然他從車窗伸出頭去，海上正送着黃昏的落日。

這一天他覺得精壯得多了。早飯後划了約一點鐘小艇，然後又徒步走了二十幾里路，却意外的使他覺不到困怠。

他雖然愛海，但是他不能再停留下去了。因為一種力量催動着他，不容他再作暫刻的偷閑與安逸。於是他別去了恬靜的海，又將奔入紛擾的漩渦中去了。

他將到那裏呢？抑或是將被載到那裏去呢？他都不知道。只知道車輪是向前轉動了。他要走，他要往前走，他更要追逐他的需求，那已不是金錢與享樂的美夢，而是自身的血的浸潤，力的發散，畢生的勞苦與一點一點亮起來的日子。

他再不會寂寞了。成千萬的對象都親切的連繫着他，他要在真實的生活裏，鼓舞他們，拯救他們，給他們以幸福與希望，讓整個的生活體健全的生長起來。

思超期待着旅途迅速的展開，旅途是蔓延的在他的前路伸展開了。列車吞蝕着每個樞節，未來的是坦平的康莊，豐沃的原野，無邊際的大地。

他燃起一枝烟，烟氣白茫茫的升了起來，凝在一起又散開來，消沒了。後起的又繼續的升起……

他想：希望是不會斷絕的，正如同海水不會流盡一樣。

容或也有島嶼和礁石，流過去仍然是汪洋的大海，汪洋的水域……
列車載着人羣馳進着。快放亮的時分，曉風捲過來野地的塵砂。

暑中。吉林臨江宅

後記

從我的中篇小說鄉懷刊行之後，我一向沒有把自己過去寫出來的小說收集在一起印出來的意思。這不外是說明由於鄉懷的刊行，使我更澈底發覺到在我的小說中的所有缺點，更慚赧於我的輕率而已。

其後，我的寫作的路，顯然是陷於極端的不規律而徘徊於多歧了。寫詩（七月和春天一株草），寫散文（無限之生與無限之旅和待且集），寫劇（分別刊入了滿洲話劇各輯中），我完全沒有勇氣再寫一篇小說，一直到今年。

今年春天，我爲了紀念我的生辰，我寫過一篇四萬字的中篇誘惑。當它的第一部發表於某雜誌的時候，我曾把它的全文送給我的一位友人讀，承他的激勵又喚起了我寫小說的熱情。同時他復懇願我找一個機會把過去的東西集在一起印出來看看，不但能藉此整理一下自己的寫作所得，也好給別人更清楚一點認識認識自己。

他的話，永遠爲我信奉。特別是他的好意，更不容爲我拂却。我是被他說動了。收集這些東西，並不很費事，約兩個週間的工夫，我已經把它們完全集好。論時間，全部都是鄉懷以前的舊作，論我自己的寫作路程，它們也可以說全部是我的初期習作。

所以，這集子里的東西仍然脫不掉鄉懷所包容的一貫的情緒，是當然的事。依然如鄉懷之不能使我滿意於自己的作品，也是當然的事。

這些遺憾祇有待於我的第三冊小說集「綠色的松花江啊」刊行吧！那里將收入我的近一年來的小說新作，誘惑外敷篇。

日前，我的小說集付印的時候，慫恿我印行的友人到新京來了。我會向他說，要他給我寫一點什麼在這冊書里，因爲，沒有他的文字在這冊書里，這冊書始終不過是我的囊篋里的一堆廢紙而已。可是他又極其謙遜的謝絕了我。當然，他之不能執筆自有的苦衷在，我相信，這絕不是出之於見棄的感情。

他走後，馬上就來信問我小說集什麼時候會印出來。他的關懷，已經勝過了所有的

的。
堂皇的語言和文字。希望他能愛讀這冊書吧！沒有他的慫恿，這冊書是不會產生出

除掉了捧旱我的衷心的感謝，我願鄭重的把這冊書獻給他，並我自己。

章 長 明 · 十二月七日 · 新京

